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排队上天堂



寻找一个天堂

我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也不是天主教徒，但我相信天使的存在。

学生时代总认为教堂是个睡觉的好地方，当午后的阳光映照出空气中飘浮的尘埃，穿过七彩琉璃窗带来一室的和暖光华，那幅景象便仿佛置身于天堂，若再关上教堂的门，把夏蝉唧唧的鸣声、喧闹的人车声阻绝了，更是仿佛听得见教堂天花板上天使的吟唱声。

当然啰，那份天籁只有需要平静的人才听得到。

我不是个好学生，从小到大皆是如此。读高中时，学校隔壁就有一座精致小巧的教堂，看到教堂只令我想去做一件事——翘课，偷偷溜去教堂睡一场舒服的午觉。

夏日里，教堂内阴凉沁人，冬日的教堂温煦怡人，阖上双眼，躺在飘着木头香味的长椅上作着天堂的梦，倾听天使们的耳语、翅膀的振动声，一切的烦恼仿佛都关在门外进不来，那座教堂是我年少时心灵停泊的港湾、是我的小小天堂。

而当我放松了身心躺在长椅上，欣赏天花板上一个个美丽无瑕的天使时，他们也仿佛正低着头看我，悄声地责备我的翘课行为。可是我这种行为是自小就有的，读幼儿园时我就懂得绕后门偷跑至教堂玩躲猫猫，累了就缩在椅子上安睡，也许天使们习惯了，多年来看我总是闯进他们的天地里栖息，严厉的责备声也渐渐变成哄我入睡的温柔歌声。

但是天堂也会有杂音的，例如隔壁学校传来的上课钟声，还有牧师揪着我的耳朵催我去上课的赶人声……除去这些，基本上天堂还真的是个很安静的地方。

当然，以上的行为不足以供各位做为参考效法，翘课是不正当的行为人人皆知，但若功课上游刃有余又觉得上课实在是太无聊……这又另当别论了。一句话，想翘课是要有本事的，功课上没天资又不知道该怎么安全翘课的，那就乖乖待在教室里听课念书，免得后患无穷。

当我读到二专时，再也没有教堂可以让我睡觉了，学校附近没半间教堂，只有一座座对我来说是可怕的佛教庙院。没办法，天生对庙寺的神佛过敏，接近时常会觉得恶心想呕吐，闻到焚香的味道更是会脑袋发晕、两耳嗡嗡鸣叫，还有那些诵经声……简直是梦魇，太可怕了！所以读二专的那两年，我非常、非常地安分，没再翘课乱跑，只除了上课时捉弄捉弄老师、问一大堆老师解答不出来的问题，让老师们个个对我刻骨铭心、又爱又恨。有时闲来无事便参加一些演讲比赛或是社团活动，再不，在功课上抢枪第一、二名的位置……消遣嘛，谁教我没地方睡觉。

直到现在，我仍是非常想念我的天使们，不知道他们的笑容是不是一样安详美丽？午后的教堂是不是和以前一样美？忙碌的步调使我无暇去寻找一座天堂彻底解放心灵，舒缓一身的疲惫，想念的心情化作梦境，不断告诉自己青春易逝，我必须再回去看看天堂的模样，在城市这座荒漠里寻找一道清泉，滋润干涸倦累的身心。

我必须再去寻找一个天堂。

第一章

女歌手高昂温柔的歌声缓缓地自音响流泄，柔和了一室的清冷单调，歌声里不断重复的想念音符和浪浓的悲伤，仿佛凝结成一抹遥远的回忆在词曲里翻飞缭绕，紧紧扣住了聆听人的心。

聂少商习惯性的沉浸在熟悉的音乐里，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遥望城市的边际。混浊的天空好似染了一层灰雾，笼罩着整个忙碌的城。他麻木地低头看着底下川流不息的车潮和人群，那些活动着的物体倒像是没有生命的机械，呆板地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前进游走，所有的人都成了没有灵魂的空壳，像他一样……“少商，少商？”魏北海站在门边礼貌性地敲了敲门板，看他没有反应，于是试探性地出声。“你回来了？”聂少商从沉思中回神，转头看向脸上带有倦意、刚洽公回国的至友。

“你听歌？今天心情不好？”听见他所播放的音乐，魏北海立刻放下手里的公事包，走到他面前观察他的表情。

“不，只是突然想听。”聂少商微微一笑，伸手关掉音乐。

“不好意思，打扰了你的休息时间。不过我想问你……你现在有心情办一下正事吗？”魏北海搔搔头，很难启齿地问。

“当然，我可以先办你的。”他扬眉回答，若有所思地坐回办公椅上。

“我的脸告诉你我很沮丧？”魏北海的心更沉了，他甚至还没开口聂少商就知道他来此的目的。

“是如此。”聂少商杵着下巴看他。

“我的心比我的脸更沮丧。”魏北海沉沉地吐出一口闷气，像泄气的皮球般瘫倒在他面前的大椅上。

“会让你沮丧的理由只有一个，你那件韩国的开发案进度如何？”聂少商大略知道他这个老友会愁眉苦脸的原因，好心地替他起了个开头。

“原地打转，那个韩国佬死都不肯让步，竞争压力太强了，磨了两个月，我还是没办法取得土地开发权，顺利地把企画案推出去，所有的行动全冻结在金正德身上不能推进。”魏北海挫败地说道。任凭他再怎么左攻右击，就是无法打动金正德，只能摸着碰了无数钉子的头打道回府重新计画。

“我精神上支持你。”聂少商把好友的挫折放在一边，来个视而不见。

“你好轻松啊，我在国外就快打败仗，忙得没时间休息，你国内的案子都搞定了？”魏北海酸溜溜地嘲弄，他在出国前留给聂少商一大堆工作，他就不信聂少商会比他好过到哪里去。

“是很轻松，案子得标了，两个卖了五个，到年底之前没有其它预定进度，我考虑先把明年的计画拿来做。”聂少商没有出现他所预期的困扰模样，反而淡淡地向他宣布胜利的战绩。

“只花两个月？”魏北海的脸顿时垮了下来，他的外患还没有解决，聂少商就把他所给的内忧除尽了？“在你和那个韩国老头金正德慢耗穷磨时，我分内的工作都已经打点完毕，只等着财源入袋另行投资。”聂少商悠闲地靠进椅子里。也许是最近时间过剩，于是便全心投入北海丢给他的案子里消磨时间；谁知道工作一眨眼就做完了，他仍是空闲得很。

“既然如此……少商，你去韩国好不好？”这么多难题他都能搞定？魏北海眼珠子转了转，满脸期待地问。

“要我去找金正德？”他微眯着眼看着老会推托责任的老友。

“我们是合作伙伴嘛，我失败了你也不好看。”这家拥有雄厚财力的建筑公司是他们俩辛辛苦苦在市场上拚出来的，这次庞大的投资案若失败，相信聂少商不可能坐视不管。

“我们的分工原则呢？当初说好我管国内、你管国外，自己的工作自己做好，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聂少商翻出他们两人早年前的协议。

“出糗的人不是你，你当然不在乎，又不是不知道我爱面子，朋友这么久了，你忍心让我被同行耻笑吗？”魏北海扁着嘴乞怜地看他，针对聂少商唯一的弱点进攻。

“不要利用我的同情心，认识你十几年，对你，我已经用完所有伟大的情操。”聂少商抚着眉心撇过脸，试着不去看他眼底的哀求，以免又被自己过多的同情心给打败。

“因为我知道你有求必应。”魏北海拉拉他的袖子笑道。他这个朋友什么都不怕，就怕他的苦瓜脸。

“要有求必应可以去阿拉伯找几个神灯回来搓。”聂少商拉开他的手回道。

“何必舍近求远？我眼前就有一个天神。”魏北海讨好地靠近他，锲而不舍地求救。

“专门替你收烂摊子的天神。”聂少商没好气地应着。

好在他的同情心到目前为止只对这个老友有反应，不然这项致命的弱点早让他被强敌一脚给踢出商场外，哪还能在这个圈子混？“你也知道我的脾气，要做就一定要做成，如果你不帮我，那我就继续待在韩国出洋相，直到成功为止。唉，这一去不知道又要留在那个国度多久，我妈几个月见不到儿子，女儿嫁的嫁，身边又没人孝顺她，也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魏北海自顾自地叨絮着，表情十足地想打动他的软心肠。

“北海，公事归公事，不要又抬出你妈来。”他眉头愈皱愈紧，这家伙每次求他不成就搬出家中老母，十多年了，一点也不长进。

“有什么办法？你这个朋友冷血得见死不救，天底下关心我的人只剩她了。”魏北海更是自怨自怜了。

“魏北海，我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你就算把姓魏的人马全部搬出来，我也不会再帮你，最后一次。”再让这家伙说下去，他就可以抄起魏氏族谱来了。聂少商烦不胜烦，拍着桌子阻止他继续演苦情剧。

“谢啦，我会铭记在心。”魏北海得逞地笑道，马上见好就收，免得聂少商发火。

“我明天就去韩国，如果顺利的话，我会在中秋前回来。”聂少商苦着一张脸在心底盘算他所需要额外耗费的工作时间。

魏北海一扫之前的愁眉苦脸，终于有心情谈论其它的事，“今年中秋要来我家过节吗？我相信我妈会很高兴见到你的。”“不了，替我谢谢你妈，顺便帮我带份礼物过去，我想一个人过。”他敛容淡淡地婉拒好友的邀约。

“又一个人？不想来我家你最少找个伴陪陪你，不要每逢过年过节就像孤魂野鬼般，好象你多没行情似的。”魏北海不同意地嘀咕，每到过节时这位老友给人的孤独感便更加深一分，而且他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将别人隔

离得远远的。

“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聂少商无所谓地耸耸肩。

“天涯孤独客，你真的该找个人解除你的孤独警报，让人分担你的寂寞或听听你的心事。”“惯性失败者，你成了我的心理分析师了？”聂少商懒懒地讽刺他老是出师不利的毛病。

魏北海没将他的嘲笑当一回事，一心想引他走入人群。“朋友一场，就当我在学我妈苦口婆心。”“苦口婆心？等我处理好你留给我的金正德，我再来处理你日渐女人化的病症。”他搓着下颚笑道。

“你知道你会形单影只的原因吗？”魏北海知道他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却仍不死心地再问。

“知道，多谢你的费心。”聂少商起身自书柜里拿出一份厚重的卷宗，放在桌上开始仔细研究。

“工作狂，很显然你患了缺乏女人症，我可以帮你解决这项问题，只消你打声招呼，秘书课有许多美女非常乐意陪你，很快便有人来你这里排队预约。”魏北海兀自在一旁喋喋不休。

聂少商理首在资料堆里对他视而不见，在翻页时顺便回答他：“谢谢你的忠告，但好兔不吃窝边草，我挑食。”“这些中秋节的邀请帖子你还是都不去？”魏北海指着桌上堆至某种高度的请帖问道。

“去了也只是吃吃喝喝，没什么意义。”他不感兴趣地努努嘴。

“年年有中秋，月圆人团圆，改改你的性子你会好过些。”魏北海边说边叹气。

“我跟谁团圆？”聂少商慢慢地抬起头来，用着多年来不曾再出现的冷冽眼神看他。

惊觉自己说错话，魏北海随即掩住嘴向他道歉，“抱歉，我失言了。”“算了。”沉默了一会儿，他阖上卷宗回道。“我不是存心的。”魏北海面有愧色。

“一个普通的月圆日子，人们却拿来当重要的节日庆祝，难道月亮上真有嫦娥和玉兔让人们看吗？”聂少商再无心情办公，伸手挑了张请帖，端看上头精心印制的明月，表情和缓地打破僵凝的空气。

“都几千年了，有的话也是个需要拉皮的老仙女，和啃不动红萝卜的老兔子。怎么，你也相信关于月亮的这则神话？”魏北海瞄了他一眼，见他脸色好转也拿了张请帖看。

“说来也许你不信，但我小时候经常看到月亮里有黑影闪动跳跃，所以我一直很想知道月亮上究竟有什么。”聂少商盯着卡片说出他常看见的奇特景象。

“有美国国旗和阿姆斯特朗的大脚印。”魏北海弹着卡片上的月亮嘲弄道。

“跟你这同是无神论者说也是白说，你比我严重，根本不接受科学以外的东西。”聂少商对他翻翻白眼，其实他也从不期望有人会相信他所见过的一切。

“我是不接受没科学根据的东西，但我接受人力所及的恩惠。这些是金正德那件案子所有的资料，你不妨开始用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它。”魏北海走至一旁拿起公文包，从里头拿出一叠又一叠的资料交给他。

“等你拿给我，这案子就算拖到明年也弄不完。我有先见之明，知道你一定会半途而废，早就自己弄来了一份研究，随时准备递补你上场。”聂少

商将他的好心推至一边，反指着自已手里正在研究的卷宗。

“多谢你对我的信心程度。”原来这家伙早有他会失败的心理准备，魏北海皱着眼眉怒瞪他。

“你不是崇尚科学？这就是我研究你之后，对你产生的科学观点。”聂少商拍拍桌面上的卷宗笑道。如果他能对北海的行事作风放心，那他当年也不必自愿与他合伙，老跟在他后头收拾残局。

“金正德就交给你了，事成之后公司的所有杂事都由我来做，你去放一星期的长假，算是我对你的谢礼，我保证把公司管理得稳稳当当，让你快活的去度假。”魏北海拍拍胸脯义薄云天的说。“北海，你又欠我一次，总有一天我会要你连本带利地偿还。”聂少商盯着桌上的卷宗，只好认命地处理好友留给他的烂帐。

“如果真有能让你有求于人的那天，我会很高兴地等着你对我开口。”魏北海眨眨眼，笑嘻嘻地拍着他的肩。

“不必等太久，我只是凡人，会有那么一天的。”洛贝塔研究所名义上是财团所设立的普通光学电能研究所，实际上它是一个黑暗的地下组织，形同监狱，专门收纳研究世界各地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士，不但将捉来的人囚禁起来，更从事特殊的人体实验，并且操纵人犯从事不法之事。由于研究所所长洛贝塔在学界颇富盛名，且背后有强力的黑道集团提供研究资金，因此洛贝塔研究所背地里从事的囚禁实验一事，一直不为外界所知。

“羽衣，你该回笼了，莫然、曲曼婷，回你们的房间去。”看守特殊牢房的女博士站在强力雷射所制的墙面外，对着里头自幼便被捉来的三个人吩咐道。

“房间？牢房吧？”莫然嗤鼻道。

“我不要再和他关在同一间，我要求独居。”曲曼婷不合作地喊，不愿意再和莫然关在一起。

“你以为这是我自愿的吗？”莫然眯着眼问，他也没有挑房间的权利啊！

“你们都同居十几年了还有怨言？”女博士问着这两个处久了的小两口。

“有那么多牢房，我为什么偏偏要和他关在一起？”曲曼婷指着莫然问道，研究所能关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能另开一间牢房给她，反要逼他们两个共享一间？“除了羽衣的笼子外，只有你们那间牢房最坚固，你们两个的破坏力太强了，只能关在那里。这里不是饭店，研究所里没有别的牢房让你们挑。”女博士瞪着他们。这个莫然智商超高并且会透视人心，而曲曼婷以眼神就能传达强大的念力，普通的牢房根本关不住他们这种怪物。

“小莫、曼婷，我们改天再聊。”羽衣点点头向他们俩道别，乖顺地走回玻璃笼内。

“莫然，我要开门了，把曲曼婷的双眼蒙上，还有，把你们两个的手铐戴上。”女博士在房间外命令道。

“老女人，你少对我颐指气使。”莫然抬起桌上的眼罩，森冷地瞪着她。

“我自己来，不用他动手。”曲曼婷抢过他手里的眼罩自己戴好，再将双手铐在背后，而莫然则是把手铐在胸前。

女博士见他们俩都准备好，正要打开门时，天花板上的电灯却突然闪了闪，无预兆地熄灭，连空调系统也都停止了送风。

“怎么回事？”一旁的助手们东张西望。

“喂，怎么了？”曲曼婷被蒙着眼看不见，连忙问向莫然。

“断电……”莫然讷讷地说，而后盯着女博士的胸前一会儿，回头跑至关羽衣的玻璃房前，用从女博士心中读来的密码，将羽衣玻璃房的电子锁解开。

“赶快激活备用发电机！特殊牢房断电了！”女博士见雷射墙失去作用，惊惶地拿起电话喊道。

“不行啊，整栋研究所电力全面停止了，备用发电机要几分钟后才会激活，现在所有的牢房都发生暴动了。”电话的另一头也是乱烘烘的。

“羽衣，你快下来！”莫然打开羽衣的笼子后朝蹲在高处的羽衣喊。

“小莫？”羽衣讶异地缓缓跳下，脚步不稳地落至他的面前。

“有机会可逃了，你快走。”莫然一把扯住她，带她走出玻璃笼。

“走？去哪里？”羽衣边走边问。

“反正去哪里都好，只要能离开这里就好了。”莫然将她带到曲曼婷身边，看了看外面的情形，趁着一片混乱时打开了特殊牢房大门的电子锁。

“离开这里？”羽衣迟疑了，她能够离开这里不用再被关着了吗？“可恶，断电害我解不开这副手铐。”莫然低咒，计算机不是活的，他无法读计算机的心思，使他对手上由主计算机控制的特制手铐无可奈何。

“警卫，武装警卫！”女博士在挂上电话时赫然发现他们三人已经走出特殊牢房，忙不迭地大呼。

“羽衣，把曼曼的眼罩解开来。”莫然走第一个，一手拉着曲曼婷的手臂前进，一边对走在最后面的羽衣说道。

“好。”羽衣点点头，伸手就要帮曲曼婷解开。

“你们别动，不然我开枪了。”女博士于武装警卫迅速赶到后，在他们身后喝令着。

“你开啊老女人，射伤了羽衣，洛贝塔会要你的命。”前头也被人包围了，使得莫然不得不停下脚步，他回过头不在乎地告诉她。

“羽衣，你过来。”女博士朝性情柔顺的羽衣勾着手，要她回去。

“别理那个老女人，先让曼曼的眼睛看得到。”莫然瞪了呆愣在原地不动的羽衣一眼，要她继续她的工作，又转头对曲曼婷说：“曼曼，你把上头的墙开个洞，让羽衣先飞出去。”整栋大模都是密闭的，要逃出去唯有往上跑成功的机会最大。

“这里离顶楼还有三层，你要我连破四道墙？”解开眼罩后的曲曼婷往上头钢铁制成的天花板一看，闷声地怪叫。

“你这么暴力，办得到的。”莫然对她超强的念力相当有信心，她很适合拆房子。

曲曼婷气怒地瞪他一眼，把脸朝上专心地凝视天花板。

“小莫，我不会飞……”能逃走得到自由固然是很好，但羽衣听了莫然的话后立刻紧张地说。

“笨女人，你不会用你背后的翅膀啊？”莫然大声地吼，她身后长了对天使般的翅膀还不会飞？“我不会用，也没飞过。”羽衣看着身后与生俱来的翅膀，摇摇头喊道。

“你不会试试看吗？用力拍！”情况紧急，不管她有没有飞过，莫然拚命地催她振翅。

羽衣展开大鹏鸟般的白翅，用力地上下拍振着，握起阵阵旋风，渐渐地，她赤裸的双脚离开了地面。

“行了，就是这样，往上飞。”莫然见羽衣开始上升，兴奋地大叫。

“把他们围起来！”女博士看情形不对，连忙指挥所有武装人员涌上。

“小莫，我弄好了，看见天空了。”离他们最近的天花板轰隆隆地落下钢板水泥等巨物，掀起了漫天的烟尘，曲曼婷走到开了个大洞的天花板下说道。

“没时间了，电力马上就会恢复，笨女人，你给我听清楚，飞出去以后就离这里愈远愈好，往哪儿飞都可以，知道吗？”莫然伸高手拉着在半空中拍着翅膀的羽衣，将她牵到曲曼婷开的大洞底下。

“我……那你们呢？”羽衣有些害怕，只有她一个人走？他们不陪她吗？

“你管那么多，走啊！”莫然放开手，赶人般地驱策她往上飞。

“好……”羽衣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只能点头答应。

“羽衣，你要小心。”曲曼婷仰高了头对努力振翅的羽衣喊道。

“开枪，别让她飞走了。”为首的武警举起枪瞄准了羽衣，同时对其他人命令道。

“不可以，所长交代过不能让她受伤。”女博士一手拦下枪枝，朝着渐飞渐远的羽衣喊着：“羽衣，你回来！”“老女人，你有本事就飞上去追她啊。”莫然嘲弄地冷笑。

曲曼婷一双眼朝莫然的手铐看去，他的手铐便应声而断，丝毫没有伤到莫然，她也顺便解开了自己的，甩着手对眼前一大票的人说：“她飞远了，现在就剩我们了。”“曼曼，你等我退远一点再——”莫然看苗头不对，连忙想找地方闪避准备对众人施暴的曲曼婷，可是四周都被人包围了无处可闪，他只好贴在她的身后。

“她的眼睛……快开枪！”女博士这才注意到曲曼婷正不怀好意的对着她笑……当研究所所长洛贝塔接获消息，带着一大批人赶来时，但见眼前满目疮痍，所有的手下皆倒在地上，四处是血迹。

“羽衣！羽衣她人呢？”洛贝塔看见关羽衣用的玻璃房里空空如也，气炸地吼着。

研究所里最珍贵的就是羽衣，他十年前从一篇报导得知，身上长有翅膀的羽衣从天上坠落在深山某个小村落里，于是他派人寻找，不择手段地由小村落的医院里偷走还在昏迷的羽衣，将她带回研究所。

“小莫，我先走了，后会无期。”曲曼婷认为她解决了前一批人，就该把后一批洛贝塔带来的人留给莫然。她轻轻松松地飞跃至上头的那一层楼，低下头对莫然道别。

莫然朝她摆了摆手，看她一层层地往上跳，而后消失。

“莫然，羽衣呢？”洛贝塔气得浑身颤抖，脸红脖子粗地问。

莫然盯着他的胸口一会儿后，嘴角露出一抹怪笑，“洛贝塔，你的天使飞走了，识相的就别挡我的路。”

耗费将近一个星期的工作天，聂少商终于自韩国返台，完成魏北海所交付的案件，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博得金正德的青睐，争取到韩国的合约。由于事情并没有他想像中的顺利，使他拖延至中秋节那一天才办妥所有事宜返抵国门。

在因过节而空无一人的公司里处理完剩余的事务后，他拖着疲惫的身子

离开办公室，漫不经心地开车返回住处。

当他回到顶楼的住家时，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了，相对于窗外的灯火辉煌，迎接他的，是一室的漆黑与冷清。

聂少商伫立在门口看了黑暗的房子许久，深吸了一口气，大手爬梳过凌乱的发，低首举步踏入屋内，融入深幽的空间里。

他扔下手上的行囊，脱掉外衣，摸索着走至淋浴间里，借着兜头浇下的冷水浇息胸中浓浓的孤独感，和那挥之不去的回忆。

当聂少商穿著浴袍擦着头发从淋浴间走出来时，不期然地嗅到一股不寻常的香味，充斥满室的香味里综合了各种花香，让夜晚的空气更增一股情韵，轻轻地撩拨他的心神。

他好奇地打开屋里的每一盏灯，继而震慑的瞪大双眸，屋内陈列的各类开花植物纷纷吐蕊展露风姿，将原本空寂的室内点缀成为一座五彩缤纷的花园。

海棠、水仙、紫丁、雏菊正艳丽地绽放着，聂少商忘了擦拭头发的动作，一颗颗水珠沿着他的发梢纷纷落下。

他记得回来的时候并没有闻到什么花香，才洗完澡，屋内的花朵怎么会突然绽放？他揉揉眼睛以为是自己产生幻觉，但再定神细看，印入眼帘的依旧是浦室的花海。

他慢慢踱至临窗的花台前，惊奇地一一抚过盛绽的花朵，讶异之余，嗅到了一股更沁人心脾的异香。

他循着味道来源转首看向窗边角落，养了数年未曾开花的昙花，竟也在此时悄悄展露风华，大刺刺地绽出洁白的花朵，更有两三枚花苞正待开瓣舒展。

他紧皱着眉细看这几朵硕大洁白的花朵，十多天前他并未发现这盆娇贵的昙花有任何新生的花苞，更别说是开花的迹象，但现在它居然徒长了数朵花苞，跟着屋里的花一同绽放。他接着转往窗外的阳台看去，发现养在阳台大池里的水生植物也在月光下迎风摇曳。

推开落地窗，聂少商站在阳台的水池边，惊愣得无法思考。

屋内齐放的花朵若是纯属巧合倒也罢了，眼前的莲、荷、芙蓉全属于夏季开花的植物，竟然不依循四季时令也在中秋开花？怎么他一回国，他的房子就全变了样，成了众花争艳的怪地方？是天有异象吗？聂少商坐在池边的凉椅上不停地想着，看着水中迎风摇曳的莲荷，他愈加理不清今晚所发生的怪现象导因何在。

他放松地躺在凉椅里仰望升至天际正中的明月，也许是中秋的缘故吧，他觉得今晚的月亮格外的明亮与庞大，身处在城市里，以往赏月时总觉得城市的月光迷蒙不清，但今晚的天空分外干净透明，可以清楚地看见月亮周边有着放射状的圆型光环，月晕里环绕着一层层斑斓的虹彩。

看着皎洁的明月在蓝色的星海里慢慢划行，他又想起了小时候常在明月里见到黑影的事。

他能有机会亲眼目睹那种非科学所能解释的现象，还必须感谢他那与众不同的家庭。

记忆里，他的亲人只有母亲一个，母亲的双亲早逝，母子俩相依为命的过着清寒的生活。母亲从不曾提及他的父亲，也不许他探问，待他年纪稍长，他也懵懵懂懂的知道户口簿的父亲栏里填了“父不详”这名词。

非婚生子、庶出、私生子等字眼自小伴他成长，种种流言让他明白一件事，他所期盼的父亲并不属于他母亲一人，还有另一名比他母亲更能明正言顺拥有他父亲的女人存在。

每当母亲思念父亲时，就带着他一起坐在屋外看那能解母亲相思的明月，遇到天凉露重，母亲便会提早入屋就寝，留下贪赏明月的他一人在屋外，但总在这个时候，他会自月亮中见着许多奇奇怪怪的影子，当初他并不以为意，甚至以为那些黑影的出现是件寻常的事，久而久之也便习惯了。

在他升上中学时母亲病逝，而她病危前曾微颤地拉着他的手，告诉他她隐藏了十多年的心事。他终于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以及母亲是如何与父亲相遇相知、如何委曲求全地离开父亲、心底承载了多少的思念。可是直到母亲香消玉殒，那名唤作父亲的男人——聂怀楼仍始终不曾来见母亲一面，让她带着无止境的思念离世。

在母亲停灵时，聂怀楼终于带着正室来到他母亲的灵前祭拜，并打算让他认祖归宗。

因为聂怀楼的薄幸，使得聂少商怨到了极点，在灵堂之上，他断然拒绝聂怀楼的好意和同父异母兄弟的劝说，并将他们赶出灵堂外。

拒绝了聂怀楼后，他的年少被迫在刻苦中度过，稚嫩的心也深深地冰封在不见天日的深渊里，但幸好好友魏北海一直形影不离地在他身后守候、支持着他，才使得他渐渐释怀，再度体会到人情的温暖，恢复往日温厚的本质。

半工半读地修完学业后，两个年轻人决定合作开创事业，由大公司的小职员至合伙创立名不见经传的建筑公司，再至旗下拥有众多子公司的大规模企业，一步一脚印里都有着他们两人的苦乐与汗水。

舍弃了聂怀楼的双手后，他靠自己得到了远比聂怀楼更高的地位，但日子久了，有些事便容易淡忘，例如仇恨，在时间的催化下，他对父亲的怨慢慢消褪在往事里。

说起与他并肩奋斗多年的好友，他和魏北海可说是商界最佳的组合，魏北海才气洋溢，凭着饱满的冲劲勇往直前，只是他有着顾前不顾后的坏毛病，而这点则由心思缜密、有计画、有目标的聂少商来弥补。这些年来两人合作无间，将共有的成就推至最高点，如果说魏北海是团热力十足的火，那么聂少商便是吸纳包容的水，这两人的分野在外表上即很明显，魏北海粗犷狂野的浪子外形与聂少商正好相反。

有着贵族血统的聂少商，面貌上便可见天生的贵气和威仪，他传承了母亲的姣好面容，玉树临风的风采完全不输成天被众女追着跑的魏北海，只可惜他过度重视公事，对于流连在他身上的无数芳心总是无心接应，情爱遂成了一种可遇不可得的遥想。

望着天上的明月，聂少商无声地叹息。他已经很久不去想那久远的往事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今晚回忆突然有如泉涌，想要淡忘的人物一个个跃入脑海，缠着他不放。

就在他被回忆苦苦纠缠、无法动弹时，皎洁的月亮里出现了一团跳动的黑影。

聂少商像是触电般惊坐而起，睁大眼睛定定地看着盈亮光线中的黑点，他拨开垂在额前的发，再度确认月中的黑点不属错觉。只见那抹黑点渐渐地扩大，彷彿从月中直坠而下，朝他奔来。

他看不清朝他坠下的黑点是什么，在黑点愈来愈接近时，他依稀看出了

一点端倪，当浑身闪着白光的人影更加接近他时，他直觉地跳下凉椅闪避至一旁，避免下坠的物体与他直接撞击。

而他的估计稍有差错，撤退得不够远，呈直线落下的物体笔直地坠落在他身旁的水池里，偌大的冲击力激起巨大的水花，将池里的莲荷拍激上岸，也溅得他一身湿淋淋。

聂少商拂了拂他刚刚才风干、此刻又湿透的头发，并且拿下飞弹至他头上、身上的莲花叶片，狼狈地挥开一脸的水渍，就着月光低头看向坠落在池中的不明物体。

一双鹏鸟似的白色羽翼在池里载浮载沉，羽翼下一具身着素白衣裳的女人面朝下地沉浸在水中，满池莲荷几乎淹没了她。

聂少商被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吓得不能言语，呆立在池畔直瞪着那足足有半个人高度的翅膀，在他回过神时，才发现那飘浮在水面上的长发，大惊之下，连忙跳下水塘，卖力的涉水走至巨大的翅膀旁，将水底的人体翻转过来，扶托着走向池边，再将这似人非人、似鸟非鸟的女人拉上来。

若是先前强大的冲击场面没吓到他，这会儿他可是真的被眼前长者翅膀的女人给吓得傻眼了。

从月亮上掉下个长翅膀的女人？聂少商满头雾水地望着天上的明月，这长翅的女人就是他多年来一直不解的答案？他暂把陈年的问号搁在一旁，伸手探向她的口鼻，发现她还有鼻息，被水浸湿的胸口也规律地起伏着。聂少商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坐在她的身旁。还好，她还活着，但也很糟，他不知道为什么自水里捞起来的女人会长有这对翅膀，还有她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满腹的疑问使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眼前这个女人，他轻拉起还沾着水的翅膀想确认它的真实性，在扯动翅膀时也牵动了躺在地上的女人，他不敢置信地将她轻转过身子，却在翻扶翅膀的同时，摸到了一股温暖的液体。

他摊开手掌一看，鲜红的血液沿着他的掌心滴落，使他心头一惊。他赶紧翻开翅膀浓密的羽毛，发现羽毛里有个巴掌大的伤口正在淌血。

毋庸置疑，这的确是对货真价实的翅膀，而这女人也因此受伤了。

聂少商不再迟疑，健臂一搂，将她抱至屋内。

他将怀中的女人面部朝下地放在柔软的大床后，迅速从橱柜里头拿出急救箱，先用生理食盐水将伤口洗净再消毒，然后撒上止血的药粉，耐心地等待血口凝固。

但接下来的程序就有点伤脑筋了，聂少商看了看她的翅膀再看向手中的纱布，在伤口上铺好防止感染的消毒棉后，他停顿了一会儿，不知该如何进行下一个步骤。他拿着纱布比对了半天，决定先救急地替她裹上。在松紧的拿捏上他不是十分有把握，细心地替她缠好纱布后，他又想到了另一个难题。

他不清楚她的伤口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这是否会致命，而头痛的是，他不能带她上医院求诊。

说她是人她确实是，但说她是鸟她好象也是，这样带她出门，除了要考虑该上人类的医院还是动物医院外，恐怕还会吓坏许多不知情的人。

聂少商应急地处理好她的伤口后，碍于这对翅膀，困难地为她翻身，想查看她是否还有其它地方受伤。他拨开她脸上的长发，不设防的心脏再度受到剧烈的冲击。

眉目如画的绝丽脸庞在日光灯的照映下，完美地呈现在他眼前。她恬静的脸孔上蛾眉微蹙，小巧的唇瓣无血色地紧抿着，似乎昏迷中也在忍受着极

大的痛苦。见她如此，他的心不禁侧侧地疼痛起来，眼中也浮起难得一见的温柔。

窗口的昙花突然在此时全数绽放，倾所有的美丽来呼应她天使般的容颜。聂少商看着昙花的花瓣，觉得它仿佛就是她雪白的羽翼般，继而想起了今晚所有花朵不寻常的绽放。

百花齐放、幽香飞舞，不同于以往的月，特别地巨大明亮，这一切是否全是为了她的到来？修长的手指轻画过她的脸庞，他深怕遗漏地看着她，纵使月光仍在窗外熠熠闪烁、屋里屋外的花朵是何等轻灵优美，他也无法从她脸上调开目光。

因为他知道，这张绝俗的容颜从今而后将成为他昼思夜念的钟情。

第二章

在经过一天一夜的漫长等待后，侧身躺在大床上的人儿终于有了反应。

枯守在床边的聂少商隐约看见她小巧的唇瓣掀了掀，断断续续地吐出“水”这个字。

聂少商振奋地为她取水，小心地喂她喝下。

“慢慢喝，别呛着了。”他一手扶托着她的肩，一手轻拍着她的背，柔柔地对她说。

羽衣渴极了，喉咙似火烧灼着，侧着身就着唇缘的水杯，喝了一口又一口清凉的水，直到全身充满了舒服感，才满足地带着微笑躺回大床。

“你终于醒了，我还以为你会无止境地沉睡下去。”见她扇子般的眼睫毛搨了搨，聂少商似乎也松了口气。

嗅着秋夜清新的花香，羽衣掀开沉重的眼睑，搜寻着温厚嗓音的来源，转头迎向跪坐在她床畔、手持水杯的陌生男人。

“你……是谁？”她神智倏然清醒，看着他手里握着的水杯，知道方才细心喂她喝水的人是他。

聂少商见她已经完全苏醒，将水杯搁在地上，坐在她身畔缓缓地开口，“聂少商。”“我……我不认识你。”接触到他专注且明亮的眼瞳，羽衣面颊微微泛红，无措地拉紧覆在身上的薄被。

“不要紧，我也不认识你。”聂少商笑道，眼神仍是停留在她羞涩的娇容上。

羽衣细看了他许久，他清秀俊逸的脸上有一双温和的眼眸，教人安心。

“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她转着头打量四周的景物，不是她所居处的玻璃房，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卧室。

“我家。你从天上掉下来落在我屋子外头的池塘里，所以我将你带进来。”聂少商解释道，伸手拨开一绺落在她颊上的长发，调高枕头的高度使她舒适些。

“我掉下来了？”羽衣有些昏沉的看着他的动作。

聂少商调整好枕头的高度后，发现了她眼底的迷茫。“你没印象？”“没

有。”模模糊糊的片段记忆始终在她的脑海里拼凑不完全，她连自己是怎么着陆的都不知道。

“你有名字吗？”从见到她的那刻起，聂少商便认为她是位天使，但对于天使是否有姓名，他仍是不确定。

“羽衣。因为我有一双翅膀，所以大家都这么叫我。”羽衣指着身后的翅膀笑道。

“羽衣……”是啊，她的确是有件羽衣。聂少商缓缓地咀嚼她的话，反复地品味她的名字。

“奇怪，我的翅膀？”察觉背后的一只羽翅格外沉重，羽衣撑起身子向后看。

“小心你的翅膀，伤口很深。”聂少商连忙喊道。

“伤口？”她何时受伤的？羽衣试着扬起那只羽翅时不禁痛呼出声，“好痛……”一股无法言喻的刺痛感使她痛眯了眼。

“别用力，伤口的情况虽然好多了，可还是要小心，以免它裂开。”聂少商轻按着她受伤的翅膀，查看着洁白的羽毛是否因她的举动又再度渗出血丝。

“难怪我会觉得这边的翅膀特别重、没力气，原来是受伤了。”她收起双翅，揉着酸痛的左肩。

“你……对这翅膀有痛觉？”虽是看过她扬翅的举措，聂少商还是怀疑的问。

“有啊。”羽衣理所当然地答道。

“这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他指着她雪白的双翅又问。

“它长在我的身上，当然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你的翅膀呢？你有没有？是收起来了吗？”羽衣偏着头看向他的身后，见不着他的翅膀，于是期待地问。

“没有，我没有翅膀。”聂少商很惋惜地摇头，很可惜，他不像她能有一双翱翔天际的羽翅。

“噢，我还以为……原来你也和其它人一样。”听了他的话，羽衣的心情骤然变得黯淡。

“其它人？”聂少商挑着眉看她。

“你不怕我吗？你甚至没有戴口罩和穿隔离衣。”她玉葱似的手指忽然抚上他的脸，大眼里盛着淡淡的喜悦。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聂少商任凭她温热柔细的小手在他脸上游移，嘴角噙着饱满的笑意。

“他们靠近我时都会这么做。”羽衣伸回双手，垂下眼睑难过地说。

“他们是谁？”聂少商听不懂她的话，觉得她身上似乎有着许多他不知晓的谜团。

“有人称呼他们科学家、研究人员等等，这是不是他们的名字我不知道，但他们每天都会来看我，并且在我身上做些奇怪的实验。”羽衣张开另一只未受伤的翅膀，一边整理着洁白的羽毛，一边述说。

“你不是住在天堂吗？天堂里也有那些人？”聂少商愈听愈糊涂，不禁脱口而出。

她不是天使吗？怎么天堂里的人会将她拿来做实验？“天堂？我为什么要住在那里？”羽衣微蹙着眉问他，他怎么也认为她住在那个地方？“你不

住那里？”聂少商因为她的问题而显得更加讶异。

“我不是从你说的天堂而来。”羽衣摇摇头，清丽的脸上有着丝丝遗憾。“我住在研究所里。”“研究所？你怎么会在那种地方？”她不住在缥缈的云端，反而住在人间的研究场所？“我本来就住在那里，从我十岁以后就一直住在那间白色的玻璃房。”羽衣虚弱地笑着，眼底有着浅浅的哀愁。

“你有年纪？”聂少商承接着她的情绪，按捺着突然涌上的焦虑再次问道。

“有啊，他们说二十岁了。”她低头玩弄着翅膀的尾端，数着上面的羽毛低低的回答。

“那么你十岁以前住在哪里？”“我不知道。他们也常问我这个问题，可是我就是想不起来。”羽衣停止把玩羽毛的动作，语气哽咽地开口。

“想不起来？这么说你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了？”他双眼泛着水气，抬起她的脸，满是疼惜地抚着她细嫩的脸颊。

羽衣没说话，只是落寞地点头。

“我是个陌生人，你怕我吗？”聂少商深深地看向她。

“不怕。”羽衣在他明澈的瞳眸中看见全然安心的自己，遂以坚定的语气告诉他。

“告诉我你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好吗？”庞大的喜悦冲刷进他干涸的心底，聂少商捧着她的脸款款轻问，他依然不明白她怎会由天上落至他的水池里，让他好运气地拾到她。

“我……我只记得好象撞到了一个也在天上飞的东西，是个形体庞大的金属机器，会闪灯光，然后……我就知道了。”她倦累地将脸靠在他的大掌上，阖着眼睛回想。

“天上飞的金属机器？飞机？”聂少商知道她累了，在问她的同时，轻巧地将她的头挪移至他的肩上，让她倚靠着。而羽衣也不排斥他的行为，软软地倚着他。

“什么叫飞机？”她睁开眼睛仰首看他。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的她？她怎会孤陋寡闻成这般？“研究所的人没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有什么，从小我就被关在玻璃做的笼子里，每天到了做实验时他们才会打开笼子，这次是我头一回来到外面。”羽衣偎在他的肩头，漠然地描述自己平日的的生活。

“他们一直把你关着？”聂少商小心地避过她的伤处，为她理着又长又亮的黑发。

“嗯。不过还好我偷偷跑了出来，外面的天空好大、好宽，不像在房间里看到的一小块。最棒的是，我首次用自己的这双翅膀飞行，虽然还不太会飞，但可以迎着凉凉的风在天上飘，感觉好舒服喔！”她脸上又有了笑容，欢欣地与他分享初次飞行的喜悦。

“你……第一次飞行？你是个天使，而你……不会飞？”聂少商停止手上的动作诧异的问，但话说回来，如果她会飞的话，怎又会差劲地撞上飞机？

“天使？我不是什么天使。”羽衣敛去了笑意对他说。

“你是，只有天使才有翅膀。”他斩钉截铁地对她宣布。

“天使有翅膀？和我一样？他们在哪里？你家有别的天使吗？”羽衣的眸眸深处亮起了一丝冀盼的火花，急促地拉着他的手问。

“我家只有你一个天使，而我在遇见你之前，一直以为天使……是不存

在于这个世上的，因为除了神话，至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世上真的有天使。”聂少商虽是不忍心，但仍是浇熄了她的期望之火。

“不存在？那世界上没有天使吗？”羽衣无力地垂下肩膀，靠回他的怀里。

“除了你之外，恐怕没有。”“只有我一个……”“别难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我送你回研究所？”他安慰地拍着她的羽翅。

“不要，求求你不要送我回去，别让我回去那个地方。”羽衣瞳孔中瞬间充满惊悸，强大的恐惧攫住她小小的身子。

“你不想回去？”聂少商伸手抚着她颤抖的身躯。

“不想、不想，好不容易才能见得天日、得到自由，我不要再回去被他们关起来，他们知道我逃跑后一定在找我了，帮帮我，我不能被他们捉回去。”她攀紧他的肩，切切地恳求。

“好，你不想回去那就不回去，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聂少商一口应允，思及她又将被关起来供作实验，胸间使胀满澎湃的情绪。

“没有。我只知道要逃出来，出来后反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所以才会在天上乱飞，才会被……呃……飞机，被飞机撞到。”当初好不容易可以离开研究所，她慌乱遁逃，怎会想到逃离了以后又有何处可去？“你若无处可去，你……愿意留在这里吗？”他双眼透亮，心底却怀着惶然。

羽衣抬起头，神色兴奋地望着他，“你肯收留我？”“非常希望，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将是莫大的荣幸。”聂少商笑道，笑容里饱含着掩盖不住的欣喜。

“谢谢你，谢谢……”羽衣突然跳起来紧搂着他的颈子，靠在他身上激动地道谢。

“小心你受伤的翅膀。”聂少商慌吼地按住她，一手圈在她身后，护住她翻拍的翅膀。

“我好高兴，我不知道外面的人原来是这么的好。”她快乐地笑着，脸上的笑靥像涟漪般不断扩散。

“我也从没遇过像你这样的天使。”聂少商扶她坐稳，痴痴地看着她美丽的容颜。

“你会像他们一样在我身上做那些实验吗？”羽衣怯怯地梭巡他的脸，但在他的脸上找不到半分企图心。

“不会，我不会对你那么做。”他以温和的笑容让她宽心。

“那么你收留我是为了什么？”“照顾你。”除了天生无可救药的同情心催促他将她留下来之外，这几日守在床旁照顾她，也让他有了一种莫名的渴望。

“照顾我？为什么你愿意为我这么做？”她为他的善心甚表感激，但不明白他肯为陌生人付出的原因。

“因为你是月神送给我的天使，而我也很想看看天堂的模样。”聂少商揉着她的发轻声喃道。

“在我的身上看得到天堂？”她不明所以地蹙起眉头。

“也许吧，但我相信你会为我带来另一个天堂。”聂少商轻点她的鼻尖，以笃定的语气告诉她。魏北海的话仍在耳际，他不禁笑着想，是该解除他的孤独警报了。

“少商？”“啦……”聂少商关好办公室的门，喘息地靠在门上对魏北海打招呼。

“你不是放大假去了吗？”魏北海讶然地看着他慌忙的模样。奇了，老嚷着要休假的聂少商，居然会在放假期间十万火急地冲来办公室找他？“我正在放假。”聂少商边调整紊乱的呼吸边走向他。

“那你来做什么？不放心把公司交给我一个人？”魏北海怪异地瞪他一眼，然后倒了杯水给他。

聂少商将水一饮而尽，坐在他面前的椅子上笑道：“我对你有信心。我来公司不是为了公事，是有私事必须找你谈谈。”“等会儿吧，我现在有个高阶干部会议要开，我快迟到了。”他看看时间站了起来，所有的高阶干部已经在会议室里等他了。

“不能等，你把会议延后，先处理我的难题。”聂少商一手按着他坚决地说，他若能等，就不会急急忙忙地跑来找魏北海了。

“你会有难题？我没听错？”魏北海喜形于色地问。

“对，我急需藉助你丰富的经验来为我解决——”魏北海在他话未说完前，反应快速地按下桌上的电话，“张秘书，把我的会议取消改为明天。”

“是。”“我还没开口说出我的难题是什么呢！”聂少商没想到他的请求竟会让魏北海如此兴奋。“我宁可不开那个无聊的会，也要听能让你特地跑来找我帮忙的故事。”魏北海挥舞着手臂，兴高采烈地挨坐在他身边，笑得像挖到宝一样。

“我只能告诉你一些，不能全部告诉你，因为其中的来龙去脉说了你也不会相信。”他谨慎且保留地声明，不愿太快将家中有个天使的事情告诉北海。

“你说，我会信。”魏北海频频点头。

“你不会。”聂少商以肯定的眼神看着他。

“是关于非科学类的故事？”魏北海的眉头迅即倾斜了大半，这辈子他最不能接受的事就属于没有科学根据的东西了。

“对，但她不是故事。”想起此刻还在他家熟睡的羽衣，聂少商脸上的笑容不觉柔和了起来。

魏北海盯着他难得一见的柔情笑脸，迫不及待地想把这笑容的来由挖出来，“好吧，我不过问太多，先说说你来找我的原因吧。”“找你是因为你对于女人这方面很在行。”认识魏北海到现在，只见他身边的女伴一个换过一个，聂少商丝毫不怀疑他对付女人的手腕有多高超。

“你有女人了？”原来是为了女人啊！中秋之前他还一直嫌这位天涯孤独客没个伴呢；没想到赏过月后，他就肯把心思放在女人身上了？“不是那样，我来是要向你请教一些关于女人的问题。”聂少商收敛笑容，神情严肃地说。

“什么问题？”魏北海因为他的表情整颗心突然吊得老高，更想知道他的问题。

“从你所交的女友群来看，你的女友们对于衣着与装扮方面似乎有着不凡的品味，我想，你应该或多或少对于女人的外表和内在有相当的知识。”聂少商针对家中多了一个女人后，即将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向他请益。

“对我来说，那只是普通的常识。”魏北海像只骄傲的孔雀，洋洋得意的说道。

“太好了，帮我弄几十套女人的衣物来，由里到外、从头到脚，包括日常、居家、外出等等行头。女人所该有的物品也帮我弄齐，我今天就要，愈快愈好。”他感激地握着魏北海的手，有了这个朋友，他可以省去找其它人帮忙的麻烦。

魏北海张大了嘴愣愣地瞪着他，“你说什么？”“我说得太快了？”聂少商双手环胸地看他。

“不，我是问你为什么要那些东西？”魏北海甩着头，怀疑自己刚才会不会耳朵有问题，听错了？“我说过我有需要。”他家莫名其妙多了个女人，他这个单身汉怎会有女人家的东西供羽衣使用？“你要穿、要用？”魏北海拉高了音量，他身上哪个地方需要使用那些东西？“不是我。”聂少商不疾不徐地澄清。

“我能问是谁吗？”不是他那么就代表他有女人了，魏北海拉着他的袖子好奇地追问。

聂少商委婉地拒绝他，“最好是不要，我想说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你一来就让我停掉重要的高层会议，向我要这些东西，却不肯告诉我它们的用途？”魏北海有点发火地看着这个只会向他需索却又不给答案的老友，他把这里当成便利商店啊？“你帮不帮？”聂少商双目一凛，口气变得不再那么温善。

“帮。”魏北海火气瞬时消失无踪，谁教他以前欠了聂少商太多，今天人家找上门来，他总不能没道义的把恩人推出门外。

“忘了告诉你一点，我要的那些衣物的后头最好能够通风，不然露背的也行。”思及羽衣那双翅膀，聂少商不禁开始烦忧该如何让她穿上其它的衣物。

“通风？”魏北海脸部僵硬地问。

“不过……天气渐渐转凉了，让她穿那样她会受寒。算了，还是先把衣服弄来我再想办法。”他低着头喃喃自语，已过中秋，不能让她穿得太单薄，有关她翅膀的部分他再来和她商讨吧！

“少商，你在自言自语？”第一次看见聂少商有这种行为，魏北海将两眼揉了揉，简直不敢相信。

“没事，你照我先前说的去做就好。”他还在想该如何处理羽衣受伤的翅膀，因此只对魏北海摆摆手没去理会他。

“等等，你漏了一项重点。”魏北海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把他不知神游到哪去的心思拉了回来。

“重点？”“尺寸，是女人都有三围曲线吧？没告诉我尺寸大小我怎么帮你办？”魏北海两手比着女人的身形曲线，就算要买衣服也该告诉他身材比例吧！

“这点不用担心，她的身材很像你上个月交的那个星期三小姐，我想照她的身材去买应该就可以了。”聂少商嘴角噙着一抹笑意，抚着下巴看他。

魏北海突然火大地揪着他的领子，“我已经和她吹了。”“我肯定你的魅力。”聂少商不直接答他的话，反而笑着吹捧他对女性的吸引力。

“不要那样看我，你要我吃回头草去找她？”早摸透他心思的魏北海冒火地看着他期待的眼神。真过分，要他回去找被他甩的女人帮忙，分明是故

意要他难堪。

“你说过要帮忙的，这是你欠我的，你忘了？”聂少商笑笑地为他复习他当日所说的诺言。

“那也要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魏北海咬着牙驳斥道。

“我相信你能克服万难。”聂少商拍着他的肩头，甚是有信心。

“克服万难？你这分明是强人所难……”在不能拒绝的前提下，魏北海心有不甘地答应他。“北海，去弄衣服时再替我找些额外的用品。”首要的事托付好后，他进一步交代次要的事。

“你还有要求？”魏北海小心地问，深怕聂少商会安排更困难的事让他去做。

“我要所有提及天使或天堂的书籍，有图片的话当然是更好，还有再帮我找些相关的录像带与音乐、诗篇——”聂少商扳着手指一一地念道。

“停停停……”杂七杂八的交代终于使魏北海忍不住大声喊卡要他暂停。

“我还没说完，你又没听清楚了？”聂少商偏着头看他激动的模样。

“清楚、很清楚，但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非要那些玩意？”他按着额头询问，虽然这些要求没有想象中的困难，但怎么他的要求愈来愈古怪？“我要研究。”聂少商一语淡淡地带过，把真正的原因留给他自己去慢慢猜。

“你也是个无神论者，怎会没事去研究宗教？是你太闲了吗？”与聂少商的交情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魏北海说什么也不相信同是无神论的他会去投入宗教的怀抱。

“北海，我很忙。”聂少商有耐心地解释。

“理由，这点我一定要问理由。”他很坚持地重申立场，这家伙不会没事去弄这些古里古怪的东西当作娱乐，他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聂少商叹息不已的垂下头，“因为它突然成了我必须研究的课题。”他家中的天使不清楚自己的来历，他这个收留的人有必要替她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让她了解天使究竟是什么样的生物。

“为什么？”魏北海觉得自己的脑袋像是突然被灌了一堆又一堆的浆糊。

“不能说，我不想吓坏你。”聂少商守口如瓶。

“你来这里才几分钟，我已经受到惊吓了。”魏北海对于聂少商反常的行为和古怪的要求，在受宠若惊之余又有些害怕。

聂少商两手按着他的肩，以诚恳的笑容请求他，“听我把所有的要求说完，你再一次吓个够好吗？”“还有？”“帮我去动物医院拿些鸟类的外伤药品回来，分量多一些，而且药品要最好的，价钱没有关系。”羽衣翅膀上的伤要定时换药，为求保险，他还是从动物医院里拿些专门治鸟伤的药回来较为妥当。

“动物医院？”魏北海此时真的被他吓坏了。

“对。”聂少商眨眨眼对他微笑。

他怔怔地看着聂少商，试着吸收好友所说的每一句话，试着把女人和动物医院连接上，但脑海却是一片空白，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对聂少商的这些话应该有什么反应。

“我知道你一定没能把我交代的事项全部记清楚，没关系，我已经事先列了张清单，你照着清单办会比较省时省力。”聂少商注视着他的呆愣样，慢条斯理地自口袋中拿出一张清单交给他。

“少商……你病了吗？”好半天，魏北海才摸着他的额头问。

“我很健康，病的不是我，别担心。”聂少商拉下他的手致谢道。

“在你说完这些话之后很难教人不担心。”“先别管我。来，最后一个请求，帮我查这个研究所，我希望能有份完整详细的报告书，我不急着要，你可以慢慢查。”他又交给魏北海一张纸条。

魏北海接过纸条纳闷地读着，“洛贝塔研究所？”“你听过？”这是他从绣在羽衣衣服上抄来的机构名称。

“没，我找人替你查查看。”魏北海对这个机构一无所知，也未曾听说过。

“好，我要回去了，在你下班之前我会过来拿我所要的东西。”他已经出来很久了，而且还是趁羽衣熟睡时出来的，留她一个人在家，他实在是不放心。

“下班前？你还限我时间？”这么多事情他半天之内哪办得完？“我说过我急着要，不能等。”聂少商郑重的告诉他，一脸没得商量的余地。

“你想把我这些年来欠你的人情，在短时间之内压榨光吗？”来他面前许了一个又一个的愿，魏北海今日才明白神灯巨人真的不好当，不禁对以前聂少商的有求必应感到钦佩不已。

“这只是一部分，比起你欠我的，我要的不多。”聂少商耸耸肩笑着，不以为自己的请求有超出他应得的范围。

“这叫不多？”魏北海压低了嗓音忍着气问，拉拉杂杂说了一大串不说，他还得先去找那个上一任的星期三小姐来量尺寸。

“我不回去不行了，记得快去帮我办，拜！”他低头看看表，怕羽衣会在醒来之时找不着他，于是不再停留地告辞。

“少商……”魏北海的话还没说完，聂少商又像一阵风似的消失了。

他拎起聂少商留给他的那张清单，皱眉地左思右想，却还是弄不清聂少商到底在想些什么？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只留给他一堆奇奇怪怪的交代，他拍拍后脑，决定不要拿聂少商给的谜团来虐待自己的头脑。先把他交代的事情办完后，再慢慢从他身上套出来吧！

他拿起电话对外头的秘书吩咐道：“张秘书，把参加会议的高阶干部全部请进来。”暂且不管聂少商是为了什么，既然聂少商第一次主动要他帮忙，他就帮到底。

“你不是说今天不开会？”“是不开会，但我有一些工作要他们出差，他们今天跑外勤。”魏北海扬着嘴角笑道。要帮好朋友办事，当然要找最好的帮手，而他打算让一群菁英分子替他来办这一大堆杂事。

挂上电话后，魏北海贼贼地笑着。

聂少商虽然聪明，懂得把不好解决的难题扔给他，但他也是很会知人善用的。

第三章

聂少商返家时羽衣仍在沉睡，于是他又出门去了，办了些事后再直接开车去公司拿魏北海为他准备好的东西。

当他拎着大包小包回来时，屋里却不见羽衣的踪影。

“羽衣？”聂少商房间一间寻过一间，却找不到她。

他急躁地在屋内踱步，不经意地看向窗外，一抹白色的影子在半空中招展着，使他的思绪蓦然中断。

“羽衣，你在做什么？快下来！”他推开阳台的落地窗时惊呆了半晌，而后恐惧地朝她奔去。

“我在看风景。”站在阳台边缘的羽衣轻巧地转过身子，翅膀微张着，注视他的眼神里有着满足的笑意。

“站在那里看太危险，你先下来。”聂少商缓慢地走近她，唯恐吓坏了她会让她失足。

“我不怕高。”她扬着笑意回答，白皙的小脚稳稳地踏在圆形横栏上，悠哉地在上头来回走着，起风了，她墨色的发丝迎风翻飞，像一名裸足的天使正优雅地漫步。

“我注意到了，把你的手给我。”聂少商感觉冷汗从额际滑向颊边，他小心翼翼地朝她伸出手。

“我喜欢站在这里，这里离天空好近。”她仰着头望向天际，小小的身子在风中回旋，素白的衣裳随风飞舞，似乎随时将凌空飞起。

“你离危险也很近。”想到她的脚下便是离地将近二十楼的高度，他更是心惊胆战。

“你说我来自天堂，我想也许天堂就在天空的那一端。”羽衣纤手指着遥远的穹苍，天际的另一边是那样地澄净无云。

“羽衣，这件事我们可以等你下来后再讨论也不迟。”他好言地劝道，她若是有个万一，使用不着那双翅膀就可以直接重回天堂，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

“你为什么要紧张？你有惧高症吗？”羽衣问得认真，长长的发丝拍打在她的颊上。

“我没有惧高症，顶楼的风大，我怕你会摔下去，你下来好吗？”谈话间，不时有强风由他耳边呼啸而过，他看着她摇摇欲坠的身影，兀自捏了好几把冷汗，只消一道强风就可能将她刮下，尤其她还张着双翅。

“我有翅膀，摔下去也不会有事。”她有恃无恐地说，低下头看着底下那缩小的街道。

“你只剩一只翅膀可以用，若你两只翅膀完整无缺的话，你要爬多高都可以，我绝不会反对。你想再跌一次吗？下面可没有水池可以接住你。”聂少商无声息地走近，淡淡地提醒。上回她坠落在他的池子里，大难不死已属万幸，她不属猫，没有其它的八条命可供她玩。

“下面没有？”羽衣存疑地问，没注意到他的手已移上她的腰。

“没有，来，快下来。”他双手稳住她纤细的腰肢，心似油煎，只希望她能赶快远离危险地带。

“你的脸色好苍白。”羽衣弯下身，小手按着他的肩，俯在他身上担忧的问。

“正常的。”聂少商牢牢地接住她，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接着对她训道：“听好，下次想看天空就站在地板上看，不准再爬到栏杆上表演特技。”光看她耍这一段，他的阳寿就足足被吓短了五年。

“我只是站在栏杆上，没有表演什么特技。”看见他横眉竖眼的表情，羽衣只好静静地待在他怀里，两脚悬空地晃呀晃的，满脸的无辜。

“或许你没有，但普通人不会像你一样在高楼顶上玩命。”聂少商在叹息之余乘机来个机会教育。

“普通人不会这么做？”听他这么说，她显得诧异无比。“不会。”“好吧，我尽量不再那么做。”羽衣不怎么诚心地回道，回头又看向那吸引她前去挑战的栏杆。

“回屋里去吧，我有些东西要给你。”他乏力地看着她美丽的小脸，此时的他希望能有其它更具吸引力的东西，好使她打消对高空走绳索的浓厚兴趣。

“好。”羽衣两手环上他的肩，搂紧了他。

“你不下来？”抱着她，只觉得她轻盈得像只小鸟，感觉不到她的重量。

“我喜欢这样被你抱着，可以吗？”水盈盈的美眸正对着他的眼，她声音小小的。

“可以，我求之不得。”聂少商以额摩擦着她的额，抱着她往屋内走。

将她放妥在椅上后，他拆开一袋又一袋的衣物和用品摆在桌上。

“来，这些是给你的，看看合不合用。”“全部要给我？”研究所待久了，不曾看见制服以外的衣物，此刻各式各样的衣物呈现在她面前，她不禁喜形于色。

“当然是给你的，我屋子里可没有另外一个女人。”聂少商开怀地看着她惊喜的表情。

“好美。”羽衣崇敬地轻抚着衣物，轻柔的质料像是天上的云朵般。

“羽衣，我想问，你的衣服……都是怎么穿上去的？”他有些尴尬地启齿，即使衣服再美、再舒适，她也要能穿才行。

“跟你一样。”羽衣漫不经心地答道。

“不，我的意思是，你后面有对翅膀要怎么穿？”聂少商抬起她的脸，指着她身后巨大的翅膀问。

“把翅膀收起来穿啊。”她看着他正经的脸笑道，像是觉得他问了个好笑的问题。

“你的翅膀能收起来？”他反而怔住了，她的翅膀像天线一样可收可放？

“能，你看。”羽衣闭上眼，两肩抖动了几下，不一会儿，身后的一对翅膀即消失了。

“你把它们收到哪去了？”聂少商张大眼睛看她的双翅像变魔术般消失，于是左顾右盼地问。

“放在身体里，除了要做实验时，我通常不轻易把翅膀拿出来，这些衣服我能穿看看吗？”羽衣珍惜万分地捧着美丽的衣裳问。

少去了那双巨大的羽翅，聂少商看着她时，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

她那墨黑的长发垂至小腿，与她的冰肌玉肤相衬下，更显出她的羸弱与轻盈，弧度优美的纤颈透过日光的折射莹莹发亮，此时在他眼里，看不见那天月光下亟需救援的小天使，而是一个女人，一个真实不再虚幻的女人，而他是那名亟欲一亲芳泽的男人。

“少……商？少商？”“什么？”羽衣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飘进他的耳里，聂少商勉强的将心神定在她的话上。

“我想洗澡换件衣服……”她不好意思的低头拉拉身上的衣裳。

“当然可以。”他仓卒一笑，慌张地掩饰失态。

“谢谢。”羽衣羞赧的笑着，捧着衣物小步地跑进淋浴间。

看着她的背影，聂少商不自觉地露出满足的笑容。

他趁她沐浴的空档收拾好另一间客房，将她的用品和衣服搬入摆挂好，再回到客厅翻出魏北海替他搜集来的大量书册，随手拿起一本舒适地趴在地板上阅读。

听见她走近的足音时，他没有回首地喊道：“我把你的房间整理好了，以后你就睡那间。”“你在看什么？”羽衣发梢上的水珠仍不断滴落着，她头覆大毛巾也同他一样趴在地板上。

“描述天使的书——”聂少商回头答道，声音在双眼接触到她沐浴后性感的模样后，嘎然而止。

“有什么不对吗？”羽衣摸摸自己的脸问他。

“没有……看来衣服很合身。”聂少商随口应着，一双眼仍在她的身上游走，在柔和的灯光映像下，她的脸庞鲜妍如胭脂、眼如秋波，风情无限，如他房内盛开的花朵。

“谢谢你为我这么费心。”她绽出丰盈的笑容，喜爱地摸着身上柔细的质料。

“你觉得舒服就好。”聂少商再也管不住自己的手，不知不觉地伸向她，为她拭去唇上晶莹剔透的水珠。

羽衣顺着他的手将发丝向后拨去，张大眼看向他手中的书。“你说这是描述天使的书？”“嗯，你看，他们和你一样都有翅膀。”他甩了甩头使自己清醒，把书推向两人之间，移动身子靠近她，与她一同分享。

“可是我的头上没有光环。”她看见书中图片里的天使头上皆有鲜明的光环。

“不是每个天使都有，天使有分阶级层次的，每个天使都有他们各自掌管的职项，这是大天使米迦勒，你有没有印象？”读完书前的短篇叙文后，聂少商仔细的为她说明。

“没有。我该有吗？”羽衣轻轻的摇头，不解地问。

“这是天使长百迦列，对他有没有什么感觉？”聂少商再将书本翻页，指着另一个赫赫有名的天使问她。

“好象……有，但是却又觉得不曾见过他。”有种莫名的熟悉感自她心底升起，冥冥中却又有着遥不可及的疏远。

“其它的天使呢？”聂少商翻过一页又一页，但见她的娥眉渐渐蹙紧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我想帮你找出十岁以前的记忆，这些天使或许可以让你唤出些记忆来。”他只手撑在地毯上，诚心诚意地对她说，一心只想为她做些事。

“我说过我不记得以前的事了。”羽衣深刻且艰难地说，那份占据脑海已久的空白，她怎么也无法将它填满。

“他们可能是你的同类，你不想了解他们吗？”“你认为我如果想起他们，是否就可以因此找出回家的路？”她缓缓侧首凝睇着他，有些了解他为何找来这些书的原因。

“是有这个可能。”他低头看书，不疾不徐地回答。

“你希望我离开这里？”一种复杂的感觉攀爬而上，她为自己这种新生的莫名情绪感到心悸和不安。

“不，我并不希望你离开，找来这些东西，只是单纯的想帮你厘清来历，我不想见你为那想不起的过去而苦恼，若你不想知道，那我不再看这些。”

他清楚明白地解释，见她没有反对的意思，便又再度专注地阅读字里行间的故事，不多时，他已读出兴味来。

羽衣静静地看着他的侧脸，而后抬起手将他的脸靠向她，快速地在他的唇上亲了一下。

空气瞬间凝结，两人久久无法动弹。

在怔忡之后，聂少商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做？”“表达我的谢意。”看他的脸倏然绷紧，羽衣像是做错事的孩子般垂下眼睑低声的说。“研究所教你用这种方式表达谢意？”聂少商扶起她的下颚，努力平息心头的悸动，自制地问。

“不，是那个机器教我的。”她指着远处桌上的电视。

“你看电视学来的？”聂少商眼眸一转，看了一眼她所说的机器后，又转头看着她。

“对不起，因为我很好奇，而你又出去了，所以我就偷偷打开来看，我从上面学了好多新知识……你不喜欢？”在他的注视下，她努力地想把事情说清楚，但音量却愈来愈小，最后变得犹疑不定。

“喜欢，但你的知识吸收得不够完整，你可以谢得更好。”聂少商以手指轻轻抚摸她白皙的脸颊，眼神透着些许迷醉和灼热。

“更好？”贴在脸上的手指甚是冰凉，使她觉得恍惚飘然。

“像这样。”他将她轻压在地毯上，低首吻上她玫瑰花般柔软的唇瓣，挟带着狂野的火苗袭向她，迅速燃烧。

“真的，是更好了……”羽衣喘息地喃喃，双唇微启，承迎着他更加深烈的吻。

吻势稍歇，聂少商拥着她柔若无骨的躯体，将脸深深埋入她如子夜般的黑发里，她的发如同一泓幸福的流泉，徐徐将他浸没。

他执起她攀附在身后的小手，靠在唇上，看着她迷离又欣喜的眼瞳。

“因为你，我开始相信这世上有神的存在。”离开了研究所的羽衣像名新生的孩子，对外界的事物有着深深的探索心和好奇心，而她学习观摩的第一个地点，就是聂少商的家，她能尝试、研究的东西很多，例如聂少商屋里摆着的家电用品和厨具。

星期一，她趁聂少商外出购物时，对高级C D音响做了点研究，当聂少商回到家时，那台音响也刚好在羽衣的研究下寿终正寝了。

星期二，羽衣在烧开水时烧穿了一只茶壶、两个咖啡壶，热水浇熄了炉子上的火苗，使得屋内瓦斯四溢，若不是聂少商动作快速的打开所有门窗，带着她冲到外头，他们俩可能已经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星期三，因为羽衣对冰箱的冷冻库觉得好奇，不明白冰块是如何形成的，于是将冰箱打开了一整天观察，除了耗费电源、使所有的冰块融化外，也让聂少商买回来的许多食物宣告阵亡。

星期四，微波炉只需要在几个按键操作下便能烹煮食物，羽衣觉得这是项科学发明的奇迹，在不可思议的心态下，她在微波炉里放入许多材料，还随手把聂少商没喝完的罐装可乐也放了进去，来不及阻止的聂少商匆忙将她拉离现场时，分秒不差地目睹了一场微波炉爆炸的奇景。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聂家依然灾难频传，而且愈演愈烈，屋内的东西坏的坏、残的残，使得聂少商家中有米无法炊、有水没法喝、电灯不亮、电视不能看，仍堪使用的东西所剩无几。

仅仅一个星期，聂少商屋子里的家电用品、厨具、食物等便大半宣告不治，需得重新补货买过，破坏的祸首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他从水池里捞出来的天使小姐。

但是聂少商还是很感谢羽衣，因为她只在屋里搞些小灾难，还没把他的窝给烧了，至少她还留了个地方供两人居住栖身。

不过东西破坏光了，羽衣的娱乐也就减少了。

聂少商好不容易把屋内还原后，在所有家电上贴上使用纸条供她阅读，并且严格限制她能碰、能动哪些物品，成天陪着她读书、看风景，或是出门四处旅游。

只是羽衣不习惯外出，也对屋子以外的世界有着某种程度的恐惧感，聂少商只好带着她再回到家里，重新想办法转移她的注意力。

当聂少商还在想办法时，羽衣比他还快地想到另一个打发时间的方法——高空走栏杆。此举屡屡让聂少商吓得心脏无力，连连白了数根头发。

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在原本就有个水塘的阳台上盖起花园来，栽种美丽的植物供她欣赏，期盼能减少她走栏杆玩命的次数。

要造一个花园很简单，因为一盆盆再枯萎、再没生气的植物，只要一摆在羽衣的视线范围之内便会旺盛的生长，像屋内的植物一样不分季节地开花，久久不凋，轻而易举地让聂少商的阳台成了空中花园，蔚为奇观。

花园是盖好了，但是单单欣赏花朵是无法消耗羽衣过剩的精力和好奇心的，于是为了防范羽衣再玩高空走栏杆的绝技，聂少商只好再想其它的法子。

在一个有云的午后，聂少商搬来一堆铁制的器材和一张藤椅，在屋外阳台上的一角施工。

“你在做什么？”羽衣在花园里走来走去，花园里的花朵没有他来得有趣，于是好奇地跑到他的身旁问道。

“盖秋千。”聂少商挥去额间的汗水，将秋千的支架稳稳地架钉在水泥地上，然后再将藤椅装上去。

“秋千？”她蹲在他的脚边看着这会摇摆的奇怪东西，满头雾水地思考这个新名词。

聂少商在藤椅装好后，拿起旁边柔软的椅垫一一铺上，再三确定秋千的牢固度后，他对蹲在身旁的羽衣说道：“来，坐上去试试。”羽衣坐上去后藤椅便轻轻晃动，她兴奋地拉着聂少商，“很好玩耶，你也上来。”“我还买了许多电动玩具、健身器材等等，你想动脑或运动时只要告诉我一声，以后就不会再觉得无聊了。”他坐在她身旁看着她开心的笑脸，有了这么多东西后应该多多少少可以减少她的无聊感，不会再老想着要去走栏杆了。

“和你在一起我不觉得无聊啊！”羽衣环住他的手臂说道，快乐地享受这新奇的玩具。

“不无聊你怎么老是去玩栏杆？”聂少商看着阳台边缘的栏杆问。

“那只是习惯。”她笑着回道，随性地摆动悬空的玉足，感受凉风拂过脚底的感觉。

“习惯？”在高处玩命是一种习惯？聂少商很难理解羽衣话中的意思。

“我在研究所时，他们在玻璃笼的高处放了根长长的木头，好让我站在上头休息，有时候我也会蹲在木头上睡午觉。”“他们把你当成鸟来养？”聂少商惊讶地大叫。

“有吗？”羽衣疑惑地看着他。

蹲在木头上睡午觉？聂少商简直想为她起立鼓掌了，她怎么会有这般奇怪的习惯？“请你尽可能忘了你以前不正常的生活习惯，如果你改不了，还是很想站在木头上的话，我可以在屋子里也帮你装一根，但就是不要在阳台上玩命，别再让我三天两头为你操心好吗？”聂少商扳过她的双肩恳切地说，他情愿在屋里装根大木头解决她的习惯问题，毕竟让她在屋里玩远比让她在外头要来得安全多了。

“你很担心我？”羽衣望着他紧皱的眉头问，声音轻轻的，像是充满期待。

“我很为你的安危担心。”她视生命如鸿毛，让他怎能不为她的安危担心？

“我弄坏了你那么多东西你不生气？”羽衣支着腮，思索地看着他。

“不气。”在那些破坏下她整个人还能完好无缺，他已经很感谢老天了，哪还敢生气？“你对我真好，我还以为在我破坏了那么多东西后，你会把我赶出去呢！”她的容颜瞬间光彩焕发，笑容像朵美丽的芙蓉般缓缓盛开，迷眩了他的眼。

“我舍不得让这么美的天使走。”他抚着她那花瓣似的脸颊喃喃道。

被他看得两颊生晕，她不禁轻吐，“谢谢……”“不用另一种方法表达谢意了吗？”聂少商指着自己的唇笑问。

“你喜欢？”“喜欢，非常喜欢。”他痴痴地看着她。

为了他的眼神，羽衣着迷地凑上前甜甜地吻着他。

聂少商配合着她的吻，收拢她的双腿将她抱至自己的腿上，一手插入她浓密的长发里，一手环着她的腰，尽情吸纳她口中的甜蜜。他沿着她的唇线吻着，再返回她的唇际，徐柔的侵入她口中，一一熨烫她尚未完全苏醒过来的唇舌，促使她为他活跃起来。

“我也喜欢。”在聂少商转移阵地吻着她的额时，她喘着气说道。

“我的吻？”聂少商两眼垂了下来，贴近她问。

“不只，还有更多。”她淘气地笑道，自动地靠在他的肩头上。

“说给我听。”他在她耳边诱哄道。

“我喜欢你看我的眼神，喜欢你将我抱在怀里的感觉，喜欢你的笑容等等，还有很多，我一时之间没法子全部想出来，总之我喜欢你。”她欢喜地倚在他的肩头细数，发现没办法一一数全时，抿着微笑的唇靠近他的颈间撒娇道。

“你喜欢我？”聂少商怔愣住了，情绪里混合着深沉的讶异与无法形容的狂喜。

“对。”“羽衣，你喜欢过几个人？”她所说的喜欢是哪一种？对朋友的？对亲人的？还是男女之间的？“你一个。”羽衣静静地依偎在他怀里，仔细地聆听他心跳的节奏。

聂少商将她的话听进心里，过了很久后又再问她：“你有没有听过雏鸟式心理？”“没有。”“所谓雏鸟式心理就是指当小鸟破壳而出时，它第一眼见到谁就会认定谁是它的母亲。我在想，你对我的感觉会不会是这种心理所致？”他很怀疑她这种热情的反应只是纯粹出自于本能，而他就是她这只小鸟第一眼所见到的对象。

“我不会把你当成是我的母亲。”羽衣离开他的怀抱严肃地对他说。

“你是没把我当成你的母亲，但我认为你对我的好感是因为我是你来到外头第一个接触的人，所以你才会以感恩的心态喜欢我。”聂少商脸上有着

苦涩，他自嘲地笑笑，伸手想将被风吹乱的头发抚顺。

羽衣将他的手拉下紧握着，眼底再没有了笑意，“才不是，我说喜欢你就是因为喜欢，没有别的因素也没有什么心理。我在研究所时也接触过许多对我很好的人，可是我从来没说过喜欢他们，你和他们不同，也许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同，今天如果救我的人不是你，我不可能会对他们说同样的话，因为是你，你懂吗？”四周只剩下微风掠过耳际的声音，两人间的气息变得窒闷而静谧。

“羽衣，你认为喜欢和爱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聂少商不晓得自己为何会开口问这番话，但心里就是忍不住想弄个明白。

“不是相同的吗？”羽衣倒认为这问题的答案是等量的。

“不，喜欢不是爱，爱不是喜欢，它们完全不相同。”聂少商忽然觉得“喜欢”这字眼是用在小朋友身上的，他不愿她将这字眼用在他身上，他要的不是这个。

“是吗？可是在我的观念里，它们指的是相同的一件事，都是一样的。”羽衣感到迷惑，虽是不同的名词，但难道不都是同样的意义吗？“羽衣，你会不会说谎？”聂少商抑着鼓胀的心试探性地再问。书上说天使是不会说谎的，而她是天使，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说谎？我学不会，你要教我吗？”她张着清澈的眸子问他。

“果然。”聂少商喃喃地笑道，原来传说是真的，那么她说的话也假不了。

“你在想什么笑得这么高兴？”羽衣看不懂他的表情，她会不会说谎值得他高兴吗？“我只是很高兴能听你这么说话。”他笑着低下头轻吻她那不懂谎言怎么说的双唇。

“只有这样？”见他只是轻点了点她的唇瓣，羽衣颇感失望地问。

“不然你希望如何？”聂少商捧着她的脸，心情愉快极了。

“我……比较喜欢你教我的那种……难度高一点的吻。”她红着脸低声回答，被他教过那种吻后，类似现在的这种小吻反而让她有种不满足的感觉。

“你喜欢难度高一点的？”聂少商扬高了眉端看她。

“不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我愿意随时随地提供，没有期限。”他笑开了眼眉，双唇盘旋在她的唇上，而后将她的唇整个收藏。

第四章

中秋过后没多久，今年的第一个台风挟带着丰沛的雨水，越过中央山脉，在深夜直扑台湾西部。

夜已深，雨势不断加大，聂少商在自己的房里，专注地研究魏北海交给他的书籍。

在一阵巨大的雷响过后，他听见隔壁房传来细小的尖叫声，忙不迭地扔下手中的书跑了出去。

“羽衣？”打开房门后，他在床上看不见早早上床就寝的天使人影，于是四下寻找着。

找了半天，聂少商在书桌底下发现她的踪迹，见她铁青着脸，害怕的缩

成一团。

“怎么了？为什么躲在这里？”“那个声音……”羽衣紧捂着双耳不敢动弹，蜷缩着身子不停地颤抖。

“什么声音？”他蹲在她的面前问。

雷声突然破天落下，巨响回荡在天际，震得人心惊胆战。

“哇！”羽衣吓得立刻投入他的怀抱寻求庇护。

“你说的是雷声？气象报告说台风今晚会通过中部，我们在暴风圈外围，所以风势、雨势会大些，免不了打雷闪电的。”他拍抚着羽衣的背脊安抚道，望向窗外忽明忽暗的闪电，知道这一波波的雷声可能会响个一整夜。

“下雨就下雨，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羽衣紧搂着他宽大的臂膀，埋在他的胸前恐惧地问。

聂少商将她抱正，见她花容失色的模样，不禁失笑，“你没听过？”“没有，以前我住的地方有隔音设备，我没听过这么恐怖的声音。”她终于知道研究所将她隔离得有多彻底了，就连这种怪声她一次也不曾听过。

“别怕，下雨天会打雷这是很自然的事。”他突然有种前途多难的感觉，这个天使过去被保护得过度周密，对于外在世界的变化浑然不知外，基本的常识也贫乏得可怜。

“不自然，它好象在我的头上隆隆叫，我讨厌它。”羽衣将他抱得更紧了，眼泪被另一波雷声吓得夺眶而出。

“我没有办法叫它停止，等暴风圈远离后它就不会吵了。”聂少商吻着她的额际哄道，而强风透过窗棂的缝隙咻咻地吹入，震得窗子隆隆作响，好似另一阵雷声。

羽衣没作声，只是畏惧地栖息在他的怀里。

“这次台风威力不小，我得去把门窗关牢。”唯恐风雨肆虐，聂少商及时想起得将门户关紧，但欲起身时，才发觉身上挂了一个羽衣。“羽衣，你这样我没法子去锁门窗。”她像株菟丝花般的紧紧缠住他，几乎使他透不过气来。

“我会怕……”窗外的闪电照亮了幽暗的天际，这幅恐怖景象几乎使她窒息。

“我的怀里没有避雷针，你躲在里面也没有用。”他轻轻拉开她的手，稍稍推开她。

被推离安全的避风港，羽衣连忙又躲回他的怀里低声哀求，“你别离开我。”“好、好。”他无奈地环抱着她，只好带着她一块去查看屋内的门窗。“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找蜡烛和手电筒，如果断电就麻烦了，你等我。”他将她抱回自己的房内，让她坐在床上，塞了个枕头给她后就走出房外。

在确定锁好门窗后，聂少商拿着蜡烛和手电筒走向房间，却看到她坐在床尾，展开翅膀密密的包住自己，整个身体蜷缩在巨大的羽毛里，动也不动，活像团大雪球。

她已经很久没再把那对异于常人的双翅展现出，他不过是离开她一会儿，她怎么又变回天使的招牌模样？“羽衣，你又把翅膀拿出来？”聂少商拨开她的翅膀，抬起她小小的脸庞，却看见她的眸中有泪。

“你丢下我。”羽衣控诉似地望着他，泪水潸潸落下。

“对不起，你把翅膀这样张开不痛吗？”他不舍地搂她入怀，瞧她将翅膀完全朝两旁伸展，不禁感到忧心。

“痛。”她吸吸鼻子，语带哽咽地说。

“今天上药了吗？”她紧敛的眉透露着丝丝的痛楚，聂少商怜惜地伸手拭去她的泪。

“还没。”羽衣垂下双翅，习惯性地偎进他的怀里。

“怎么不告诉我？”聂少商将她移至床头坐好，取来药箱，熟练地替她上药。

“一直把它收在里面所以忘了。”“复原的情况不错，伤口好了大半，用不着再用纱布绑着它了。”仔细观察伤口的情形后，他快乐地说道。

“你弄好了？”边听着窗外的雷声边看他收拾疗伤用品，她等不及的问。

“好了……”聂少商收好药箱时抬起头，目瞪口呆地看见她把翅膀快速地收回，他不禁纳闷，“你收翅膀的速度愈来愈快……”她刚才的动作快得让他眨眼看清楚的时间也没有。

“因为天气状况恶劣。”隆隆的雷声似在耳际，羽衣急躁地说完，又忙着躲回他的怀里避难。

“很晚了，你该睡觉了。”沁人的馨香扑鼻而来，他有些陶醉地在她耳边呢喃。

“好。”羽衣应着，却没有离开他怀抱的打算。

“你不回房睡？”聂少商带着隐隐的笑意问她，无意识地拢着她披散的发。

“不要，除非那雷声能停止，不然我会害怕。”羽衣努力地摇头，自动将床尾的枕头放回床头然后躺下，并且拍着身边的空位邀请他。

“在我的房间一样会听见。”聂少商笑看着她孩子气的举动，抬手关掉大灯，点亮床头灯，依照指示躺在她的身边。

“至少这里有你。”他一躺稳，羽衣立即靠入他的怀中，与他一同聆听屋瓦上的风声、雨声。

“好吧，你今晚就留在这里睡。”拥住她后，他便舍不得放开怀中的软玉温香了。

贴在胸前的她仿佛使他空虚的心灵再度得到了充实。

“谢谢。”她轻轻的在他怀中蠕动，而后将唇印上他的。

“我教过你更好的谢法。”聂少商空出手抬高她的下颚，缓缓覆住她的双唇，温柔地与她吮吻。

头顶上的雷声似是渐渐远去了，窗外风雨依旧壮大，但屋内相拥的男女为这风雨之夜添加了一份旖旎。

“还怕不怕？”聂少商结束吻势让她得到片刻的喘息，柔声的在她唇边问道。

“有你在你身边就不怕。”羽衣满足的偎着他，望着他深邃的眸子回答。

“你这么胆小，十几年来你一个人是怎么过的？”她说过她被关在玻璃笼内，那小小的笼子怎能关住她的孤寂与害怕？他的问题使她的脸色瞬间刷白，“忍耐，还有朋友的支持。”若没有那寥寥可数而又珍贵的友情，任她再能忍耐，精神上的孤单早晚会将她逼至崩溃的边缘。

“你在研究所里头有朋友？”贴着她的额，聂少商为了她的话更是心疼。

“有，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被实验的对象，能够自由活动，研究所会安排我和他们在一起。”羽衣低声述说，回想着研究所里一间又一间的牢房，以及那些命运相似的同伴们。

“你说过只有你一个人是天使，那么他们是为了什么会在研究所里被实验研究？”聂少商有些讶异，这洛贝塔研究所想研究羽衣的心态他可以理解，但他却没想到这间研究所竟还关了其它人。

“因为他们和一般人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异能力，他们会在那里并非出于自愿，大家……都是被捉来的。”疼痛的感觉在心头苏醒，想起其它人的身不由己，羽衣眼眶泛着泪，揪紧了他的衣衫。

“你想念他们吗？”聂少商感受到她的酸楚，环住她的腰肢提供她所需要的依靠。

“有一、两人，其它人我就不熟悉了，因为我长期被隔离，只有那一、两人能接近我，现在我只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幸运，能够找机会逃出来，对我们来说，自由是一种奢侈。”羽衣喟叹道。她逃跑后，研究所势必会加强防守，不知要到何时，她的朋友才能像她一样破茧而出。

“他们会，别担心。告诉我，为什么要将你与其它人隔离？”如果研究所里私藏了许多像羽衣这类不凡之人，那为何不许羽衣与他人共处，偏要将她独囚一室？“我除了有对翅膀外，什么都不会，不像他们各有各的本领，研究所的人员怕他们会伤害我，所以一直将我关在特别的玻璃房里，很少准许我与他们接触。”隔着一层玻璃，她和人群的距离是那么的相近而又遥远，那精致的强化玻璃笼阻隔了她的自由，也阻隔了她与他人交心的机会。

“我与那些研究人员同样明白你的珍贵。”聂少商浅琢着她的唇，感慨地说。

“那些被囚禁的朋友总是说，如果有机会可以离开那里，他们要回家。每次听他们这么说，我就觉得自己很悲哀……因为我连家在哪里都不知道。”家的印象深锁在不可知的记忆里，即使她再怎么努力这个锁始终还是解不开。

“你有家的，只是忘了回去的路，总有一天你会想起来。”“我想家，如果我也有家可以回的话。”羽衣哀伤地看着他。

“你有，只是比较遥远。”聂少商抚着她的眼睑，低头吻去她伤心的泪，为她注入希望。

“他们和你都说我的家在天堂，你知道天堂在哪里吗？”“我不清楚，也许在天际的尽头、在云的那一端，没有人知道。”他真的不知道，有时他更会自私的期望，宁可保持现状，永远不要知道。

“我一直以为……这么多年来，我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独处，其实我不习惯，我最怕的是孤独。”她黯然地说。她这迷路的孩子在寻家的路途上，陪伴着她的只有那漫长的孤独。

“你并不孤独。”聂少商收紧了双臂提醒她。

“我不孤独是因为你会在我身边，人的体温真好，暖烘烘的，听见你的心跳声，我便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羽衣点点头附和，声调里对他有着出奇的了解。

“你有我，不要忘记这一点，你不会再有一个人的孤单时候。”他胸腔剧烈的震动着，打钉似的想将他的话深刻打入她的心底。

羽衣将耳朵附在他的胸膛上聆听他的心跳，“我知道，你瞧，我能触摸到你，能感受到你给的拥抱、亲吻，你的怀抱像海洋。”“海洋？”对于她的形容，聂少商不禁逸出笑容，“我有个朋友倒是常说我像水，总会包容他所做的一切。”他所说的朋友不是别人，正是那喜欢找碴的魏北海。

“你的确是水，虽无色无味，但温柔清新，只要在你身边，就能找到宁静。”从第一眼见到他，她便有一种安心感，进而寻着了难得的平静和安稳，只要他在身边，她便觉得格外的安详。

“在这泓水池里，有一名迷途的美丽天使。”抬起她的脸，他抚着羽衣光滑的肌肤，着迷地看着她。

“不要变好吗？”羽衣将白皙的小手递进他的掌心，清澈的双眼写满希冀。

“什么？”“现在和以后，你和我。”她惶惶不安的口气里有着深深的恳求。

“我不会——”聂少商的话未竟，羽衣即用软软的唇瓣将他的嘴封住，不让他说出口。

“你的唇好温暖。”她以纤柔的手指碰触着他的唇，虔诚而又恋慕地说。“相信我。”他神情急切。

“我相信你。”羽衣闭上眼更加偎紧他，缓缓地坠入一种甜蜜和幸福的气氛里，在他这池温柔的水泽里寻求好眠。

“睡吧，在你还没找到回家的路前，这里就是你的家，倘若你此生注定无法回去，那么这里将会是你永远驻留的地方。”他在她的眉心印下一个吻，并且对她承诺着。

“嗯。”羽衣睡意渐沉，含糊不清的应道。

他拉好薄被仔细地盖住两人，细细地看着她的容颜，并且感受着那与她相连的心跳。

他抚着她的长发，对着尚未完全睡去的她以铿锵有力的声音说着方才未竟的话——“对你，我不变，这将会是我永远紧守的誓约。”羽衣像是听见了，更加拥紧了他。

不久，聂少商的臂弯里传来均匀的呼吸声，他低头看去，他的天使正沉沉的睡去，在他的怀里。

虽然聂少商再三警告羽衣不可在楼顶表演特技，但在心痒难耐下，羽衣还是常趁聂少商外出时往高处爬，而且愈爬愈高。

这天黄昏，羽衣又趁着聂少商外出购物时，爬上了屋顶的天线架，居高临下地欣赏城市夕阳西下的美景。

一阵风吹过，她忽然感觉到身旁多出一名同样在欣赏风景的人，于是疑惑地转身，继而气息一窒，无法呼吸。

她的身边站着一名少年，少年浓密的黑发中有绺特异又明显的白发，早熟且清俊的脸上一只细长的眼睛充满灵黠，点亮了一张脸。他身着简便的黑衫，两手插在牛仔裤后头的口袋里，嘴角刁着一株青草，而飞散的乱发更突显出他一身的丕羈。

“小……小莫？”羽衣结巴地眨眨眼，他不是被关在研究所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还真会挑地方呀，视野不错。”莫然远眺城市日落的景象，很有闲情逸致地笑道。

“你……逃出来了？”羽衣又惊又喜，恍如作梦一般。

“你这个笨女人都能从那个鬼地方出来了，我哪有出不来的道理？”莫

然转过身低头看她，年轻稚气的脸上有着淡淡的轻蔑之意。

“大家都出来了吗？”在惊讶之后，羽衣泛着粲笑向他打探其它人的消息。

“一部分，你这一跑，整个研究所都闹翻天了，聪明的人也都把握这个时机出来了，跑不掉的人是他们不懂得利用机会，只能怪他们自己笨。”他不留情的批评道。有人放了火，他当然要乘机好好打劫，不趁研究所乱成一团时跑，想再有这种机会可难了。

“我走后，研究所一定会将他们看管得更严吧？”羽衣沉重地叹口气，都怪她，她现在可能害苦了其它在研究所里的同伴。

“别急着同情别人，依我看，你的处境比他们更危险。”莫然咬着草杆，无视于所处的高度，一屁股在她身边坐下。

“我？”“你已经荣登洛贝塔研究所的头号通缉犯，洛贝塔出动前所未有的火力要生擒你，即使只是提供线报，洛贝塔也重重有赏。”莫然淡漠地用手指顶着她的额，身为黑名单里的头号通缉犯，她都自身难保了，还有心情去关心别人的死活？“他们要捉我回去？”羽衣张大了眼睛，忙捉住他的手指问。

“废话，你是洛贝塔的镇所之宝，他们会不捉你？”莫然拉开她的手，以多此一问的眼神看她。

羽衣觉得胸口的血液因他的话全冻结了，脸色苍白得像朵褪了色的花。

“洛贝塔还利用我们的同伴来找你。”他又雪上加霜地说。

“小莫，你该不会也是他们派来……”羽衣害怕地悄悄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笨蛋！我像是会出卖朋友的人吗？居然怀疑我，就算我想捉你回去领赏，只怕我也无福消受。”他朝天翻了个白眼，一手将她拉回原位，不客气地对她开骂。

“为什么？”早被他骂惯的羽衣锁着眉问他。

“我正被通缉着，捉你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莫然取下嘴里的青草掷向天际，懒洋洋地回道。

“你也被通缉？”“对，洛贝塔还下令一定要逮到我，死活不论。”他诡异又期待地笑着，对于研究所所下的惩处，他感到相当兴奋。

“死活不论？那你不就很危险了吗？”羽衣紧张地拉着他的衣袖。

“如果他们有那个本事，无所谓。只可惜我的人缘没你好，只能排在你后面屈居通缉榜上的第二名，研究所里的人都是笨蛋，你这什么都不会的笨女人哪有我来得有研究价值？不过在洛贝塔对我下了死活不论的格杀令后，这下子那堆笨瓜可要对我另眼相看了。”莫然没有她那般紧张，年轻有活力的脸上反而充满另一份得意。

“小莫，他们想捉我回去我可以了解，但是你被处以死活不论的理由是什么呢？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从她对小莫素有的了解，羽衣不难猜出他惹了什么祸。

“坏事？我哪有。”莫然咧着白牙坏坏地笑。

“所长不会无故对你下格杀令，你老实说，你对他做了什么？”他愈是说没有的事情就一定有，羽衣按着他的双肩固执地逼问。

“那个啊？因为我把他户头里的财产全搬光了。”莫然撇过头，吊儿郎当地咕哝。

“搬光光？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他把视财如命的所长的钱搬光？难怪会引来杀机了。

莫然扳着手指关节冷笑，“谁教他在我要走之前带了一辈人挡住我的去路？我也不过是在临走之前看了他一眼而已。”算那个老头活该，敢拦他少爷的路就要留下拦路财。

“看了他一眼你再顺便读他的心？”“反正他爱研究我们嘛，临走前我也来研究研究他心底户头的帐号密码，出来后就顺便替他领光啦。被他关了这么多年，只拿走了他的棺材本，我算是很便宜的卖给他了。”他撇着嘴角瞄了羽衣一眼，被捉去研究所卖身这么久，他总该拿些酬劳，想白白的利用他？哼！那要看对方有没有那种智商。

“你还笑？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会朝钱的流向找到你？”羽衣激动地摇着他的肩，刀子都快架在他的脖子上了，他还笑得出来？“哎哟，士别三日，你的脑子长进了不少。”莫然笑讽道。在研究所里智商属超低的她能够想到这个问题，难得。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你就要大祸临头了。”还有时间取笑她？他不急，她都快急成热锅上的蚂蚁了。

莫然自信满满地挑高双眉，“我这个天才哪有那么容易被他们找到？那些钱我早就洗过好几手了，现在干净得就像张白纸，就算他们有通天的本领，短时间之内也不可能查出来。”他这颗智商两百的脑袋拿来做好事，可说是轻而易举，而且是再适合不过了。

“洗钱？钱可以洗？”听不懂的羽衣傻傻地问。

“我还以为外面的世界能对你的智商有些帮助；想不到牛牵到北京还是一头笨牛。

呆子，要洗钱的方法多得是，举最简单的例子，我不会叫提款机帮我洗啊？那老头的脏钱多得让我必须从北到南利用全省的提款机才洗得完！”莫然不屑地盯着她，决定把之前对她的称赞全部收回。

“你好聪明。”羽衣崇拜得不停鼓掌。

“终于知道自己笨了吧？”“我真的不笨……是你们太过聪明了。”被损得颜面无光，羽衣垂下头挫败不已地咕哝。“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我以为你会往上头飞找路回家。”莫然不关心她脸上的挫败表情，反而问她停留在此的原因。

“我……我撞到飞机……掉在这里的水池……”她细声细气地说明，并等待他另一波的嘲笑。

“撞、飞、机？”莫然不可思议地一字一字吐出。

羽衣将脸埋在膝盖里，羞愧得简直想挖个地洞钻进去。

“小笨鸟，你还是不会飞？”他拎起她的衣领，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

“天色暗嘛，一时没有看清楚那只铁鸟……”“所以就撞上了？笨女人，你‘丢人’丢到外头来了？亏你还长了对翅膀，可不可耻啊？我们这些没长翅膀的都比你飞得好！”他将她的行为视为奇耻大辱，冒火地大吼。

她身上的翅膀果然是用来装饰的，不会飞，长来要干嘛？“等伤好了以后我会勤加练习，尽可能学好飞行。”羽衣无地自容的忏悔着。

“你受伤了？”只听她说撞飞机，她没把翅膀拿出来，他倒没想到这一点。

“不碍事，就快好了。”羽衣笑道，很高兴他对她的关心。

“谁问你那个？我是想知道是哪个同情心过剩的人救了你、替你疗伤的？”莫然徐徐地扫她一眼，让她又把笑容收了回去。

“你怎么知道有人帮我疗伤？”莫然轻视地眯细了眼瞪她，“你以为你在对谁说话啊？”“小莫……嘴巴不要那么坏……”年纪小小却老会损人，聪明过度才使他鄙视正常人，等他长大后铁定会成个超级大恶人。

“以我的头脑和你的愚行来推断，你这个关在玻璃笼里的笨女人如果没有人收留，哪还能好端端地坐在这里和我说话？说，是谁？”莫然以改不了的恶毒口气推论道，她是笨，但他可不笨。

“他是我的……朋友……”提及聂少商，她颊上泛着两朵红晕。

“朋友？”莫然挑高了眉盯着她乍变的神情。

“嗯。”“那个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男人是你的朋友？”越过她，莫然的视线投在屋内的男人身上。

“他是，他心肠很好的。”羽衣强调道，不安地想聂少商是否又察觉她偷偷往高处爬了？“他对你没有别的企图？”莫然故意以冷淡的口气问。

“小莫！不许胡说。”难得生气的羽衣忍不住板着脸孔斥喝。

“你不一样啰！”他马上明白她的火气从何而来。

“我哪不一样了？”“要我‘看’出来吗？”莫然指着她的心问。

“小莫，不要随便偷看别人的心。”她连忙遮住胸口。

“原来如此。”遮也没用，莫然盯了她一会儿，贼兮兮地笑了。

“你又偷看！你……坏透了……”羽衣真的想痛骂他一顿，可惜本性过于纯良，懂得的骂人字汇也只有那几句而已。

“等你学会说脏话再来骂我，纯情圣女，你爱上凡人了吗？”莫然忽略她成不了气候的骂人台词，好奇的问。那个乎凡的普通男人有什么魅力能使她爱上他？“我哪有爱上他……”羽衣羞红了脸低声反驳。

“没有？”他拉高声调，敢怀疑他识人心的能力？“我……”生性就不知道该怎么撒谎，她只好点头默认。

“好啦，我帮你看看他的心，朋友嘛，不跟你收钱。”莫然拍拍她的肩，爬到屋顶边缘往屋里看，开始认真地辨识聂少商的心。

“你别偷看。”羽衣急急地拉住他，想阻止他偷窥。

“乖乖，你这只笨鸟运气还真不错，先是掉对了地方又爱对了男人，你有福了。”不消片刻，他已把聂少商的心看透了，莫然啧啧有声地赞道，她这只笨鸟还真会捡地方掉。

“你看到了什么？”羽衣马上停止了拉扯他的动作。

“他对你真是真心的，比起迟钝的你，他比你还早。”莫然回过头坐在她面前，不禁为屋里的男人感到悲哀，这个低智商的女人也可以让他爱得深深切切？没救了。

“什么比我还早？”羽衣喜悦又焦急地问。

“不、告、诉、你。”他食指朝嘴巴一画，封口似的卖起关子。

“说嘛。”迫切想知道更多的羽衣直缠着他不放。

“以后你就会知道，现在说出来就没意思了。对了，你最好和他离开这里，或者你一个人走。”他举手推开她的纠缠，脸色一变，正经八百地说。

“为什么要我离开这里？”“我能找到你，研究所的人自然也找得到。你该知道洛贝塔的手段，他不会放过私藏你、而且知道你秘密的人，不想连累他就早点走，如果你和他都舍不下对方的话，那就一块走。”如果研究所里

的高手倾巢而出的话，即使她藏得再好，终有一天也会被他们发现行踪。

“我没想过会为他带来麻烦。”喜悦乍然换成了浓愁，羽衣哑声低叫。

“你不是他的麻烦，他很乐在其中的……”莫然揉了揉她的发，语焉不详地留下这句话，然后站起身又走到屋顶的边缘。“走了，有空再来看你。”

“你要走了？你有落脚的地方吗？如果没有，我可以请他帮忙。”羽衣回神后问道。

“不用了，我还是一个人自在，何况我又没你那么笨。”以他的能力，要躲过研究所的大批人马还不容易？“羽衣！你又爬那么高，快下来。”找不到人的聂少商终于在屋外发现了她，气急败坏地在下头嚷着。

“你的保母情人在叫你了，你下去后……好好享受。”莫然在离去之前别有用心地看了聂少商一眼，刻意搂住羽衣，暧昧地在她耳边说了这句话，然后转身轻轻松松的跃下高楼。

“享受什么？小莫，你说清楚呀……”羽衣趴在屋顶上朝下对着在相邻大楼间跳跃的莫然喊着，但莫然没有答腔，脚下一步也不停地消失在暮色间。

“羽衣，过来。”搭梯子爬上屋顶的聂少商朝她勾勾手指，脸色不善地喊。

“我……我可以解释……”见他表情严厉，羽衣知道他一定会因为她爬这么高又生气了，于是讷讷地想说明。

聂少商没有一开口就找她算帐，只是以像喝过醋的口气问她——“那个男人是谁？”

第五章

“该换药了，把翅膀拿出来。”聂少商冷漠的拿出药箱，坐在床尾吩咐道。

羽衣听话的把翅膀伸出来，悄悄的回头觑看他生硬的表情。

自从她从屋顶上下来之后，他就一直维持着这副脸孔，冰冰冷冷的，不像他平时爱笑又温柔的模样，一个晚上几乎没跟她说上几句话，吃完晚饭后就关在房间里不理她，直到临睡前才将她叫进去。

“你在生气？”羽衣在换好药后收回翅膀，转过身子小心的问。

“我没有。”聂少商低头自顾自的收着药品，语气硬邦邦的。

“你有。”羽衣坚持地反驳。

“好，我有。”拗不过她，他干脆顺着她的话回答。

“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也保证以后不会再偷偷往高处爬，为什么你还要生气？”羽衣不明白，之前她再怎么不听话他都可以原谅她，可是这次他怎么会气这么久？“你爱怎么爬我无法约束你，但至少在你伤势完全复原前，考虑一下自身的安危，别让人担心。”他将药箱放回柜内，态度依旧冷淡。

“对不起……”“时候不早了，你该回房睡觉了。”他打开房门，示意她可以离开了。

“回房？我不能留在这里睡？”“今天天气很好，没有打雷。”他撇过头不去看她脸上失望的表情。

“为什么？以前不管天气好不好你都会让我留下来跟你睡，今天为什么要把我赶去别间睡？”羽衣走到他面前想看他的眼神，而他却将头抬得老高

故意不让她看见。

“以前我没考虑到男女有别。”聂少商对着天花板说出理由。

“你骗人。”羽衣咬着唇叫道。

“我承认。”他赌气的应着，低下头想让羽衣看清楚他脸上的怒气，不料才垂下视线，两眼便只能固定在她脸庞那不知何时流下的两行清泪上。

让一名天使哭泣使他觉得自己像个罪人，聂少商的怒气快速地被她的泪水冲散，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罪恶感，他叹息地搂她入怀，以温柔的拥抱着向她致歉，只是……她怎么愈来愈爱哭呢？下雨天她会哭，作噩梦时她哭，看电视时也哭，连看本剧情有些悲凉的书也会哭得像个泪人儿，而他今天只是想稍稍表达自己的情绪……她又哭了，聂少商无措地想，她的泪腺好象有愈来愈发达的倾向。

“我生气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又往高处爬。”他轻声解释道。自从收留了羽衣后，他才发现自己不仅怕魏北海的缠功，也怕女人的眼泪。

羽衣仰着犹带泪珠的小脸，等他把事情解释清楚。

“别哭了，我不是在怪你，其实……只是单纯的在吃醋。”他拭净了她的泪，老实地说出自己发脾气的原因。

“吃谁的醋？”羽衣不满的质问。

“那个和你一起站在屋顶上的男人。”她与另一名男子有亲密的接触，使他醋海生波，也使得他的情绪大吼，不知该怎么去处理胸膛里翻腾的妒意。

“我没有和男人站在屋顶上。”羽衣理直气壮地反驳。

“没有？那个头顶上有一绺白头发的男人又是谁？”还说没有？她明明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小莫，他不是男人，是男孩。”羽衣张着无辜的大眼迎视他眼底的怒意。

“谁是小莫？”聂少商捉住她的话柄，紧张地追问。

“和我一起被关在研究所里的朋友，他只是个十六岁的孩子。”羽衣为自己抱不平，只因为她和一个还不满十八的孩子在一块，就让她遭受一整晚冷冰冰的对待？孩子？聂少商眯起了双眼，“你和他一向都这么亲密？”“亲密？我们哪有？他只是来看我并且和我聊聊。”她一向都是这样和莫然说话的，那个莫然对她这个笨女人鄙视得不得了，她和他哪有可能产生什么亲密行为？“我的视力很好，他在临走前亲密的抱着你，还在你耳边轻声细语，你们研究所里的人都是这样聊天的？”在他面前对羽衣毛手毛脚，还用眼神给他一记下马威，这算什么普通的聊聊？“就为了这样……你生我的闷气？”羽衣不敢置信地望着他酸不溜丢又认真的脸。

“我说过我在吃醋。”聂少商不拐弯抹角地直接说明。

“你……坏蛋，我还以为你要把我赶出去了……”她抱着他又哭又笑，因为他的话心中感到既酸且甜。

“吃醋归吃醋，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了？”聂少商捧着她的脸问，他哪有说过这种话？“你的表情像。”板着一张臭脸活像她欠他八百万似的，她如何能不作如此想？“傻瓜，吃醋中的人哪能顾虑到表情好不好看？”他吻着她的唇，顺便也吻上莫然曾经贴近的耳朵，算是消毒。

“都是小莫那个坏小孩，他要走之前故意陷害我，还说要我好好享受……”羽衣怕痒地躲至他怀里，她现在总算明白莫然要她好好享受指的是什么了。

“享受什么？”“这个……”她红着一张脸支吾其词，总不好告诉他莫然

这么做是故意要让他吃醋的吧？“享受我的醋劲？”聂少商一猜即中。

羽衣只是笑着拉下他的头，兴高采烈的吻他。

“除了想让我嫉妒外，他来找你是为了什么？”他家屋顶上突然出现了个会跳楼而又摔不死的小朋友，这小朋友来找她一定不只是想引起他的嫉妒心而已。

“他来是想警告我，研究所已经派人出来找我，他要我躲好别让他们找到。”羽衣叹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外头一定有很多人等着要缉拿她回所。

“我问你，那个小朋友是怎么找到你的？”脑筋动得比较快的聂少商在她还在烦恼之时已经想到第一个问题。

“我没问他。”她不认为这个问题有必要去探查。

“你不好奇吗？”天地如此辽阔，这个小朋友怎么有办法从千万人群中找到她？“不会啊，小莫很聪明，本事又大，他想找我就一定找得到，这世上没有他不知道的事。”羽衣习以为常的说道。以小莫的能力，要找到她并不困难，天才嘛，做什么事都是轻而易举的。

她充满崇拜的语气让聂少商才消褪的醋意又升了上来。“你喜欢他？”“不要对我吃这种醋，他只有十六岁。”羽衣嘟着小嘴嚷道，虽然她很高兴他会吃醋，可是对方只是个小孩子啊！

“年龄不是距离。”聂少商可不这么想，以她的美貌，就算十六岁也可以成为他的敌人。

“我不会喜欢上小莫的，因为他总是叫我笨鸟、笨女人，而且还瞧不起研究所里所有的人，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我的好朋友。”那种天生就是天之骄子的人，能配得上他的当然也只有天才了，她这个笨女人哪有那种荣幸？“笨鸟、笨女人？这小朋友相当猖狂自大。”聂少商因为这些称呼而反感地皱紧了双眉。

“因为他智商高、本领强，所以他是那个资格对每个人都不屑，尤其是对我。”羽衣却是很认命，谁教他们俩之间的智商相差太远了？聂少商则是很生气有人这般贬损她。“他有什么本领？”“小莫不只智商高，还会读心术。”“读心术？你哄我？”聂少商的反应像是听到了天方夜谭。

“我不会说谎，研究所里什么人都有，他没有本领怎么会和我一样被关进去？而且他在屋顶上时就偷看了我的心。”她摇摇头，还举例证明小莫的实力。

“喔？那他看到了什么？”聂少商饶富兴味地瞅着她。

“他说我爱……”羽衣话只说了一半，连忙咬住舌头，免得自己泄了底。

“你爱什么？”聂少商领悟地看着她红透的小脸，搂着她的腰笑嘻嘻地追问。

“不能说。”她双手按着嘴不肯透露。

“那个小朋友是以何种方法读出别人的心？”“他用眼睛看一看就知道了。”羽衣有问必答地告诉他。

“那个小朋友没得到你的同意就偷看了你的心，那他在屋顶上时，有没有也不经我的同意便偷看我的？”回想着那少年临去之前古怪的笑容，聂少商拿出商人本色，不肯吃亏地盘问。

“对不起，我有阻止过他别那么做。”羽衣忙双掌合十地替小莫赔不是。

“他有没有告诉你我的心底在想什么？”聂少商柔情的目光在她的脸上

游移。

“一点点……”羽衣两颊生红地垂下头。

“他看出了我的心？对你的？”他抬起她的脸，细细审视她的表情。

“我……”脸上的红晕飞快窜烧，羽衣的表情自动回答了他的话。

“那个小朋友还会再来找你吗？”想不到他的心事全在那小朋友的两眼下走了光，他不甘心地问道。

“他说有空时会再来。”羽衣捂着火烫的脸颊回道。

“好，下次他来时告诉我一声，我要请他帮忙看看你的。”很明显的，她违反了公平法则，既然她有这种比雷达还好用的朋友，他也要借来用用。

“不可以！”羽衣急促地反对。

“你为什么怕我知道？”他低下头，眼眸中的光彩晶莹闪耀。

“没有啊……”羽衣燥热的退出他的怀抱，心虚地想避开他的探问。

“没有？”他拉高了眉峰看着步步后退的她，而后一个箭步上前，握住她的双肩将她固定。“来，站好。”他低下头平视她的眼，看了一会儿后又更往下地看着她的心房。

“你在做什么？”“看你的心啊！”聂少商扬起头，高深莫测地笑道。

“你也会？”羽衣吓得赶紧捂住胸口。

“别人的我看不出来，但是你的，我知道。”他胸有成竹地回道，拉开她护在胸前的手圈在自己的腰上。

“你知道了什么？”“和那个小朋友所知道的一样吧。”聂少商摸着下巴，投石问路的说。

“你……你全部都知道了？你也看得出来我爱上了你？”羽衣呆呆地任他把话套出来。

“羽衣，你真的不能怪那个小朋友老是叫你笨鸟，因为你太容易懂，而心事又太不会隐藏了。”聂少商乐不可支地把她抱在怀里又亲又吻，能够听到她这句话，那个小朋友的功劳不小。

连他也学小莫损她，羽衣恼火地挣扎了一下，“我要回去睡了。”“傻瓜，刚才我说的是气话，你还当真？”聂少商将她抱至床上，躺在她身边揽住她，不让她离开。

“是你要我回房睡的。”羽衣背对着他不肯理他。

“我不会再对你这么做，因为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我的比你还早，我得想办法让你对我的感觉一样多才行。”聂少商欢喜地看着她窈窕的侧影，缓缓品尝突如其来的爱情。

“比我还早？”一听到那几个字，羽衣连忙翻过身来。“小莫也这么说过，但他不肯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比我还早。”连话都说得一样，看样子他好象也真的会读心术。

“那个小朋友是否对你说过不告诉你？”聂少商似与小莫心有灵犀，揣测得完全正确。

“你怎么知道？”“因为他要你慢慢体会，而且有些话还是当事人亲口说出来比较好。”聂少商以唇封住她那令人钟爱的唇。

“什么话？”她的唇犹在颤抖，舌尖的甜蜜感久久不散。

聂少商接着她与她眉眼齐对，不期然地开口道：“我爱你。”“我……知道。”她的眼眸没有闪避，坦然地接收他席卷而来的一切。

“小傻瓜，这三个字就是全部的答案。从第一次见到你时，我便知道我

在等待的就是你。”他靠着她的额头款款述说，自她踏月而来的那天起，便注定了他一世的钟情。

“真的？你不介意我和一般人不同？”太过容易得到的幸福，反而让羽衣觉得不踏实。

“你呢？你介意我没有和你一样的翅膀吗？”他打趣地反问。

“不。”“你知道爱情、我知道爱情，这样就够了。”聂少商看着她静静地

说。

“我明白。”他眼中那唤作爱情的水泽摇摇摆摆地盛载着她，化作一条蜿蜒的水流冲出他俩生命的缺口。

她忍不住热泪盈眶，更加贴进他，仔细聆听心跳的声音。

“北海？”刚从超市采购完毕，聂少商提着两只巨型的塑料袋，在公寓前的小巷子里遇上了守株待兔的魏北海。“臭小子……”魏北海掷下手中的烟用力踩熄，地上已经积了数根相同长度的烟屁股。

“这个时候你不上班来我这里？公司倒了吗？”他计算着地上的烟蒂，心想北海可能已经在此地等他许久了。

“没倒，我翘班。”魏北海气呼呼地挡在他的面前。

“这样不好喔，不怕上行下效？”聂少商绕过他，继续前进。

“我就是效法你的。”他拉住聂少商的手臂，差点害他手上的袋子掉落地面。

“北海，我在休假，没翘班。”聂少商拿稳袋子，以平和的语气告诉他。

“还休假？我们说好只有一星期，你却休了两个月的长假，我今天是特地来逮你这个逾假不归的老板回去上班。”魏北海愠火地看着他的闲适样，放了他两个月的鸽子，还敢说尚在休假？“我现在不能回去，即使回去了，我的心也不会在公司，再让我多休几个星期，算是我帮你解决韩国那件事的报酬。”聂少商请求道。

“再几个星期？你真的想预支光我欠你的人情？”“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你欠了我这么多年，我这次把它一次用完，以后你就不用担心我会再向你勒索了。”善有善报，想不到多年的行善竟然可以成全他的情愫，也许他对魏北海所做的善行就是为了衣羽的到来而准备的。

“你已经在向我勒索了。”魏北海很怨、很不平地瞪他。

“我知道，请你帮忙。”聂少商笑着推开管理室的大门。

魏北海跟在他的后头闷叫着：“有什么事会比上班赚钱更重要？”“有，她比一切都重要。”他慢慢地走至电梯前，清晰且确定地回道。

魏北海在他按下电梯前将一份报纸硬塞入他的怀里。“这个也很重要，我认为你应该知道这件事。”聂少商读完上头的新闻后无动于衷地摇摇头，“聂怀楼的事与我无关。”“再怎么说是你的父亲。”魏北海抢过他手上的一只塑料袋，让他空出一只手拿好报纸，要他把报上的内容读仔细，不许他草草看过。

“别对我念经好吗？”聂少商将报纸放入袋里，抬手按下电梯。

“十多年了，你总要去面对。”魏北海不放弃地劝道。

“北海，把东西拿好，千万别掉了。”他不想看好友希望他与聂怀楼修好的表情，于是扬着头看电梯一格格往上跳的红灯。

“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囤积粮食啊？”魏北海气极地拿他买的東西出气。

“这样可以减少我出门的次数。”只要他少出门，就可以减少羽衣若往高处攀爬的机会，她也可以有更多学习知识的时间。

“少商，你买这个东西？”魏北海拎起一包卫生棉，惨绿着一张脸问他。

“日常用品。”他回头看了一眼，尴尬地答道。

“这个是你的……日常用品？”“不是我要用的。”聂少商红着脸澄清，天晓得他在超级市场买这包东西时，费了多大的勇气来面对四面人方涌来的好奇目光。

“那你买给谁？”“我的同居人。”瞒不住他，聂少商只好坦诚。

“你什么时候和女人同居了？”“中秋节那天起。”“果然。我就觉得你从中秋过后便有问题，突然跑来公司教我买一大堆女人用品和奇怪的书籍，接着又翘了两个月的班，原来是养了个女人。”魏北海阴沉着脸细述他的怪异行径，当自己一个人在公司里忙得死去活来时，他竟逍遥的与女人厮磨在一块？“北海，别用‘养’这个字眼，她是人不是动物，请你尊重她。”聂少商跨出电梯时叮咛道。

“她是谁？”是谁有本事可以让这小子甘心结束孤独生涯？“我家到了，谢谢你帮我提这些，再见。”聂少商不回答，拿回他手里的塑料袋放至门前，摸索着钥匙开门。

“不请我进去？”“不方便。”他停止旋转钥匙孔的动作回身睨了一眼。

“什么不方便？我出入你家就像进我自家的厨房，什么时候起我不能自由进出了？”魏北海敏感的堵在门前。

“从她住进来起。”贸然就这样让他进去，只怕会吓着了羽衣也会吓坏了他。

“她到底是谁？”魏北海的耐性尽失，不把使聂少商罢工的凶嫌揪出来，他誓不罢休。

“一定要知道？”聂少商瞅着他执着的眼神问。

“我今天就要弄清楚。”“好，吓到我不负责。”他打开门。

“女人有什么好怕？她在哪里？”魏北海进屋后就东望西瞧地找人。

“我出门时她还乖乖的在看电视。”拎着东西进来的聂少商望着空无一人的大厅。

“人呢？该不会是见不得人吧？”魏北海轻蔑的撇撇嘴角。

“北海，去帮我拿梯子。”他马上想到羽衣不在室内的唯一理由，立刻他放下袋子对魏北海指示道，匆忙推开落地窗往阳台跑。

“拿梯子？你去哪里？”魏北海莫名其妙地照着他的指示去找梯子。

聂少商跑到屋外后两眼便往屋顶上搜寻，果然找到了那名爱往高处爬的惯犯。

“羽衣，下来。”他捂着额在下头大喊。

又被当场逮到的羽衣听到他的声音先是吃惊得两肩一抖，然后暗暗地吐舌，转过脸对他甜蜜一笑，“你回来啦。”“又往上爬，爬到高处真有那么好玩吗？”聂少商对羽衣这类无法克制的举动已不像初时那般紧张，只能又气又无奈地接受高度对她有无比吸引力的事实。

“我在看天空。”羽衣指着天际，双眼充满迷思。

“少商，你要的梯子。”扛着梯子走来的魏北海将它交给他。

“谢谢。”聂少商接过铝制梯子，熟稔地将它架上屋檐。

“那个美女想不开啊？爬那么高不要命了吗？”魏北海终于看见在屋顶

上与聂少商对话的女人，惊艳之余不免替她的小命担心。

“相反，她正玩得很开心。”聂少商很无力地垂下肩膀长叹道。

“她如果跌下来，你可能没办法将她拼回原样。”衡量过美女与地表的高度之后，魏北海在他耳边提醒道。

“羽衣，现在就下来。”聂少商朝上喊着。

“好嘛。”羽衣站起身，拍拍身后的灰尘亮出她的翅膀，从容地借着风力降下。

“我放了梯子。”聂少商指着铝梯看向她。

“它不方便。”羽衣皱皱鼻子。

“伤没好就用翅膀，真不懂得爱惜自己，我看看。”他小心的拥着她，关怀地检查她的伤口。“不是很痛，我不要紧。”羽衣踮起脚尖在他唇上飞快吻了一下，而后发现他身后的陌生男子，“他是谁？”“我的朋友魏北海。”她的伤口透出血丝，聂少商摇头叹了一口气后向她介绍，并且转身看向魏北海。“北海，她是羽衣……北海，你还在呼吸吗？”魏北海呆若木鸡的表情像是已经窒息了。

“她有翅膀……”魏北海背部紧贴在墙面上，瞠目结舌地指着羽衣。

“北海，我知道你很吃惊，但你毋需那么激动。”聂少商试着要他镇静，他就是怕羽衣会突来这一招才不想让北海进来。

“他还好吗？”魏北海的反应使羽衣胸口涌起一股尖锐的刺痛感。

“他会习惯的，你先进屋去，你的伤口又被你扯开了需要上药。”他没看见羽衣眼底的疼痛与失望，吻吻她的额后催促她进屋。

在羽衣走入屋内后，魏北海急急地将他拖至阳台边。“少商，那女人的翅膀是真的？”“真的。”他就知道魏北海一定会这么问。

“这种女人你也敢和她同处一室？你的包容力太强了吧？她不是正常人，她是怪物——”魏北海大惊小怪地吼叫，聂少商立刻一手掩住了他的嘴。

“请你把她当成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看待，除去那双翅膀，她与大街上行走的那些人无异，只是个平凡的女人，把你讶异和歧视的表情收好，别让她看见，她不是你眼中的怪物，我不愿她因为你的话而感到伤心，更不愿意因此破坏了我与你的友情。”他忍着怒气一一说明，北海这段话的音量太大，他怕羽衣听见了会伤心难过。

“对她？你玩真的？”魏北海惊见聂少商不曾显现的忧虑和恐吓，不禁失声叫道。

“一生一世。”他以简短的四个字明白地回答。

“她到底是什么？”魏北海虽认为她可能是名天使，却不愿意承认世上有这种人物存在。“天使，你必须相信。”“天使？”魏北海一直不变的理念在聂少商强硬的语气下变得薄弱。

“她是，中秋那夜她自天上落下，从那天起，这些花不分季节地盛开不曾谢过。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她为何会有那对翅膀，以及我屋里屋外这些奇怪的异象，但我知道，有她的地方就像春天，她温暖了我居住的世界也温暖了我，所以我只能选择相信。”聂少商指着阳台上盛开不凋的花朵说道。

“她来自天堂吗？”魏北海也只能选择相信他。

“以前是，但她在人间迷途了十年，想不起回家的路。”看着天使为他带来的空中花园，聂少商的眼神变柔了。

魏北海的表情突然变得凝重，“她坐在屋顶上是为了什么？”“望天空，

看天堂的方向吧。”他随口答道。

“少商，趁你对她还没有陷得更深之前撒手吧。”魏北海更加紧张不安地劝他。

“我不会放开。”聂少商激动地强调。

“也许你没有考虑过，但她是名天使，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希望见到你心碎，听我的话，把心收回来。”听完了聂少商这段感情根基不稳固的爱情故事，他语重心长的要好友将已释出的爱收回。

“她不会使我心碎。”聂少商无法明了好友的好意，也不愿答应。

“你说她是天使，不要忘了，你和我一样只是凡人。”魏北海喟叹道，好不容易聂少商才寻着了她的幸福，谁知老天却有意与他开玩笑。

聂少商以坚毅的眼神告诉他：“这不会影响我们之间。”“虽是不会，可是她总有一天会回去天堂不是吗？不然她坐在高处望着天是为了什么？”魏北海见他如此固执，不得不出口将他敲醒。

“她在看回家的路？”他蓦然觉得寒冷。

“即使是迷途，一旦她想起了回家的路，她仍旧不会驻留人间。”魏北海别过脸不忍地说，他的话消失在风中后烙印至聂少商的心头。

“为什么？”聂少商按住他的双肩极力地摇晃，用尽气力的想否认。

“你不是研究过什么是天使吗？天使是神的使徒，他们服侍于神，各有职责、使命，当神召唤她回去时，你收不回来的感情又该怎么办？”魏北海紧握着拳头强迫自己说出口。

聂少商的心冻住了，像陷在阴暗又潮湿的深坑里，再也跳动不了。

“醒醒吧，只要她是天使，那代表……她永远无法属于你。”魏北海艰涩无比的再度启口，抖瑟的话语将他重重打落地狱。

灵魂被撕裂的声音划过聂少商的耳际，他脸色苍白，如遭重击，脚步踉跄的退至阳台边缘，两手紧捉住栏杆努力地支撑着自己。

其实他知道羽衣爱接近天空的原因，他也了解羽衣想回家的渴望，但甜蜜的相处告诉他不要去想，不要去想那一直存在并会来临的事实，他不希望羽衣太快揭开谜底，使她必须在他和天堂之间做选择，面临两难。但他不明白，他只想完整地为她释放爱情，为什么却不能拥有一份无惧无疑的爱？在混乱复杂的思绪里，古人曾说过的一句话，使他心底的沉痛更增添一分——“独莫凭栏，天泽浩漫，别时容易相遇难。”连上天也要与他争夺，为什么他不能拥有一名爱他的天使？

第六章

羽衣披着长长的被单，赤脚走过黑暗的客厅，推开通往阳台的落地窗。在一片盈满月华的平台上，聂少商正躺在池边的躺椅里，望着月亮冥想。

她站在池的另一端，隔着莲、荷及芙蓉等花朵注视他，乌黑的长发在月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聂少商在想换个姿势时，意外的发现她的存在。“你不是睡了？”“找不到你，我睡不着。”缺少了暖源，冰冷的床畔无法使她入睡。

聂少商痴迷地看着她美好圣洁的模样，此时此刻的她如临水顾盼的天

仙，花朵也要在她的美姿下相形失色。

羽衣低下头看着水里的倒影，“一个晚上你都很沉默，有什么事困扰着你？”“你今天从屋顶下来后也很少说话。”聂少商清了清思绪，也对她投出相同的问题。

“我想，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有心事，一直搁在心中，所以才都会睡不着。”她沿着池岸来到他面前，长长的被单被拖在身后。

“今晚月色这么美，我们谈谈好吗？”他让出了躺椅的空间，伸出手邀请她。

“好。”羽衣将被单交给他，躺在他怀里枕着他的肩窝回道。

“女士优先。”他拉好被单覆住他们俩，感受着两人密密贴合的亲近。

“你……还记得你朋友看我的眼神吗？”她犹豫地问。

“你说北海？”“不管是你的朋友或是其它人，在他们眼里我并不是普通人。”能够这般接纳她的人也只有他了，这个世界的人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看待她呢？“所以？”“我永远无法与你站在相同的一端，离开研究所后我才晓得，这个世界不会接纳我的。”她没忘记魏北海眼中的惧怕，只因为她的外表、因为她与世人的不相同。

聂少商低头吻着她被夜风吹凉的唇瓣，“你在别人眼中是如何并不重要，你在我心底的样子也不会因此而改变，你就是你，与普通人不相同又如何？对我来说，你是与我站在同一个地方、独一无二的女人，是我的天使。”“你会这么想是因为爱情左右了你的思考，因为你不想让我伤心。”羽衣用手指画着他温暖的唇。

“不是这样的，你换个角度想，你的朋友呢？他们把你当成异类吗？”他辗转吻着她葱王般的手指。

羽衣摇头，“他们不会。”“为什么？他们也被爱情左右了吗？”他抵着她的手心轻笑着。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很特殊，而且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与她是站在同一个起点进而相知相惜的。

“每个人都有他们不平凡且特殊的一面，也许是外表又或许是内在，虽不是每个人都能显现出来，但我们都是用最真的一面来面对自己，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生存，如果这世上的每个人都相同，那么世界岂不是太无趣了？”

“话虽没错，可是我宁愿和其它的人一样，少些不平凡。”她情愿像个普通的小女人待在他的身边。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你的不平凡才能促使你我相遇？”他虽是这般说，心头的暗影却让他不得不去想，也就是因为她的不凡，他才必须承受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她的恐惧。

“没错。”羽衣窝在他的怀里笑了。

“你只要做你自己，没有必要跟每个人都一样，我爱的只是你，你不是其它的人。”每当他能够像这般拥着她时，他便会忘了她的来历、她的与众不同，在他心中他们只是一对相爱的伴侣，而她不是天使。

“这样的我能令你爱、令你快乐？”她攀紧他问。

“爱情哪有那么多规则？当然能。”若能有遵守奉行的法则，那翻腾在情海里的人们不都要照着前人的足迹前进，照本宣科？而他又怎么会爱上一名唤作天使的人儿？“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你的眼底除了快乐之外还藏有许多的忧伤？”他的胸膛里有着感伤的情绪，它告诉她，他的忧伤远比快乐还要

多。

聂少商环抱着她坐正身子，看着月下的莲荷回道：“花无百日红，我怕我的快乐无法持续到永久。”“为什么不能？”羽衣觉得他的胸怀变得僵硬，不禁抬起头想看清他脸上的表情。

“世事变化莫测，只怕我们都无法掌握，到时会身不由己。”当神召唤她时她能拒绝吗？那一天会在哪一日来临？明天或是明年？“不会的，你说过我们不会变，难道你对我没有信心？”羽衣握住他的手急切地说。

聂少商指着倒映在水面上的明月叹道：“你看，当月亮映照在水面上时，看起来像是可以用双手将它掬起似的，可是我却不能去碰。”“为什么？它是那么的近。”水中的月亮伸手可及，她不解地问。

“因为一碰，它就破碎了，就像以后的你。”他们的爱情会因为一件事支离破碎，让他们的心再也聚不拢、缝不合。

“以后的我？为什么？”他奇怪的话语促使她心生不安，禁不住拉着他仓皇追问。

“即使如此，我还是想将它捞起、想触摸水中的月亮、想将它永远目在我的手中，不让它再回天上去。”聂少商兀自低喃，而后捧起她的脸，恣意地与她的唇舌纠缠，狂猛的情火骤然熊熊燃烧，双唇流连徘徊在她的唇间、颈间，火舌不停止的延烧，直到她无法喘息。

“少商？”羽衣在情潮淹没理智之前虚弱地喊。

“你本是遥不可及的天使，却不知何故遗落在人间，初时，我当你是个渡人的天仙，以着我若无法为你建一座庙，就为你献一炷香的心态收留你，渐渐的，在品尝了爱情之后，我有了更多、更大的渴望，想永远留住你的念头在心底无限制地膨胀，可是这一切终究要成为奢望。”他苦涩地笑道，摸着她因吻而艳红的美丽容颜。

羽衣激动地捉住他的手，“你为什么这么想？”“我也不愿，只是当你想起了回家的路后，天堂和我之间你将要如何抉择？”聂少商力持沉稳地问出疑惑。

“我……”突来的冲击使羽衣怔愣住。

“我明白你想回家的心情，当你回去天堂后，你还会记得留在人间的我吗？也许这就是碰触了那颗月亮的责罚，往后我必须留在人间苦苦思念，独自回味你曾停留在我身边的这段时光。”他柔柔地触摸着她的五官，想将她的容颜深刻地烙在脑海，怕会将她遗失在时光的洪流里，最后不复记忆。

“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个天堂究竟在哪里，更不记得以前的事，你怎会知道我会那么做？”羽衣猛烈的否认，不甘于化成他记忆中的一部分。

“总会有那么一天的不是吗？即使不知是何时，我们都必须去接受这个事实。”痛楚强烈地绞扭他的心。

羽衣冷静了下来，凝神倾听他的话，眼睁一瞬也不瞬地看着他痛苦的眼，而后开口，“如果那天迟早都会来临，那么我会选择留下，我选择你。”既然命运安排了他进入她的生命，那她也有权支配自己的情爱，不许命运再去动摇更改。

“你不想回去天堂？”他从没预想过她会如此回答，一时间，原本逝去的期盼蓦然重生，紧紧牵引着他每一根神经，使他只能愣愣地看着她。

“你认为天堂该是什么样的地方？”她吻着他的唇问道。

“纯净、幸福、和乐的美好世界。”聂少商不确定地说着从书中得来的印

象。

“如果天堂真是像你所形容的那样，我想我就不必回去了，因为我正在天堂里，那个地方所拥有的一切，我现在都有，因为你已经给了我。何况人间也很好啊，虽然没有亲人，但我有朋友，而且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你。”羽衣绽着笑，心似澄净无云雾的夜空，没有一丝的迟疑。

“你因为我所以想要舍弃属于你的家乡？”他几乎无法抑制心中汹涌的波涛，狂喜淹没了他。

“不，我没有舍弃，因为没有你的地方不是天堂，没有你，我不愿回去。”羽衣按着他的唇倾诉道。他以千万缕柔情缠绕着她，离开了他，她上哪儿才能再觅得这样的爱？“有你这句话，即使日后你可能会身不由己，我也心满意足。”聂少商动容地拥住她，不再与上天争，即使她终将离去，他也一世无悔。

羽衣栖息在他的肩头望着天上的明月，“我在想，当我从天上掉下来时，我就已经找到回家的路了。”她犹远不可及的梦想原来近在咫尺，就在他的身上。

“让我来当你的天堂，为你组织一个家，这样你就不会再迷途。”他紧紧地搂住她，埋在她的发际呢喃。

“家的成员就只有你我？”羽衣感到可惜。

“你觉得人数太少？”聂少商放开她问。

“不是，我是想问你的父母呢？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一个家当然会有父母，他怎么忽略了他们？“我母亲在我年少时就去世了。”聂少商眼神空洞地说。

“那你父亲呢？”“他在另一个家庭里，我和他离得很远、很远。”想起聂怀楼，他便觉得心冷，因此不愿说得太多。

“为什么不把他找回来？”如果距离是他和父亲分散的原因，他为何不主动把距离缩小找回父亲？“我应该吗？”他将她搂回怀里，希望她能驱走聂怀楼带给他的寒冬。

“我虽不懂亲情的温暖，但我想那一定是人间的至宝，亲人能在你最需要时提供你倚靠、给予你无私的爱，能够拥有这种情缘是最美好的一件事，你应该去追求的。”羽衣鼓励道。

“没有追求的必要，我已经习惯了。”事隔多年，所谓的亲情他已将它尘封，埋在过去里，他已经离开了那纠缠他的牢笼。

“习惯了什么？习惯了孤独还是寂寞？”她似是看透了她的灵魂，语气萧瑟地问。

“你怎会这样想？”他将她习惯的一切逐字说出时吓着了，聂少商想掩饰的反问。

“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因为再怎么伪装都骗不了自己。”羽衣声调哽咽，她也懂得这种痛彻心扉的哀伤。

“你对亲情了解多少？”“不多。但他们告诉我如果不能正视自己在情亲这方面的问题，那么灵魂里的那一份空虚一直都会存在，永远填不满，如果用其它的事来替代，像是忙碌、爱情等等，它还是会悬在那里，等着你心灵脆弱时再跳出来，除非你能找到平静，而我希望你能得到那份平静。”羽衣一反平时的迷糊侃侃而谈。

聂少商震慑地聆听她所说的每一句话，仿佛听见了心灵想疗伤止痛的呐喊，被她创出的陈年伤口像又被她细细地包扎，期待慢慢地愈合，然后去找回被他放弃的亲情。

过多的疲惫和沧桑使他的顽抗止步，要求他也去寻找回家的路。

他吸纳了她的话后，嘴角泛起笑意，“谁教你这些道理的？”“小莫。”这是她旁听小莫对别人念经时学来的。

“又是那个小朋友，难怪你能说出这些话来，他可以改名叫神通或大师了。”怪不得曾说出大道理的羽衣口才变得如此好，原来又是那个小朋友教的。

“哈啾！”月已西斜，羽衣不敌深重的露气，频频打颤着。

“夜深了，我们回屋里去，免得你着凉了。”他用被单将她仔细包里好，抱着她往屋内走。

他将她抱回房安顿好后，转身又要出去。

“你还不睡？”羽衣指着身边的空位问道。

“你先睡，北海今天拿了个东西给我，我看完了就睡，晚安。”他俯身吻了下她的额。“晚安。”聂少商在她睡着后，回到客厅的黑暗角落静坐了好长的一段时间，直至西斜的月光洒至屋内，拉长了他的影子，他才起身走至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魏北海交给他的那份报纸，用心的阅读。

“小懒虫，醒醒，我们到了。”聂少商在将车子熄火后，拍拍羽衣的脸颊唤道。

“到了？”羽衣揉着眼睛，觉得自己好象正坐在摇篮里飘浮。

“你看起来糟透了。”他替她解开安全带后，将她揽在身上，看着她苍白的面容。

“我不喜欢坐车，好象被关在会动的笼子里，害我又晕又想吐。”车窗外快速倒退的景物让她头昏眼花，车里的空气又不好，如果下次要出门，她宁愿用自己不管用的翅膀也比忍受这种滋味好。

“忍耐点吧，这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之一。”聂少商轻吻着她的唇，希望她的脸色能因此而红润些。

“它没有翅膀好用。”她合作的勾着他的颈子边吻边说。

“我知道。”替她整理好长发后，他下车为她开门。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羽衣站在车门边望着马路对面那栋高耸的商务大楼问。

“寻找我心灵的平静。”聂少商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小心地扶她过马路。

“为什么要带我来？”他的用意是想叫她来帮他找吗？她又不曾来过这个地方。

“我希望你能在场，如果没有你，我不会有勇气。”聂少商在走向服务台前对她说道。一周前，她在月下对他说的话，给了他来此的勇气，他希望羽衣能在他身边支持他把这件事完成。

“先生，请问您找哪位？”嗓音甜美的服务小姐摆出职业化的笑容问道。

他深吸了一口气后开口，“聂怀楼先生。”“请问您有预约吗？”服务小姐依照着公司的程序问话。

“没有。”选日不如撞日，他不想头疼地去做一大堆心理准备后才来此地。

“很抱歉，您没有事先预约的话——”当服务小姐正想婉拒时，聂少商打断了她的话。

“麻烦你告诉他，我是聂少商，我想他会见我的。”聂少商笑着，心想只怕服务小姐一报出他的名号，楼上聂氏父子的心头马上就会大地震了。

“您稍等……”“谁是聂怀楼？”羽衣拉着他的袖子悄声询问。

“我父亲。”他低下头在她耳畔小声的说。

“你找到你离家很远的父亲了？”他所说的很远原来就在同一个城市里啊？“这是你的功劳。”他吻吻她的俏鼻笑道。

通报完毕的服务小姐恭敬地看向他，“先生，聂先生请您直接上楼。”“谢谢。”聂少商带着羽衣进入电梯后，觉得羽衣愈来愈无力地倚在他身上，不禁担心的问：“羽衣，你不舒服？”“嗯。”她攀着他的手臂回道。才坐完车又坐电梯，使她从头到脚都觉得不对劲。

“少商！”守在门口等他的聂少庭在他们一出电梯后便兴奋地喊道，他原以为这辈子再也无缘见到这个弟弟了。

“好久不见。”聂少商对着与自己长相有点相似的大哥微笑道，跟着他进入办公室内，即使是出身不同，这个哥哥还是像以前一样欢迎他。

“你怎么会来……”聂怀楼颤巍巍地看着数十年不见的儿子，仍不能相信自己的双眼。“稍后再谈好吗？她不太舒服，能否请你帮她找个休息的地方？”聂少商转头对聂少庭说道。羽衣的脸色真的很不好，需要找个地方躺下来休息。

“当然可以。”聂少庭也注意到他怀中美人似有不适，于是按铃召来女秘书。

不一会儿，女秘书出现在门口。聂少商欲将她交给女秘书时，羽衣害怕的拉着他的手，“你要去哪里？”“我哪都不去，你先去休息一会儿，等我和他们谈完话就过去找你。现在让这位小姐带你去睡一会儿，好吗？”他轻轻拉开她的手，明白她身处在陌生环境时的害怕，连忙向她保证道。

“好。”羽衣信任的点点头，随着女秘书至另一个地方休息。

聂怀楼在羽衣离开后，以着无比愧疚的语气开口，“你……好吗？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我很好。”正对着聂怀楼时，他发现曾经起伏不定的情绪都在这老人的眼里得到平息，连那囤积多年的愤怒，此刻竟也几乎无法完整的回想起来。

“当年是我对不起你……”听见聂少商淡然的回答，聂怀楼满布风霜的脸更像是忍耐着极大的痛苦。

聂少商深吐出一口气，“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想谈往事，也不是想向你讨回些什么。”他若要得到聂怀楼的忏悔，早在那年聂怀楼对他伸出双手时，他就已经得到了，今日又何苦来跑这一回？“那你找我们是想谈什么？”聪颖的聂少庭为免父亲又像当年一样气走了聂少商，连忙在老父开口前问道。

“一星期前，我听说你们财务方面出现窘境，就快破产了，我就是为了这件事专程来找你们的。”魏北海拿给他的报纸头条新闻就是聂怀楼的公司濒临破产的消息，多亏有这位爱管闲事的老友，不然他还真是找不出来看他们的理由。

“你会不会是……特意来看我们出丑的？”聂少庭听了，一颗心沉沉地往下掉，难道说聂少商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报复他父亲？“我没有这种心态，

不会落井下石。”对于聂少庭的怀疑，聂少商很有君子风度的回答。

聂少庭的眼神又亮了起来，“那你是来？”“来和你们谈谈你们的经营状况。就我所知，你们若还不出银行的欠款，这家公司很快就会倒闭。”读完那篇报导后，他才知道自己刻意不去关心的他们有了如此重大的危机。

“我已经出售股权了，也许这么做会使这家公司易主，但至少它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不至于倒闭，不会连累到所有的员工。”聂怀楼颓丧地说，连在一旁的聂少庭也沉默地低下了头。

“我知道，这就是我来找你们的原因。你出售的股权我已全部买下，所以我是以公司股东的身分来见你们的，你们欠银行的钱，我也全数还清了。”从他读完报导后的那个星期，他可是一刻也没问着。

“你都买下？为什么？”聂少庭不解，同时也怀疑他是否有财力买下那些数目庞大的股票。

聂少商嘴角勾出了一抹笑，“以防这家公司流至外人手里，我希望它还是属于你们的。”“你已经有了那大半的股权，这公司怎么还会是我们的？”聂怀楼疲倦地摇头。

“因为我要把股权还给你。”他将手中的公文包放在聂怀楼的面前。

聂怀楼怔然的望着他，“还给我？”“就当我是在尽一点人子的本分吧。”他耸着肩，打开公文包拿出里头的文件放在桌上。

“人子？你肯……肯承认我是你的父亲？”聂怀楼突地握住他的手，对于他的话，惊愕得不知所措。

“你本来就是。”聂少商好笑的看着他的表情。

“你……不恨我？”聂怀楼缓缓撤开了他的手，内疚地垂着老脸不敢直视他。

“恨？恨是种毁灭性的情绪，这种情绪积压太久会对自己造成伤害，我还想好好过日子，即使曾有，时间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也该消失了。这些权状你拿回去，好好重新整顿公司，它一定可以东山再起的。我已经办好过户手续了，现在只差你的签名。”有了羽衣后，他不想再经历或重温那种可怕的情绪。他拿起桌上的笔交给父亲，要他完成最后一道手续。

“少商，你哪来那么多钱将它买回来？我们又该怎么还你这份人情？”聂少庭不清楚他的财务状况，深怕他们会因此拖累他，也怕他们一时之间还不出那么多钱。

“只是举手之劳，细节就别问了，那些款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还不还不重要，别挂在心上。”他清朗的笑道。

“那不是一笔小钱，当然要还你。”聂少庭执拗地说。这个多年不见的弟弟一来就送上一大笔钱解除他们的危难，还要他们别挂在心上？他怎么也不肯答应。

“为什么？为什么你愿意这般帮我们？”聂怀楼拿笔的手无法遏止的颤抖着，迟迟无法下笔落款，转眼间，笔从他的指间滑下，滚至桌子的一旁。

“因为……你们是我的家人。”聂少商释然的脸上泛着笑，替他拾回笔，重新放在他的掌中。

聂怀楼眼眶淌出泪水，“你怎么能够这么宽怀无私？这些年来我不曾求过你的原谅，甚至不曾为你做过什么……你怎还能不计前嫌，在我最困难时拉我一把？”往昔的愧疚无时无刻不深植在他心中，而这个流落在外、生活最苦的儿子怎能这样云淡风清的看待一切？“如果能选择偿还的东西，我倒

希望你还给我的不是钱。”如果他们一定坚持要还的话，他有比金钱更好的建议。

“你想要什么？你说，只要我们做得到的一定给。”一直希望聂少商开口要求的聂少庭振奋地允诺。

“我要你们的亲情。”聂少商看着他们仓皇的脸孔温和笑道。他大费周章的替他们摆平这件事，只是单纯的想要这个。聂少商简单的要求，使聂怀楼更是自惭形秽。“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是我害苦了你和你母亲。”“我母亲在死前曾经对我说，你给了她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她从不后悔，那段短暂的爱足够她抵挡数十年的清冷孤苦。

死去的她都不记恨了，现在的我又有什么资格来恨你？别说什么原不原谅，都过去了。”聂少商按着父亲的肩，将他从内疚里拯救出来。现在他终于能体会母亲不怨情伤的原因了，因为生活的方法有很多，母亲选择记取甜蜜和欢笑，而不是储存辛酸和泪水。

“我对不起你们母子……当年如果我……”聂怀楼流着泪，哽咽得语不成句。

“若你成全了我们母子，那不是要辜负另一对母子？当初无论你怎么选择，都会伤害到另外两人，如果能够重来，相信我母亲还是会选择默默退出。已做过的事没有必要后悔，我母亲并不怨你，她明白你的痛苦。”不管当年他顾全了哪一方，总有另一方会被牺牲，既然已是无法更改的往事，那也就只能让它过去，再多的自责也换不回已逝的时光。

“少商，十几年前你为什么不肯跟我们走？”聂少庭不曾忘记那个当年在母亲灵堂前深深叩拜、又毫不留情驱逐他们的那个男孩。

“那时我只是个孩子，心底又怨又恨的，怎可能跟你们走？”他拨着头发笑道。

“现在你又怎么会改变了？”“因为她，我才有勇气面对过去的包袱，是她引导我来此，放下心中的负担，让我、让你们走出来，找回自己的家人，让一切从头来过。”聂少商安详地谈着那名让他心灵悸动、卸下枷锁的女子。

“她是谁？”“和我一起来的女子。如果你们想感谢的话，要谢的人应该是那名天使。”聂少商指着门外说道。

“你的眼光很好，她的确像个天使。”聂少庭对羽衣是既赞赏又有着无比的感激。

“谢谢。她叫羽衣，今天我来找你们不只是想帮你们解除财务危机，我还另有一事相托。

羽衣她一直很想能拥有家人，享受家庭的温馨，而我的亲人又只剩下你们，为了实现她的愿望，我只好来找你们帮忙了。”羽衣的心愿就是他的心愿，既然她想要一个有亲人的家，他很乐意为她达成。

“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聂怀楼与聂少庭忙不迭地同声询问。

“有句话……因为我不曾说过，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怪异的话，请多多包涵，我想以后会念得顺一点。”聂少商犹疑了许久，不自在的看着他们。

“什么？”“爸、大哥，你们愿意让我重新归队吗？”他清清浓浊的嗓子，真诚地说出。

“少商……”聂怀楼掩着脸泪如雨下，激动得无法言语。

聂少庭上前搂着聂少商的肩，“老弟，你不知道我们等你这句话等好多年了。”“你才不知道这句话我练习了多久才有办法完整说出来。”聂少商轻

撞着他的腰笑道。

“真的很感谢你的天使，谢谢她将你带回我们的身边，我真不知该如何报答她。”聂少庭感激万分，他们父子三人团圆的一天，终于在那名天使般的女子引导下实现了。

“你们可以亲自跟她说，想要报答她，以后机会多得是。”聂少商开朗地笑着，他有预感，这屋里的每个人都会有机会的。

第七章

羽衣拉高了裙子，赤脚踩在公园软软的草皮上，享受着脚底与青草摩擦的感觉，呼吸着空气里清新的青草味。一旁的聂少商也脱去了西装外套和鞋子，卷起裤管和她一起在树荫下踩草皮。

“你看起来很高兴？”羽衣望着他脸上纯净放松的笑容，忍不住问道。打从离开那栋大楼后，他的心情就变得很好，甚至还带她来公园，学其它人赤脚踏草皮，一同接触大自然。“办完了放在心中十多年的事后，整个人突然变得好轻松，当然会高兴，而这一切都要谢谢你。”聂少商开心的摸着她的腰。

“我什么都没做呀！”阳光透过叶片间的缝隙洒在他俊逸的脸庞上，羽衣更是不解他的开心和自己有何关联，她只是去那栋大楼睡了一觉而已，这样就能使他高兴？“只要你在我身边，你就已经为我做很多了。”聂少商将她的长发拨至身后，低下头在大庭广众下亲密地吻着她。

四周已有人在叫好鼓掌，羽衣羞赧地推着他，“少商，别人都在看……”“让他们看吧！”聂少商沉醉在她的红唇里，管不了其它人也在欣赏，他不在意地托着她的后脑，更加深了他的吻。

“你可能不介意，但我没你这么开放。”被吻得迷迷茫茫，想继续又碍于所处的场地，羽衣不好意思的躲开他的唇，两手捂着自己的嘴巴。

“好吧，让你分期付款，剩下的回家再还给我。”他意犹未尽的盯着她碍事的小手。

羽衣适时抓住他的情绪，指着公园里高耸的大树要求，“你今天心情这么好，那我可以试试爬树吗？”“不行。”聂少商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绝。她在家爬不够，到了外头还想玩这招？不行，为了她降落时可能会出现的场景吓着其它人，他心情再好也不能答应。

“小气，我等回家后再去爬屋顶。”羽衣皱着小脸低声抱怨。难得她能到外头来试试这新玩意，看来自己还是只能回家爬屋顶了。

聂少商勾起她的下颚，“你说什么？”“没有……哇！”羽衣无辜地举高手退出他的怀抱，一转身就被一群突然飞来的白鸽吓得大叫。

“别怕，它们不会伤害你的。”聂少商赶忙对她说明，这才止住了她的惊吓。

“这是什么鸟？”看着停满她两手的洁白鸟儿，她好奇地问。

“鸽子，它们性情很温和，不怕生的。”他解释道，伸手赶走一只正想降落在她头上的鸽子。

“它们为什么只停在我身上？” 看来去，她两手、两肩停满了鸟儿，而他身上却连一只也没有。

“不知道，我也觉得奇怪。” 聂少商偏头凝思，这些鸟不停在公园里其它人的身上，偏偏只挑中羽衣一个，真是诡异。

“少商，我是鸟类吗？” 鸟儿在她两肩穿梭着，不时还会停在她的耳畔，她不禁迷惑了。

“你当然不是，怎么会这么想了？” 好端端的，她怎么会提出如此古怪的问题？“它们好象把我当成同类了，你听，它们在对我说话。” 羽衣闭着眼仔细倾听耳边的鸟语。

聂少商建紧了眉峰，“鸽子不会说话。” 他觉得有必要向她解释真实的动物并不似她在电视上看见的卡通人物，个个都会说人话。

“它们会，我听见了。” 羽衣缓缓漾出芙蓉般的笑意。

“它们对你说了些什么？” 聂少商眼波流连在她脸上，忍不住也感染到她孩子气的情绪。

“说得太快了，我听不太懂。” 羽衣睁开眼似真似假的回答。

“羽衣，鸽子不会说人话，而你有翅膀不代表你就是鸟类，明白吗？” 她还真的相信鸽子会对她说话？聂少商挥手赶走她身上的鸽子，以严肃的表情对她说。

振翅朝上飞去的鸽子遗留了一片羽毛在她手中，那羽毛与她的是如此相似，她不禁仰首看它们的去向。“你想过鸽子为什么要往天上飞吗？” “也许是因为天空是它们的领域，就像人类站在地表的道理一样。” 鸟儿天上飞、鱼儿水中游是基本知识，他从没想到要去思考这类的问题。

“那如果是既像鸟类又似人类的生物呢？他们的领域又是在哪里？” 羽衣茫然的问，手中紧握着那片羽毛。

“羽衣，你在想天堂的事吗？” 他摊开她的掌心，宽厚的手掌覆住她的。

“我说过不会离开你的。” 她将视线调了回来，对着他忧虑的眼坚定的说。

一只鸽子忽然停在他们交握的手掌上，接着沿羽衣的手臂一步步地往上走，最后停在她的耳边说着鸟语。

“它们又回来对我说话了。” 羽衣听了一会儿，笑着将它挥开，才赶走一只，便有另外一只接力般地来到她耳畔说话。

“我们回家吧，小莫不是说过研究所派人出来找你吗？你在外头逗留太久不好。” 聂少商对这种奇怪的情形感到有些紧张，怕这些鸽子专门找她是另有原因，于是走回树下抬起他们的鞋，想让她赶快回家。

“好……” 羽衣挥走肩头上的鸟儿，当她目送它飞去时，如遭雷击地怔愣在原地。

“羽衣？” 他提着鞋看着她发呆的模样。

“那栋建筑物是什么？” 羽衣目光一瞬也不瞬地望着远处的建筑物。

聂少商循着她的目光看去，“喔，那是教堂。” “教堂……” 她低喃，声音像是悠远的回声。

“怎么了？” 她的脑袋一阵轰然，耳边像是有千军万马嘶喊着，一种剧烈的情绪猛然涌上，直直冲撞心岸，她掩住双耳，勉强地回道：“没事。” “穿鞋了，我们回家。” 聂少商将鞋放在她的脚旁。

“好，回家……” 她无意识地弯下身子穿鞋，任他牵握着离开公园，心神却像她的双眼，无法离开那座教堂。

即使是回到了家，羽衣仍没法将那座教堂所带给她的震撼忘怀。

夜里，聂少商被一种奇怪的声响吵醒，睁开眼却发觉身旁空荡荡，没有羽衣的身影。

他按着床起身，手掌触及羽衣睡过的地方，冰冰凉凉的，显然她早就离开他的身旁。

他循着一种类似翻拍物品的响声来到客厅，发现羽衣站在客厅中央，正在挥动她的翅膀。

“羽衣，你不睡觉在做什么？”聂少商绕过她拍舞的双翅，站定在她的面前。

“我想动动我的翅膀。”她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来沉思。

“在三更半夜？”习惯早睡的她突然在半夜起床的原因只是为了动动她的翅膀？聂少商感到怀疑。

“我睡不着。”羽衣闭着眼说道，身后的翅膀一振一振地抖动着，激起阵阵凉风。

“睡不着做做‘运动’也好，你将翅膀放在身体里太久了。伤口好了吗？”他看着她开开闪闪的动作，凉风拂过他凌乱的发丝，使他精神好了许多，不再想睡。

“都好了。”她扬高一边的翅膀给他看，又拍了几下证实。

“羽衣，你试飞过？”干少商观察过四周的地板，上面散落着数根羽毛，桌上、天花板上的吊灯也有。

羽衣点头，“不知道，翅膀就是想出来。”好奇怪，翅膀像是有了自己的意志，不再能任她左右，不许再被禁锢地渴望振翅飞翔。

“为什么要练习飞行？”聂少商抬起她的脸问。她像是畏缩了一下，然后将脸贴在他的手心上。

“还记得小莫来找过我吗？他曾要我们离开这里，或是我一个人走。”不知怎么的，今晚有某些话她记得特别清晰。

“那个小朋友是要你提高警觉，怕研究所派人来找你。”他没忘记那个小朋友除了带话来之外，还让他吃了一晚的醋。

“我想……小莫真正想说的应该是要我别连累你。”原来她是在担心这个啊！聂少商笑着将她搂入怀里，“你不会连累我，如果你怕他们找到你的话，我们可以搬家。”“如果我也有保护自己的能力的話，就不会成为你的负担了。你认为我是你的负担吗？”“说什么傻话，你当然不是，你可以永远倚靠着我。”聂少商拍抚着她躁动的翅膀，只要能让她无忧无虑、全心的依赖他，再困难的事他也可以为她办到。

“永远倚靠你？你认为我们真的可以相依到永远？”羽衣毫无把握的问。

“永远”这个字眼今晚听来忽然变得好刺耳，自从下午见到了那间教堂后，她的身体和思考变得不像从前、变得好陌生，让她心惊，仿佛一切都将改变似的。

他腾出一只手拨开她披散的发丝，“会的，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对……我们说好了……”目光涣散的看着他温柔多情的脸庞，她的心像被揪得紧紧的。

“你一整天脸色都很不好，是生病了吗？”他又以吻触了触她的额和唇，发现她的体温热热的，脸色也红润异常。

“没有。”羽衣清楚的知道她没病，神智反而比平常更加清醒，身体蓄满了气力，身后的翅膀强健活跃，只是体内有股燥热不断燎烧，让她不安极了。

她抬起双翅环绕着他们俩，眼神清亮的看着他。

“你看我的翅膀，像不像你的羽衣？”在翅膀的包围下，雪白的羽毛像件衣裳里住他。

“没有这双翅膀你也是我的羽衣。”聂少商一语双关地说。

“你会爱我很久、很久对不对？”她强迫性地把翅膀收回身体里，小手环过他的腰际，仰起头问。

“比一生更长久，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延续到来世。”他轻吮她的唇瓣，笑容灿烂。

“爱情是不是愈久愈真、愈远愈深？”羽衣凝神又问。

“岁月的流逝是可以累积爱情的深度，可是若有了距离的远近，那便不一定了，也可能形成相思等待的心情。”见她如此慎重求知，聂少商也严谨的回答。

“等待是怎样的心情？”她不知到自己为何要问，可是心中就是有一股冲动想弄明白。

“可以说是不幸，也可以说是一种幸福的心情。”点点她花瓣般的唇，聂少商宠爱的凝视她。

“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有目标、有把握的等待，那么便可算是一种幸福。另一种漫无目的、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只是一问的去等、去守候，期间所经历摧心磨人的过程，最令人同情。那种人往往等了一辈子，到头来得到的只是遗憾。”他悠悠叹道，等待的过程是一种折磨，是一种连神佛也无法渡的苦难，但不坚持的等到最后，又怎知结果如何？

“你会等我吗？”羽衣深情款款的问。

“你要离开我？还是你要远行？”聂少商身子一震，倏然像拉满的弓弦。

“都不是，只是假设，我想知道你等待时的心情。”她带笑地柔声解释。真的纯属假设，只是隐隐约约她突然觉得自己会离开，她觉得很怕，也觉得恐慌。

“我会等你，不论你离开我多久、多远，我相信你不会狠心留下我，我会很有把握的一直等下去。在等你的时候，有你的爱陪在我身边，因此我将会是幸福的。”他相信她的心不会变，所以有把握这么说。

“说得也是，我怎么会忘了这一点？我根本就舍不得你。”羽衣笑着窝在他的颈间，安心的闭上眼，体内的燥热忽然在此时翻涌而上，灼烫着她每一寸肌肤。

“你今晚怪怪的，说话颠三倒四，额头也有点热，明天我带你去看医生好吗？”聂少商总觉得她有些不对劲。

“这样抱着你我就觉得舒服多了，不用看医生……”她将身子贴紧他，希望体内的燥热可以在他凉凉的身子上得到些许平息。

“羽衣？”她拥着他的手劲加重，聂少商连忙按向她的额。

“我好热。”她喘息，伸手探进他的衣内，接触他冰凉凉的胸膛，渴望能借着他的体温解热。

“热？你穿得这么单薄怎么会热？是受寒了吗？”他忙把自己的衣服解

开，让她贴在他的身上，再用自己的衣服盖住她的后背。

“好热，帮帮我……”羽衣无助地喊，两手环上他的颈，更加贴近他。但当她用那种挑逗且迷惑的眼神望着他时，聂少商的呼吸突然变得混浊沉重，几乎无法自持。

“我该怎么帮？”他无措地按住她不断扭动的身子，柔柔软软的触感似是一种撩拨，令他血脉愤张。

“你的身体好凉……”羽衣在他耳边喘息，火热的气息喷在他身上，她的衣襟敞开了，肌肤直接贴触着他的前胸，仿佛发现了冰源般，她干脆拉开睡袍将身体附上，渴望他的身体能冰镇她体内的热度。

“羽衣，这样不好……我怕我会控制不住，我还是带你去看医生吧！”聂少商拉拢她的睡袍，她的身体像是被放了把火，灼灼的烫着他，也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种，而她光滑的身子紧贴着他，更加强烈地唤醒了他的生理需求。

“不要医生……你帮我……”她的唇欺上他的，细喘的呢喃着。

“我会愈帮愈糟。”他忍不住与她唇舌交缠，双手不自主地抚上她滑溜的裸背。

“求求你……”她柔柔诉说，手指画过他的后背轻抓着，唇舌进驻他开启的口内。

“好……这是你要求的。”聂少商边吻边走，搂着她跌跌撞撞地回到房内，拉掉她半褪的睡袍，一同倒向大床。

“好热……你不要走。”羽衣不耐烦地拉下尚未脱去上衣的聂少商，体内的热度一径地窜烧。“我知道，我在这里，永远都会在这里的。”

“把灯打开。”深夜时分，洛贝塔研究所的主人来到地下某间强化的牢房，对着守牢房的人吩咐。

灯火顿时大亮，牢笼内一名年轻貌美的少女连忙以手掩着双眼，她的手脚均被锁炼铐住。

“曼婷欢迎你回来。”洛贝塔走入牢房和她打招呼，看见一时无法适应强光的曲曼婷紧眯着眼缩在墙角。“我待你这么好，你竟然想离开我？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洛贝塔叼着雪茄，拉了张椅子在她面前坐下。

“把我当成犯人般关着叫待我好？我宁可你对我不好一点。”她环顾四周以特殊金属制成的牢房。将她独囚在黑暗里让她的双眼看不见任何东西，根本就是不给任何逃跑的机会。

但是现今灯光大亮，能清楚地看见手上的手铐，她马上把握机会想试着解开手铐，好离开囹圄。

别白费力气了，这是电磁头，你愈挣扎它所愈紧，以你的能力，你还解不开它，洛贝塔弹了弹烟蒂，发福的身体挤在小小的椅子内，冷眼看着她的挣扎样。

“换了高挡货？”怪不得会解不开，她恍然大悟。

曲曼婷看了看他身后的出口和为在他身边的手下，冷笑地挑着柳眉，眼神炯炯的盯着正好看向她的其中一人，突然将他腾空摔飞出去。

“捉住她，千万别看她的眼睛。”洛贝塔大吼。在他后头待命的手下立即

朝她一拥而上。

“小儿科。”她轻哼，转眼又将几个人甩到墙上。

“不要动，你后面可没长眼睛，再反抗我就轰掉你的脑袋。”其中一名避过她眼神的手下来到她身后，以枪口顶着她的后脑。

曲曼婷不以为意地笑笑，抬头看向正对着她的另一名手下，以眼神命令他开枪射向在她身后的人。枪声立即响起，站在曲曼婷身后的人应声倒下，开枪的人在回神后才发现自己杀了自己人，吓得连忙丢弃枪枝。

“你……”又折损了一名手下，洛贝塔气得捻熄手里的烟。

“我没动呀。”曲曼婷无辜地耸耸肩，水汪汪的大眼又朝洛贝塔看去。

“把她的眼睛蒙起来。”洛贝塔忙不迭地捂住两眼，命人将她的双眼蒙上。

“不好意思，你又要再花一笔钱另找一批走狗了。”只驱走了跟前接近她的数人，曲曼婷来不及阻止其它行动较快速的人，只好任由他们将她的双眼蒙上。不过洛贝塔也因为她的举动损失了不少手下。

“曲曼婷，你再耍花样可别怪我对你其它的同伴无情。”洛贝塔在她的双眼被蒙好后忿忿地说。

“我一直觉得很好奇，光是逮我回来你就用掉了大半的手下，怎么还能找来这些人对付我？洛贝塔，小莫没把你的钱花光吗？”变不出花样的曲曼婷并不理会他的威胁，只是坐在地上淡淡地嘲笑他。

“莫然他人在哪里？”提到他恨得咬牙切齿的莫然，洛贝塔跨过倒在地上的尸体站在她面前大声喝问。

她温婉一笑，“你不是有很多走狗吗？去问问他们这些大内高手啊，请他们来是很花钱的，不好好利用他们你就亏本了。”“别跟我耍嘴皮子，老老实实给我说出来！”洛贝塔抬起肥大的脚丝毫不怜香惜玉地踢开她，使得她硬生生的跌撞在地上。

曲曼婷不屈挠地从地上爬起来坐正，惜言如金地不再开口。

“说呀，你哑了？”洛贝塔恼火于她的表情。

“是你叫我别耍嘴皮子的，我照你的意思把嘴巴闭上啦！”曲曼婷叹了口气，一会儿要她这样，一会儿又要她那样，她真的很难服从他所下的命令。

“不要自找苦吃，说，小莫他人呢？”他蹲在她面前，揪着她的衣领问。

“我怎么会知道？”曲曼婷反应冷漠。

“你和那混蛋整天混在一起，一定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洛贝塔绞动着双手吼道。

他非要莫然把偷去的钱缴回来。然后再宰了那兔崽子不可。

“笑话，和他在一起是我自愿的啊？你们硬要把我和他关在同一个地方，我有什么办法？他出去后来无影去无踪的，躲在哪里我怎么会知道？”曲曼婷也恼火了，她才不喜欢和那个有绉白发的冤家关在一起呢，他们俩天生相克，还把她们一关就是十多年，能够离开互相讨厌的对方她还求之不得，才懒得理他要去哪里。

“那你怎么知道他偷了我的钱？你一定和他在外面碰过头对不对？”洛贝塔可不是省油的灯，容不得她敷衍。

“路上不小心遇到他的，打过一声招呼。你多派几个人去逛街，也许也会碰巧遇见他正在大方地花你的钱。”世界真的是太小了，连逛街都会碰上那个冤家，莫然还得意的向她炫耀他偷了洛贝塔多少钱，顺便也给了她一些，当作被关在一起十多年的“分手费”。

“那混蛋……”洛贝塔甩开曲曼婷气得大吼。

“洛贝塔，你威胁要把我的朋友都杀光，逼得我不得不乖乖回来，你怎么不也用这一招让小莫回来？”她两手撑在地上，不停地摸索。

“莫然那小子没有人性的弱点，他根本就不管他们的死活。”洛贝塔脚步沉重地在牢房内走来走去，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派出多少人去找，除了徒然损兵折将外，根本无法将莫然逮回来。

“原来如此。我应该学学小莫，下次我不会再中你这一招了。”她伸手摸到方才中枪倒地的人，再朝他的腰际摸去。

“可惜你没有他的心肠硬。”就算他杀光研究所的人，只怕莫然也不会皱一下眉头，只有她这个笨蛋会相信他的话，乖乖的自投罗网。

“我正在向他看齐。”曲曼婷仔细听着洛贝塔的脚步声，猝不及防地举起手枪朝他扣扳机。

子弹飞过了洛贝塔的左肩，只差几公分就命中他了。洛贝塔的手下见状，立即赶上前踢掉她手中的枪枝，防止她再开火。

“凭你还早得很。我问你，羽衣在哪里？”洛贝塔用力将她的头发往后扯，凶暴地问。

“我不知道，也许回天堂去了。”曲曼婷忍痛地回答。

“她不知道天堂在哪里，不可能回去。”“她不是不知道，只是忘了，你处心积虑的想从羽衣身上知道天堂在何处之谜，真可惜，现在唯一知道路的人跑了，少了引路的羽衣，你永远也上不了天堂。辛苦花了十年研究羽衣；没想到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曲曼婷幸灾乐祸地调侃着。

“我会上天堂的，我会的！”洛贝塔两眼炯亮有神，花了十年的时间，他在羽衣身上费尽了心力，就是想知道如何才能上天堂，只要有羽衣为他引路，他一定能找到天堂。

“我虽不知道天堂在哪，不过我知道你该去的地狱在哪个方向。”她以手指指着地上，觉得地狱这个地方比天堂更适合他。

“你真的不知道羽衣躲在哪里？”洛贝塔提起她的衣领凶狠地逼问。

“我们各人逃各人的，有谁会晓得对方会往哪里走？你老问我干嘛？我哪会知道其他人躲在哪里？”又不是从这里毕业的，她哪会有每个人的联络地址？“你和羽衣是好朋友，羽衣个性怯弱胆小，没到过研究所以外的世界，你不可能放心让她一个人在外头。”羽衣是人人捧在掌心的可人儿，他们不可能让她一个人在外头孤独流浪。

曲曼婷安然一笑，“她该自己离巢了，鸟儿总要学会飞翔，她能学会独立的。”羽衣向来好运，更何况外头有莫然会随时照顾，她放心得很。

“你听好，我要羽衣回来，五天后你没找到她，我就杀光你们所有的同伴。”洛贝塔将她甩在地上厉声威胁。

“你要我去帮你捉羽衣？”“对，你先去把莫然找出来，只要你和莫然联手，这世上没有你们找不到的人。”研究所里就属他们这一对组合的能力最强，有他们找羽衣，他根本就毋需再浪费其它人力。

“我拒绝。”曲曼婷冷哼，别说她本来就不会帮他，还要她去找莫然那小子？办不到。

洛贝塔虚情地开出条件，“只要你把羽衣找回来，我就放了你，也放走其它人。”“谢谢，但是我不相信你，因为你天生就没人格。”曲曼婷讥笑道。

“你不愿意合作？”洛贝塔气红了脸。

“是你找错合作的对象。”与他合作，她岂不是成了所有同伴中的叛徒？罪过太大了，她担待不起。

洛贝塔弹了弹手指，“捉住她。”“你想做什么？”两个人紧捉住她将她的手臂拉直，并将她的衣袖卷高，曲曼一边挣扎边问。

“你不说出羽衣躲藏的地方，我就逼你自动去把她找出来。”他拍拍她娇俏的小脸。

有曲曼婷这位高手出马，他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

“你作梦。”“我是不是在作梦，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洛贝塔扯着嘴角笑道，一边向手下点头示意。

“你做什么？”臂膀上被擦了一层凉凉的东西，曲曼婷奋力地想收回手臂。

“给你一点会教你听话的好东西。”洛贝塔笑道，看着手下拿出针筒替她注射。

“你替我注射了什么？”冰凉的液体缓缓地流入她的血管，让她备感不适。

“古柯碱。”“住手！放开我，放开……”被紧捉住四肢的曲曼婷拳打脚踢的想挣开按住她的人。

“很难受吧？一会儿你就会舒服了。”洛贝塔摆摆手撒离按住她的手下，残酷地笑道。

“你以为用毒品就能控制我？”曲曼婷不肯服输，试着集中精神想抑制毒品沿着血管在体内四散。

“我知道你的忍耐力和意志力可以让自己在短期间之内暂不屈服于毒品之下，可是只要我使用的毒品分量够、纯度高，一天为你多注射几次，不用两天，你很快会上瘾。

当你毒瘾发作时，我会让你求我的。”他勾起她的脸缓缓说出预谋。一旦她上瘾了，任她再怎么顽强，到头来还是会跪在他面前求他再多给她一些毒品的。

“你别想。”曲曼婷别过脸含怒斥道。

“再给她打一针，还有，每隔四小时就给她注射一次。”洛贝塔见她如此倔强，恼火地再对手下吩咐。

“主人，这样会死人的……”一旁的手下不忍心，已经注射分量过多的毒品，再加一针恐怕会使她暴毙，尤其她年纪还这么小，身体一定会负荷不了的。

“在没找到羽衣前，她死不了。”洛贝塔森然冷笑。

又被注射了一剂毒品的曲曼婷不支地躺在地上，蜷缩着四肢不住地喘息。

洛贝塔拉着她的发强迫她抬起头，“把羽衣带回来，我就再给你毒品解瘾，五天，你只有五天的时间。”

第八章

“谁？”夜阑人静的深夜里，正拥着羽衣入睡的聂少商忽然觉得房

内涌入一股冷空气，他坐起身，警觉地盯着床尾的一条人影。

“羽衣的朋友，莫然。”站在床尾的莫然冷眼看着聂少商连忙将熟睡的羽衣护在身后。

“莫然？你是小莫？”聂少商用毯子盖好羽衣后，就着微弱的光线瞧见了莫然头顶上那绺白发，明显地松了口气。

“我和你不熟，少叫得这么亲热。”莫然不客气地拒绝他的攀亲搭故。

“你是怎么进来的？”他轻手轻脚地下床，却依旧护卫在羽衣身旁。

莫然撇撇嘴角，朝他勾了勾手指，“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别吵醒羽衣，我有话要对你说。”“这种时间找我有事？”聂少商看看手表，凌晨两点。这个小朋友有在夜半拜访陌生人的癖好吗？“废话，没事的话我会不睡觉大半夜地来找你聊天啊？”莫然不屑地拨了拨他的白发，这家伙以为他很喜欢在半夜串人家的门子啊？“我们到外面谈。”聂少商拿了件外衣披在身上，穿好鞋便率先走出房门外。

可是莫然没有跟出来，呆站在床边动也不动，只是一径地瞧着熟睡的羽衣。

聂少商没见他出来，又走回房内，“小朋友，偷看别人的心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他双手环胸，忍不住出声打断莫然偷窥的举动。

“啊？”莫然怔怔地回神，语带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在看她的心？”

“羽衣告诉过我你的特殊绝技。”聂少商笑道，伸手一捉，便将他拎出房外。

“这个笨女人就是不懂得守口。”第一次被人用这种方法请出来，莫然态度不善地甩开他的手。“请不要如此称呼她，谢谢。”聂少商口气依旧谦躬温文，颇有耐心地对待他。

莫然留心着他类似笑面虎的表情，清了清喉咙后说出来意，“我来是想告诉你，这阵子你最好将羽衣藏好，外头风声很紧，听说洛贝塔的高手已经倾巢而出，他们的目标是羽衣。”“洛贝塔要羽衣的原因是什么？”聂少商没有怠慢客人，他点亮屋内的灯，泡了壶香馥的热茶，安坐在椅上。

“那老头恶事做尽了，怕死后会下地狱，要羽衣的原因是想从她身上套出天堂的路线，免得死后跑错方向，他想先上天堂占位子。”莫然讥笑道，也不管什么礼仪，一屁股就坐下大口喝着聂少商泡好的茶。

“将羽衣关了这么多年就为了这可笑的理由？”聂少商带笑地看着他孩子气的举动。

“那可是他人生的目的。”那老头怕死了阎罗王会在他死后找上他，因此在羽衣身上做遍了各种研究，想查出上天堂的办法，花了大半辈子还不肯放弃，真是呆子一个。

“他派了多少人来找羽衣？”看着热茶袅袅而上的轻烟，聂少商盘算着该如何加强居家的保全来维护羽衣的安全。

“不少，据说洛贝塔还派了个高手中的高手来找她，我正在打探这位高手是何方神圣，在我还没料理好那位高手前，你得把你的女人给管好，别出任何差错。”莫然搁下杯子一脸正经地吩咐。除了他，研究所里还有所谓的高手？羽衣抢走了通缉犯第一名的位置也就算了，现在又是哪一个人敢夺走第一高手的名号？他一定要查清楚把位置抢回来。

“我会尽量不让羽衣到外头去，她在我这里会很安全的，你大可放心。”聂少商倾身再为他倒了一杯茶，好让他透露更多洛贝塔研究所的秘闻。

“这还不够，不要低估洛贝塔研究所的人，对我们来说，要捉走她是很

容易的一件事。像我，刚才我就可以无声无息地带走羽衣，而你会在一觉到天亮后才发现她失踪了。”莫然对他不具信心，而且很轻视他的保护能力。

“你有什么建议吗？”聂少商想到羽衣曾说他是天才，于是合作地征询他宝贵的意见。

莫然眼珠子转了转，搔着下巴开口，“换个地方住，去乡下、去深山野岭都可以，最好是到那种没有人烟的地方，少一个人见到她就少一个危机。”“羽衣这两天人不太舒服，等她好些了我就带她走，我还有其它地方可去。”聂少商斟酌着，这两天羽衣的身体总是忽冷忽热的，又查不出有生病的迹象，他不敢贸然带她离开。

“很好，我必须告诉你，洛贝塔是个不择手段的老头，他可以牺牲所有的人也要得到羽衣，羽衣如果被她捉回去了，她不可能再有机会出来。”莫然悲观地对他示警。洛贝塔八成会为羽衣打造个全新的牢房，然后再派一大堆守卫看守她。

聂少商的目光也严肃了起来，“我也是个不择手段的男人，除了老天外，轮不到任何人来和我抢羽衣。”若是天意不可违，他仍可接受，但若是其它的人想争夺羽衣，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强悍哪！”莫然看见他眼底的决心不禁拍手叫好，而后又忧心忡忡地开口，“可是我还要给你一个忠告。”“请说。”“别让羽衣接近教堂，最好是连看也不要让她看。”他以命令的语气说道。

“为什么？”“刚才我看她的心时，读到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点也不像原本那单纯的她。”莫然摇着头回想，不安地搓着手臂。

“这与教堂有何干系？”聂少商不明白个中缘由。

“她的心会乱是教堂引起的。你说，你是不是曾带她出去见过教堂？”“你怎么知道？”太准了吧，这家伙又偷读他的心了？“她连作梦都在想着那间教堂，一进入她的心就像进了间教堂，有好多跟她一样长了翅膀的人在朝她招手，还有七彩的光围绕着她，要不是你出声叫我，我差点就迷失在她的心里出不来。”羽衣的心有着强大的引力，那种宁静祥和会使人想停留，他一进入后想脱身都来不及，还好这个男人把他拉出来。

“这代表什么意思？”聂少商的神经不觉紧绷了，许久不曾出现的不安全感再度涌上。

“虽然很模糊，但我有种直觉，她就快想起过去的记忆了。”莫然搔了搔他的白发，不忍地说出很可能就快成真的事实。

聂少商不知自己闭气了很久，当他深深吐出一口气时，出乎意料的，竟是一副认命的表情。“那是迟早的事，总会有这么一天的。”“也许她会因此而离开我们。”莫然又进一步提醒道。以他不曾出错的直觉判断，这次的成真率应该也是百分之百。

“她不会离开我。”聂少商也知道他和羽衣的感情建构在岌岌可危的基石上，但他还是选择相信她的话。

“我说过是直觉。我问你，她在见过教堂后有没有什么异样？”“异样？”聂少商挑着眉峰回想这几天以来羽衣的行为。

“有是吧？”莫然边问边看他，两只眼珠子不安分地瞟向他的心房，想藉此更加了解是哪些异样。

“前天从外面回来后她的行为的确是变得有点怪……”聂少商犹在沉思，没察觉有人正利用自己的能力与他在想同一件事。

“怪？你指的是她和你上床？”莫然笑笑地投给他一颗炸弹。

“小朋友，请得到我允许后再看我的心，不要再做这种类似小偷的行为可以吗？”聂少商板着俊脸斥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偷看，这个小朋友就不懂得收敛吗？“习惯嘛，你又没设防。”莫然无辜地扭着脸颊。

“你还未成年，不该看的请不要看。”他再不敢对这位小朋友掉以轻心了，被全看光了他还有隐私吗？“我又没全程收看。”现在他想看也看不到了，聂少商把心关得紧紧的，除了看到怒火还是怒火。

“把你的话题重心摆在羽衣的身上，别扯远了。”“我的重心是在羽衣的身上。你大概还不知道你自己对羽衣而言有多重要，也有多令她困扰和痛苦吧？若不是为了羽衣，我又何必跟你啰唆？”要不是刚才看出了羽衣不为人知的心伤，他以为他爱管他们情人间的闲事啊？“我会令她痛苦？”聂少商万万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她舍不得离开你，因此不愿意想起过去，可是愈是压抑，也就愈令她痛苦。”既然看光了羽衣的心，莫然觉得有必要说出好友不愿让人知道的苦楚。

聂少商掉过头喘息着，哑着嗓子艰辛地开口，“我从不想让她痛苦，如果她想起来会让她好过些的话，我情愿她想起一切。”“装伟大啊？她想起来就回天堂去了，换你痛苦，你以为她会好过吗？”莫然拍桌叫道。就这样让她走？他以为羽衣舍不得的是什么？“不然能怎么办？我又不能抹去她的记忆，也无力去阻止什么，只能慢慢地等待结果，并尊重她的选择。”他闭上眼万念俱灰地说，再也想不出其它的方法，只能随命运摇摆。

莫然鄙视他的作法，坐在他面前看着他沮丧的表情，“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成年人，变来变去又想让来让去，个个争着想委屈自己，没一个有智能的。”“你还小，以后当你遇上爱情时，你就会明白了。”聂少商收好自己的心情，有风度地抬起头微笑。

“爱情？那也得要有个具智商的女人出现才行。”他可不认为天底下有哪个女人能有他这种头脑。

“万物相生相克，总有一天会轮到你的。”不渴求爱情的他不也碰到了羽衣？相信命运也会安排一个对象给这小子的。

“无聊，我走了，把羽衣保护好，她被捉回去我就不饶你。”莫然听不下他的唠叨，撂下话后就打开落地窗往阳台走去。

聂少商紧跟在他的身后，“我知道，我会向她转达你的关心。”“谁要那个笨女人知道？”莫然白了他一眼，跃上阳台的栏杆后便纵身往下跳。

虽然早就见识过他的能耐，但聂少商还是不能苟同莫然这种特殊的离去法，他摇摇头关上门，熄了灯火后，又踱回房内。

“你去哪儿了？”他一回房就看到羽衣坐在床上揉着眼睛。

“窗子没关，我去把它关好，继续睡。”他脱下外衣，躺回羽衣的身边。

“少商，我作了个梦。”羽衣失了睡意，翻身趴在他的身上。

“什么样的梦？”“很温暖、很亲切的梦，有好多美丽的羽毛和光芒，可惜这个梦好短暂，不然我真的不想从梦中醒来。”羽衣漾着笑回想，心还停留在梦境里头。

聂少商轻柔地拍着她的背，“你的梦中有我吗？”“我没见到你……”她歉然的俯身吻着他的唇。

“羽衣，你……有事瞒着我吗？”聂少商有一下没一下的吻着她。

“我瞒着你什么？”羽衣止住了吻，睁着水亮的大眼看他。

“你这两天有些怪。”“只是身体不舒服……”她说出了一半的实话，又窝回他的胸前。

沉默了很久，聂少商又问：“羽衣，你希望我永远陪在你身边吗？”“当然希望。”她将手递至他的掌心，与他相握。

“不要做勉强自己的事，我不要你痛苦。”聂少商握紧了她的手。听了小莫说的话后，他才知道羽衣为了维系这份感情付出了什么，他再不要见到那样的她。

“我没有，我正极力在避免会勉强我的事发生。”羽衣静静俯在他的胸前。离开他才是最勉强她的事。

“答应我，如果你想起了回家的路，告诉我一声，想走的话我会让你走的，把我忘了，然后你就可以放心的离开。”捧起她的脸，他逼自己说出这番话，倘若他们两人注定要有一个人承担心碎，他不要那个人是她。

羽衣脸色瞬间转白，惶惶然地起身并摇头，泪水一颗颗地跃出眼眶，“我不要……我不要离开你，没有你我哪儿都不去。”“答应我？”他坐起来拉着她的双臂，要她保证。

“我不要——”羽衣挥开他的手，死命地环住他的颈，怎么也不肯离开他。

聂少商强力地以唇封住她的唇阻止她说话。她的眼泪划过他的脸，像把利刃，一寸寸地将他的心割裂。

“我们不会分开，不会分开……”羽衣呜咽地哭倒在他怀里，像怕会失去他般的紧紧抱住他不肯松手，不停地对他重复。

聂少商无语地望着天花板，觉得羽衣留在他脸颊上的泪，仿佛是替代他蓄在眼眶未流出的泪水。他紧拥着她，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

因为时间就快到了。

“羽衣，停下来，你已经走了一个早上了。”“我没有办法，不走走我受不了。”羽衣踩着急躁的步伐，一遍遍在厅内来回踱步，一步比一步沉重，一步比一步更艰难。

“你是怎么了？一整个早上焦躁不安的，这两天你吃得少连水也很少喝，是病了吗？”聂少商拦住她，手掌放在她的额际，一颗心被她的步伐踩得紊乱，不知如何是好。

“我没病，不想吃东西，也吃不下。”狂烈的热气在她体内熊熊烧灼着，使她全身疼痛，她靠在他身上希望他为她解热，但只觉得更加烦躁，丝毫无法减轻她的痛苦，于是她又推开他。

“你的额头有点热，去睡个觉好吗？”聂少商柔声劝道，扶着她的腰想带她回房，但她却立着不动。

羽衣抬起头定定地注视他，眼神异样晶亮，像池潋潋的水泽，“少商，我想出去。”“好吧，你可以在栏杆上玩特技。”他以为羽衣是想到高处坐坐，于是一口应允下来。

“我不要爬栏杆，我要出去！”她的声音骤然变得高亢，两手紧紧捉着他的衣袖。

“羽衣，小莫曾经来找过我，他说洛贝塔研究所的人已经倾全力在外头找你，听小莫说这次他们派出了高手，我不能冒险让你出去。”聂少商低下身子温言软语地对她说明，有过小莫的警告后，他不能冒任何风险。

“我只要去一个地方，带我去那个叫作教堂的地方好吗？”羽衣不再烦躁，语调冷静、清清楚楚地说。

“教堂？你想起了什么？”聂少商脸色变得灰白，一股战栗袭向他的脑际。

“不知道，我的脑海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呼唤我，不管我怎么掩住耳朵它都停不下来。

“我的身体好难受、翅膀好痛，我想我去了那个地方后就不会这么痛苦了。”羽衣两手环紧自己，藏在背部的翅膀像被烧红的铁块般，深深烙在她的血肉里，痛得她几乎失去所有知觉。

“忍着点，现在你出去的话很容易泄漏行踪，我先带你去山上的别墅住一阵子，那里很清幽少有人烟，等过阵子我再带你上教堂。”他拍抚着她的背脊试着减轻她的痛楚。

眼前的情势不容许羽衣在外头露面，一个不小心被研究所的人找上了就完了。

“你不懂，我快无法忍耐了。帮帮我，别让我听见那个声音，我不要想起来，我不走，我不要离开你。”羽衣掩住双耳，想把那扰人的声音逐出脑海外。

聂少商的手冻结在她身后，他持稳着气息问她：“但如果你到教堂后，反而把所有的事都想起来了呢？”虽早就已经设想到这一点，但他仍是要问。

他的话令羽衣惊悚，“那我不去了，不去……”她口中喃喃重复，却又痛弯了身跪伏在地上。

“羽衣，你怎么了？”聂少商慌乱地跪在她身旁扶住她，看着豆大的汗珠由她额际一颗颗滴落。

“好痛……”脸庞和着泪水与汗水，她咬紧了牙关回道。

“哪里痛？你别吓我。”他慌了手脚，除了搂住她、为她拭汗之外，他实在无能为力。

“回来，我不许你们出来……”羽衣朝身后叫着，背后那双羽翅已经不听命的翻拍而出，张张阖阖地拍动着。

“你的翅膀？”聂少商瞪着她那比以前更加洁白的翅膀，觉得它们似乎有些改变，变得更加硕大和丰盈。

“帮我把它们压回去，我不要它们。”羽衣催促着聂少商，自己强拉下一边的羽翅，硬要将它塞回身体里。

看着她额际的汗水和眉宇间的溃痛，他的眼神渐渐变冷，由不愿的心情换作不舍，他不要他的天使为他折翼，不要她强自忍痛低低哀鸣，他要的是她那花朵般的笑容。

“羽衣，你听我说，不要忍耐了，这样你会更痛苦，我现在就带你去教堂。”他抬正她的头，决绝地说。

“我不要去，我不走！”羽衣知道他在想什么，声声呐喊。

“你不会走，你忘了自己说过，即使你知道了回家的路，你也不会杂开我吗？我相信你，我们先去解除你的痛苦好吗？”聂少商好言谎言，将自己的心灰掩藏在眼睑后。

“不要，你也说过身不由己，如果我去之后就回不来怎么办？”羽衣不从，她失去神采的眼睛盛满绝望和悸怕。

聂少商执起她的手牢牢握着，“我会牢牢抓住你的手，守着你不让你离

开，就像这样。”“你保证会握牢我不会放手？”羽衣仍然不信，还是一脸的迟疑。

“我保证。”聂少商将她的手贴在心窝上，深深地将她搂抱，心痛地吻着她失色的唇。

羽衣热烈地吻着他，而后悲切地嘱咐，“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可以放开我的手，绝对不可以，你知道吗？”“我不会放开你的，你先把翅膀收起来，我们去找教堂。”他沉沉地点头，抱起她站稳。

羽衣沮丧地垂下头，“我收不起来。”她根本就控制不了那双不听使唤的翅膀。

“没关系，这样别人就不会看到了。”聂少商取来厚重的外袍绵密地将她的双翅盖住。

他带她走出家门口，发现车钥匙忘了带，便让羽衣在门口等候，又折回屋内去取。

当他拿起钥匙转过身时，蓦然看见屋内那盆一直恣意盛开的昙花竟缓缓落下一片花瓣，花瓣落至地上后迅速枯萎，化为空气不留痕迹。

抵达公园后，聂少商搀扶着羽衣走过广阔的草坪，穿过浓密的树林后，教堂耸立在眼前。

一群飞鸟从天而降，朝着羽衣飞来，环绕在她身旁。

“那些鸽子又来找你了。”聂少商因飞鸽掀起的风而眯起了眼，试着想赶走碍路的飞鸟。

“走开，不要跟我说这些，我不想听。”羽衣一手捂着耳朵对鸽群叫道，一手不停地挥舞，想驱离停在她身上的鸽子。

“你听得懂？”聂少商转过头看她，耳边除了鸽子咕噜咕噜的叫声外，他什么也没听见。“它们一直叫我回家。叫它们走，我不要回家。”羽衣将脸埋在他的怀里。

“进去里面。”聂少商飞快地拉着她跑向教堂，拉开沉重的大门推她进去。

将鸽子隔绝在门外后，他看见鸽群犹不死心的在窗外敲打透明的玻璃，于是牵起羽衣的手朝圣坛走去。“好象没人在的样子。”“少商，他们也是天使？”羽衣愕然地指着圣坛上方排列在圣像旁的天使雕像。

“对……那是十二门徒。”聂少商看了一会儿，想起书上写的名称。

“他们变成石头了……”“不是，那只是雕像，他们没有变成石头。”聂少商牵着她的手再往前走。

“少商，我的耳朵不吵了，反而听到一种歌声，好美、好熟悉的歌声，你听见了吗？”她走到一半便停住了脚步，扬起头问他。

“我没听见什么歌声。”聂少商皱着眉回道。

“好奇怪，翅膀也不痛了。”她轻轻挪动大衣下的双翅，不再觉得有那种火烧般的感觉。

“舒服多了吗？”他拉紧她的外衣，怕她的翅膀会暴露在外。

“嗯，很平静也很舒服，不再那么燥热疼痛了。”羽衣面颊莹亮，一种释放的感觉平复了她身体上的痛苦。

聂少商抬起手触着她的额、她的面容，“那就好，你的脸色好多了，额

头也不热了。”“少商，他在对我说话。”羽衣眼神转向了一尊高耸的雕像。

“他？他是谁？”聂少商随着她的视线看去，却没见着半个人影。

“天使长，百迦列。”她清楚地指着其中一尊天使说道，语气里没有半点犹疑。

“你认得他？他说什么？”她当初连一个天使也认不得，如今反常的举止令他不安极了。

“他很生气，他说我早就应该回去，而不应该逗留在人间这么久。”羽衣看着雕像，默默地接受那无声的责备。

“他还说了什么？”聂少商困难地吞咽，又吐出另一个问题。

“他说……时间到了。”羽衣收回眼神直直地望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你……想起回家的路了？”他不自觉地握紧她的手，紧张地问。

“踏进这里不久后，我就把所有的事都想起来了，回家的路在那里。”羽衣眼底没有惊慌，适然安详地指着上头阳光穿透的玻璃屋顶。

“羽衣……”聂少商像个等待判刑的男人，提着心不能自主地等待她开口。

“可是我不走，我不回去天堂，我要留下来，我要留在你的身边，你答应过我不会放开我的，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延续到来生。”她真挚地看着他黑亮的眼瞳，如花瓣的唇绽放出一朵他爱恋的笑。

“对，我答应过你。”聂少商激动地拥着她，觉得自己快死的心在她的笑容中又活了过来。

“我不做天使，我要留在人间做你永远的情人。”也许天堂有殷殷呼唤她回家的亲人，也许在那个乐园里她永远不会再有欢乐以外的情绪，可是留在他的身边她会拥有永生不变的情爱，那是无可取代的，而且是天堂上绝对没有的。

“好。”聂少商虔诚地将他的天使抱在怀中，满心喜悦。

羽衣拉拉他的手，“走，我们去告诉他。”“告诉谁？”他看了看空无一人的教堂。

“百迦列天使长，我要他将我除权，再不要当天使。”她笑得璀璨，心中再无阴霾。

“好，我们向他说清楚。”聂少商微笑地低下头吻她，拉着她的手一同爬上高耸的石雕基座。

“你们……你们在做什么？快下来！”一个老迈的声音由他们的下方传来。

“他是谁？”羽衣侧转过头问。

“可能是这间教堂的神父，我去和他说说。”聂少商打量了喊话人的穿著后回道，想放开她的手下去对他说明。

“不要，千万不要放开你的手。”羽衣慌张地看看百迦列的脸孔，又紧位着聂少商的手不放。

“快下来，你们听到了没有？”神父气坏地在下头嚷着。

“我只是下去一会儿，你别担心。”聂少商缓缓松开她的手，笑着安慰道。

“少商不要……”羽衣无助地看着他们紧连的手慢慢分开。

“我很快就回来。”聂少商跳下雕像的基座，转身走向神父。“神父，我们只是想看看那尊雕像……神父？神父，你还好吗？”他看见神父的面孔由气愤快速转变成惊骇，不由得问道。

“她……她有翅膀……”神父颤抖地指着站在雕像旁的羽衣，吓得跌坐在地，继而爬着逃出教堂外。

聂少商打过头，赫然发现羽衣早已脱去外套，一双翅膀在她身后有力地拍振着。

“羽衣？你怎么把翅膀——”“我说过不能松手的。”羽衣的泪落了下来，翅膀不断地拍飞，使她的两脚离了地。

“羽衣，你回来，快回来”聂少商仓皇地朝她奔去，心底既惊且怕。

“我没有办法……”她凄凉地喊道，身后的双翅早不听使唤，一心要朝上飞。

“找到你了。”一抹人影在羽衣缓缓上升时突然飞掠而至，强将她制在空中。“曼婷？”羽衣眨掉泪水看清了阻止她的好友。

“跟我回去。”曲曼婷张着充满血丝的眼，语调颤抖地说。

“曼婷，你怎么了？”羽衣看着她可怕的表情，心底有些慌乱。

曲曼婷一手握住她的腰际，一手捉紧了她的双手。“跟我走，回去洛贝塔那里。”“不行，我不能去，放开我。”羽衣挣扎不开，含泪对聂少商求救，“少商……”“放开她！”聂少商在下头嘶声大喊，一边忙着爬上雕像的基座。

“对不起，我是被逼的，请你原谅我。”曲曼婷松开了一只手，往她的后颈敲了一记，然后带着昏迷的她消失在教堂的高处。

“羽衣——”聂少商痛苦嘶叫，阵阵回音响彻了空荡的教堂。

一片洁白的羽毛自空中缓缓飘下，他淌着泪伸手接住。当羽毛触及他的掌心，马上就像他屋里那片昙花花瓣一般，迅速化为空气，灰飞烟灭。

第九章

“北海，出来！”聂少商一路朝着自己办公室的方向前进，一边扯开嗓子大喊。

“少……少商？”原本坐在办公桌前批阅公文的魏北海被聂少商的吼声吓得差点跌下座椅。

聂少商一脚踹开办公室的大门，神色忿忿地问：“洛贝塔研究所在哪里？”“什么？”魏北海揉了揉眼睛，天哪，他破天荒的踹了门？这次事情一定很严重。

“洛贝塔派人捉走了羽衣，快告诉我，我要去把她带回来。”他来到桌前，一双拳头用力地捶在桌面上，脸上不复往昔的温文从容。

“你冷静点，先别冲动。”怪怪，他居然会失常？魏北海害怕地以两手抵着他的胸膛。

“在哪里？”聂少商固执地欺身逼问。

“好，稍安勿躁，这是你要我查的洛贝塔研究所报告。”魏北海把他推开一个桌子的距离后，从抽屉里翻出一份研究报告书。

“拿来。”他伸手就要拿。

“慢着，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不然我不会交给你。”魏北海手收得极快，把报告书攥在怀里。

“快说。”聂少商盯着那份报告书耐心地等他说完。

“这个洛贝塔研究所不是你可以随便进出的地方，它是个黑暗的地下组织，杀人不眨眼的，在那里没有法律，你贸然前去只怕会丧命。”早就看过报告内容的魏北海事先警告道。

“我不管，把它拿来。”“你不要命我就得管。”他无视于警告的不要命行为惹毛了魏北海，硬是把报告书拿得远远的不给他。

“我顾不了这么多。”聂少商内心又焦急又忧虑，对好友的阻拦完全置之不理。

“你再过来我就把它烧了。”魏北海退至桌子的另一角拿出打火机威胁道。聂少商见状立即止步不再妄动，魏北海见机不可失，连忙按下电话通知秘书，“叫五、六个保全进来，立刻。”“北海！”聂少商气得跳脚，又上前去和他抢。

魏北海连跑带躲地在办公室里绕圈子，不一会儿保全人员冲了进来，他赶紧躲到他们身后发号施令。

“架住他，把他带到隔壁去，没有我的准许谁也不准放他出来。”魏北海按着狂跳的心脏，气喘吁吁。“你们敢？”聂少商怒红了眼，跨步上前瞪着保全人员，吓得他们不敢听命捉他。

“怕什么？他如果开除你们我再请你们回来，动手。”魏北海以靠山的姿势对手下保证道，开玩笑，说什么他也是老板之一，聂少商有威严他也有。

保全人员这次听令地一涌而上制住聂少商，强行将他架至隔壁房。

“放手，北海？”被制得动弹不得的聂少商朝着跟在保全后面的魏北海吼着。

“抱歉，这是必要手段，谁教你没理性。”魏北海才不理睬他，转头又对手下吩咐，“把他关起来，随便他去叫。”一把被推入房内的聂少商连忙跑回门边，魏北海却由外头将他反锁，他气得猛拍门板。“北海，开门，快开门！”“大情圣，你在穷叫个什么劲？”一个年轻的男音从聂少商身后传来，冷冷地压住了他的喊声。

“小莫？”聂少商回过头，却见那个老是神出鬼没的莫然蹲在高达十八层楼的窗口，懒洋洋地看着他。

“羽衣出事了？”莫然盯着他狂乱的表情，开口就是这句。

“羽衣被捉走了，快带我去研究所。”聂少商急急地将他拉下窗口，没时间去想他这次又是用什么方法上来。

莫然挥开他的手，往后退了几步。“被捉了？你让羽衣出去外头？”“我不得不这么做。”“还让她上教堂？你居然把我的警告当耳边风！”又不经同意而偷窥的莫然瞪着他的胸口火冒三丈地问。

“羽衣很痛苦，我没法看她那样，所以我不能阻止她去。”聂少商垂下眼，两手揪着发，神色痛苦地说，她是那般难受，他不忍。

“笨——蛋！”莫然骂道，罔顾他的劝告？那他上次三更半夜跑去聂家的苦心岂不是都白费了？“我不能失去羽衣，带我去找她，拜托。”聂少商恳求地看着他。

“带你去？你以为那个地方是旅馆啊？哪有那么容易来去？”“那么你能进去吗？”聂少商抱着一丝希望问。

“当然，我又不是你们这种凡人。”莫然高傲地撇撇嘴。

“那你就和我一起设法将羽衣救出来。”既然他有法子进去，那就必然能

有方法救出羽衣。

“喂，把她弄丢的人是你，凭什么要我帮你救回来？”莫然立刻撇清了立场。

“因为你是羽衣的朋友，而捉走她的人也是她的朋友，只有你才知道那些具备异能的同伴中谁有什么能力。你说得没错，我是普通的凡人，只凭我一人是无法将她带回来的，所以我只能找你帮忙。”他若胡里胡涂的进去救人，只怕研究所里那些异能人士会阻止他。

“等一下，你说捉走她的人是她的朋友？”莫然抬手喊停。羽衣的朋友也才那么几个，捉走她的会是熟人？“对，她叫曼婷。”聂少商镇定地把那时听来的人名告诉他。

“曼婷？！”莫然怔住，恍惚地念着这个名字。

“羽衣是这么叫她的。”“曼曼不可能对羽衣这么做，你一定是听错了。”莫然眼底掠过一丝慌张，他不信。

“我没有听错，那个曼婷已经这么做了，她在教堂里捉走羽衣，在我面前。”聂少商忍着心急再次对他说明。

“捉走羽衣的那个人额头上有没有一颗很明显的红痣？”莫然问的是曲曼婷天生的特征，藉此求证。“有，她还向羽衣道歉，说她是逼不得已的。”当他爬上高处时曾清楚地看见那个女孩的模样，也听见了她和羽衣的对话。

“逼不得已？居然逼曼曼，洛贝塔那个臭老头……”莫然恨恨地磨着牙，额上青筋直跳。

聂少商见他跳上窗边，连忙拉住他。“小莫，等一下，你要去哪？”“我要去救曼曼。”着急冲动的人换成了莫然，他挥着手要聂少商放开他。

“羽衣呢？你不带我去救她？”聂少商使劲地将他抱下窗边，不让他从眼前消失。

“谁管你这个笨蛋惹的祸？自己救自己的。”他火大地吼，与不肯放开他的聂少商拉拉扯扯的。

“小鬼，你骂我弟弟是笨蛋？”聂少庭一打开被死锁的房门后，就冲着莫然质问。

“大哥？爸？”聂少商眨着眼看向他的家人，不禁感到讶异，但两手仍捉着莫然不放。

这时，魏北海走进来，满头大汗地坐在椅子上。“我替你搬来了救兵，大家先坐下来好好商量再去救人。”“就凭你们？”莫然不屑地出声。

“年纪小就要懂得尊敬长辈，过来坐下。”聂少庭横眉竖目地自聂少商手里拎过莫然，强行将他按坐在自己身边。

“死中年人。”莫然张着怒眼对着他的胸口直瞧。

“我知道你会读心术，别客气，尽量读。”聂少庭一手牢牢地按着他，不在意地说道。

“北海，你不懂，我们只能靠小莫才有法子进去，你找他们来也没有用。”聂少商对魏北海分析着情势，没有莫然，他们可能连门都进不去。“知道，我当然知道，可是那个小鬼也只能当先锋，没有后盾又如何把人救出来？”魏北海靠在椅背上又喘气又搧风的，慢慢把事情解说给他听。

“还有什么后盾？你不是说那地方法律管不着吗？”聂少商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现在哪还有什么方法？“别急。”魏北海拉他坐下，继而转向掌管莫然的聂少庭，“聂家哥哥，麻烦请你先把那个小鬼的眼睛遮起来，我喜欢

保留自己的发言权，谢谢。”他才不让一个小鬼头把他的心事全都看光光。

“不客气。”聂少庭笑着，一巴掌盖住了莫然的双眼。

“喂，中年人，遮住我的眼睛做什么？把你的手拿开！”莫然嚷道，反抗地想扳开聂少庭的手。

聂少商两手扳过魏北海的脸，“北海，我现在没有耐心。”“好好好，你听我说。

洛贝塔研究所法律管不着的原因是大家不知道要去管，它暗地里做了多少非法囚禁研究的行为外界毫不知情，所以我们只要揭开它的黑暗面，法律就能帮上忙了。怎么样，这个后盾够强吧？”魏北海胸有成竹地分析，他的智能也只有在聂少商失去理智时才能够彻底发挥出来，以前光芒总被聂少商盖过，现在威风的人可是他了。

“你不早说！”聂少商的双手往下一降，改掐着他的颈子。

“你又没时间让我讲。”魏北海也满肚子气地扯着他。

聂怀楼适时地分开他们俩，“好了，大家都静一静别那么火爆。”“等等，我们要有证据，否则没法子向大家证实那个研究所做的事，也不能把它公开。”聂少商冷静了下来，重新整理好思路后，提出关键性的难题。

“证据？聂家哥哥手上那个不就是最佳人证？”魏北海一手指向莫然。

聂少商期待地看向他，“小莫，你愿意吗？”“把手拿开啦，这是对待最佳证人的态度吗？”莫然不满地朝聂少庭叫道。

“小鬼，你开始识相了。”聂少庭放开他，拍拍他的头顶褒奖道。

“哼！”莫然瞪他一眼，站到房内一角拒绝和他们同坐。

“少商，爸爸在法界有几个老朋友，我去找他们商量，他们一定能够帮得上忙的。”聂怀楼轻拍着聂少商的肩头，主动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援助。

“爸……”聂少商转头看向他，声音变得低哑。

聂少庭也供出另一条能合作的管道，“我有个朋友，他在警界官位还算满大的，打通电话给他应该可以勒索一票警察过来助阵。”“大哥？”聂少商感动地看着亲兄弟。

“在晚了几十年后，我总要为自己的亲弟弟做些事，我们是一家人嘛！”聂少庭爽朗地笑道。这个亲弟弟曾在他们最需要帮助时不计前嫌地出手相助，这份恩情他现在总算能报答了。

“谢谢。”聂少商紧握着家人的手，感激地说。

“好极了，凑齐了这些人，再加上我们的保全人马，差不多就可以组一支军队直捣洛贝塔研究所了。不过……万事俱备却缺了东风，我们好象还少了一个能够带路和破关的先锋。”魏北海不怀好意的朝站在角落的莫然瞟去。

“干嘛？别看我。”一屋子的人忽然把眼神全集中在他身上，莫然不禁咽了咽口水，靠在墙上不安地斥道。

魏北海和聂少庭互视对方一眼，两个人同时走到莫然身边，一左一右地倚着他的肩头，“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东风了，你说是不是，小朋友？”“要我打头阵？你们这些卑鄙的中年人！”

聂少商一行人召集所有人马后，趁着夜晚兵分两路的埋伏在洛贝塔研究所外。计画是这样的，打头阵的莫然和聂少商他们先行设法潜入研究所，救

出羽衣她们后，再由聂怀楼带着检查官和庞大的警力冲进去揭发洛贝塔的丑行。

“派两个人去捉个看门的过来问路，免得我们进去后要浪费时间找人。”先锋莫然蹲在研究所外的草丛里观察了许久后，对魏北海指示道。

“怎么问？他们会说吗？”魏北海招手叫了两名保全精英过来，略感怀疑地问。

“不用他们说，小莫会看出来。”聂少商有把握地回道。这个小朋友连开口问话都省了，只要拿两眼一看，谁都别想在他眼底下藏有秘密。

“捉哪一个？”魏北海看着研究所前的三名守卫。

“随便啦，问个路都婆婆妈妈的，你怎么成大事？”莫然不耐烦了，伸手指了其中一名后就派人去捉。

“我们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聂少庭很不满意他们躲在暗地里绑人的行为。

“少啰唆，把人抓好。”莫然赏了他一记白眼，冷淡地看向魏北海手下绑来的一个守卫。

“小鬼，我们正大光明的冲进去把人抢回来不就解决了？”聂少庭在莫然表演看家本领时毛躁地问，屈屈一个研究所，派出大批人马去抢还怕会抢不到？“是哟，正大光明的冲进去，好让洛贝塔闻风带走羽衣她们？用头脑，中年人。”莫然边读人心顺便泼他冷水。

“看出来了吗？”聂少商着急地问。

“知道她们被关在哪里了，我们先去救曼曼。”莫然看完后便屈着身往研究所的另一个方向走。

“慢着，为什么不先救羽衣？”聂少商拉住他，质疑他的决策。

“洛贝塔关羽衣像在锁宝藏，多一个帮手多一份力量，有曼曼的帮忙我们才有办法突破他的防线。”想救羽衣哪有那么简单？他当然要先找帮手。

“你忘了是那个曼婷亲手捉走羽衣的吗？你还想找她帮忙？”聂少商不相信那个捉走羽衣的人会倒过来帮他们。

“曼曼是被逼的，她一定有苦衷，你若不救曼曼那一切就免谈。”莫然冷峻着一张脸，自始至终他还是信任曼婷。

聂少商看着他的眼，见着了与他同样的心焦与煎熬，于是豁然开朗地拍着他的肩，“好吧，先救曼婷。”魏北海带来的手下打退了看守地下牢房的守卫后，莫然冲进去，随手捉了一个倒地的守卫看了一眼，然后直直地跑向众多牢房的其中一间，毫不费力地开锁打开牢门。

“谁？”被蒙着眼的曲曼婷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

“是我。”莫然打开灯，忙着替她解开眼罩和手上的电磁锁。

“小莫？”曲曼婷眯着眼看他，以为又是毒品使她产生错觉。

“你为什么出卖羽衣？洛贝塔用什么方法逼你？”解开了她身上的束缚后，莫然心疼地看着她削瘦的脸庞，不舍地抚着她眼眶下的青紫。

“小鬼，何必问那么多？你直接读她的心不是更快？”魏北海和其它人一起进入牢房内，提醒他在浪费时间。

“这世上只有她的心我读不出来。”看着曲曼婷时莫然的表情犹带温存，但在转过头面对他们时，又变回往常的冷淡。

“羽衣被关在北楼，你们快去救她吧！”曲曼婷冰冷地拉下莫然的手，退坐回角落闭上双眼。

“这个我知道，我要先救你。”莫然又回到她身边，想解开她脚上的枷锁。

“犯不着。”曲曼婷不领情的推开他。

“曼曼，我没有时间跟你吵。”莫然摆正她的脚解锁，忍着气不和她争吵。

“你想救我？怎么救？是古科碱，他用毒品控制我，满意了吗？”她挽高袖子，让他看清她手臂上满满的针孔。莫然慌忙拉直她的手臂，盯着上头或红或紫、不忍卒睹的痕迹。

“小朋友，你别担心。”聂少商善解人意地安抚着激动得无法言语的莫然，他又转头对曲曼婷说道：“我们可以帮你找间医院为你戒除毒瘾，你不会有事的。”曲曼婷却存着敌意，“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这些外人？”“曼曼，他是我的朋友，难道你连我都不信？”沉默很久的莫然抬起头打直眼睛望着她。

“救我的目的是要我帮忙救羽衣是不是？”她软化地问。

“一半是如此，那些守卫需要靠你的神力来摆平。”莫然打起精神，故意摆出往常戏谑的笑脸。

曲曼婷被他这一激，生气地推开他，“好，我会帮忙，但我这么做是为了不让羽衣认为我出卖友情，等事情结束后，我会自己想办法戒瘾。哼，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小鬼，你说这个冷漠的小女生能摆平守卫大军？”聂少庭指着曲曼婷问，她看起来娇娇弱弱的，而且被打了毒品后，哪会有什么神力来帮他们？“你不信？”莫然挑衅地瞪他。

“嘘，有人来了。”聂少商听见了大批人马的脚步声，连忙叫所有人员都躲进牢房来。

魏北海从门缝里往外看，低声地怪叫道：“哇，带枪？洛贝塔是从哪儿找来这些人的？”牢房外聚集了二十来个荷枪实弹的守卫，将他们重重包围。

“出师不利，完了。”聂少庭掩着脸哀叹。

曲曼婷推开他们从角落里走了出来，打开门扬着拳头对外头的守卫叫道：“来得好，我正要找你们算帐。”“安全第一，大家后退点，她今天脾气有点火爆，被她扫到可不是好玩的。”聪明的莫然赶紧拉着大家后退，以防被波及。“扫到什么？”魏北海边后退边问。

“她的眼睛没有蒙上，准备开枪！”带头的守卫一见曲曼婷没被蒙上双眼，紧张地大叫。

“可是她是珍贵的研究品之一……”一旁的手下迟迟不敢开枪。

“没关系，洛贝塔说随时都可以让她死，她没有利用价值了，快开枪！”带头的守卫放声命令道，举起枪瞄准她。

“你说我是什么？研——究——品？”曲曼婷怒火涛天，双眼一瞪，挡在她眼前的一排人立刻飞撞至墙上，个个撞得头破血流。她又扫了剩余还摇摇摆摆站着的人一眼，枪枝迅速飞离他们，接着一个个被她的眼神压在地板上。她大声斥道：“我是人，不是你们的玩具！替我打毒品？找死。”她以眼神将其中一名守卫定在半空中，然后狠狠甩飞至天花板，在天花板和地上留下一摊血迹。

“小鬼，这……这叫有点火爆？”魏北海两眼张得如铜铃般大，悄悄拉拉莫然的袖子，抖着声音问。

“中年人，你说她能不能摆平守卫大军？”莫然没有回答，只是转过头问向先前对他的话存疑的聂少庭。

聂少庭不住地点头，“她能，绝对能……”门外的守卫死的死、伤的伤，这女孩一人就是一支军队。

“走，我们去找羽衣。”火气正旺的曲曼婷拭去飞溅在脸颊上的血渍，迈开大步走出地牢。

“等我。”聂少商心急如焚地追了上去。

“还站着发呆？没看过有暴力倾向的女超人吗？再慢点整个研究所的守卫都会被她撂倒，到时候我们就连出场的机会都没了。”莫然吩咐手下跟上聂少商后，胸手环胸地看着那两个站在原地不动的中年人，而后不屑地丢下他们准备去赶场。

“聂家哥哥，你弟弟怎么会认识这些人？”魏北海心有余悸地问。“我正想问你……”

在洛贝塔研究所北楼顶端的实验室里，偌大一个方台上架起了高耸的绞炼架，洛贝塔正气定神闲地坐在方台边，满足地看着又重回他身边的天使。

“很难受是吧？快把上天堂的路告诉我，我就帮你解开翅膀上的铁链。”洛贝塔扭曲着脸，把玩着手指诱哄道。

“我不能告诉你。”被强行拉开双翅吊了一天的羽衣痛觉已失，只感到疲惫，她无力的垂着头。

“乖女孩，为什么不能？你都已经知道自己天使的身分了，又何必瞒我？”在得知羽衣已经想起过去的一切后，洛贝塔难掩兴奋之情，知道他等候了一辈子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羽衣费力地睁开眼睛看他，无奈地开口，“你没有资格上天堂，我不能说。”“我为什么没有资格？饮水要思源，我养了你十年，你把通往天堂的路告诉我就算是报答我对你的养育之恩。”他揪着她的发，把狰狞的脸孔逼向她。

“你不被编列在上天堂的名册里，即使我告诉你，你也没办法进去，你真的不属于那里，求求你放弃吧。”她实在是无能为力，连她都无法与天意抗衡，他这个不属于天堂的人又怎么能？“把她的链子再绞紧！”洛贝塔放开她的长发对两旁的手下吩咐道，想藉用酷刑让她屈服。

“住手，我的翅膀会断掉……”被铁链死锁的翅膀两边各连接着一道长炼，在洛贝塔的命令下，长炼分别向不同的方向硬拉开，羽衣不禁痛喊出声。

“那就在断掉之前告诉我。”洛贝塔抬起她的下巴吼道。

“天堂没有界址，它在……云端里，也在……人的心中。”羽衣成全地看着他，断续地说出天堂的所在。“胡说，科技这么发达，从没有人在云层里发现天堂的存在。”洛贝塔反而认定她合作的态度是在哄骗他。

“我说过它也在人的心中，只要你相信它就存在。”羽衣倦怠地闭上眼，信或不信，她无权指使。

“我相信它，但它为什么不存在？”洛贝塔不平地叫着，他笃信了大半生，为什么天堂不为他而存在？“它不在自私的人心中。”知道说实话只会让洛贝塔更加愤怒，但羽衣还是无法说谎。

“在哪里？再不说翅膀就要断了喔！”洛贝培又扬了扬手，两旁负责绞炼的人又转紧机器，将她的翅膀拉得更开。

“往上走……我只知道往上走到某个高度就到了……”羽衣的泪水潸潸落下，她喘息着，觉得身体快裂开了。

“早告诉我不就能少受些皮肉之苦了吗？看你，弄得这么狼狈，把地点说清楚些，还有，我该怎么上去？”他拍打着她的脸颊，要求得到更多讯息。

呈半昏迷状态的羽衣气若游丝地回道：“我不知道……”“你能上去是因为你有对翅膀，如果我把你的翅膀拆下来留给我用呢？”洛贝塔狠狠地拔下她的一根羽毛，令羽衣沉痛得敛眉闷哼。

“洛贝塔，别说有翅膀，就算你有火箭也别想上天堂。”曲曼婷轰开了实验室的大门后，对着他吼叫道。

“曼婷？”洛贝塔怔愣了一会儿，看见她杀红的双眼后，惧怕地教唆着手下，“来人，杀了她。”曲曼婷自从踏出地牢之后，便带着聂少商他们一路杀上来，强悍之势无人可阻，跟前的这几个喽啰她自然也不放在眼底，只花了两秒就摆平了。

“羽衣！”随后赶上的聂少商进入实验室时，被羽衣受尽折磨的样子吓得肝胆俱裂，发狂似地朝她奔去。“少商……”迷蒙间听见他的声音，羽衣以沙哑的嗓音呼唤着。

“别靠过来，再过来我就撕断她的翅膀，让她永远也回不了家。”洛贝塔站到羽衣的身后，两手摆在她的翅膀上威胁着。

“你把我当成隐形人啊？”曲曼婷愠愠地问，眨着眼将他甩到墙壁上贴挂着。

“你……”离地远远的洛贝塔四肢被压得无法移动分毫，只能恼恨地瞪着她。

“替我注射毒品让我生不如死？今天我就要让你也尝尝死亡的滋味。”曲曼婷在下头嗤鼻冷笑，正准备将他五马分尸时，一只手却搭上了她的肩。

“曼曼，别杀他。”莫然及时阻止她下手。

“我不该吗？”曲曼婷愤恨地笑问。

“不是不该，只是他关了我们这么久，让他痛快的死似乎太便宜他了，你应该让他也关在牢里头尝尝滋味，我们还可以常去探望，以整他为乐。”莫然扬起了比她更为森寒的笑意。揭穿这老头的劣行后可让他关上一辈子了，他要洛贝塔也以蹲苦牢来度过漫长岁月。

“这主意虽然不错，可是我还是想让他也痛一痛。”曲曼婷考虑了一会儿，仍觉得洛贝塔该得到更多的惩罚。

“那就拿他的脚开刀好了，反正他又不上天堂，下地狱时也不必用到那双脚。”莫然好心地提供意见，让她去发泄心头的怒火。

“好。”曲曼婷两眼朝上一望，便将洛贝塔的双脚折断。

“曲曼婷！啊……”断了脚的洛贝塔痛得哀叫不止。

聂少商趁他们对付洛贝塔时，制伏了几名守卫，放松了平台两边拉紧的长炼，让羽衣降至地上，将她抱在怀里。“你没事吧？羽衣？”“你来了，我好想你。”羽衣努力地微笑，不想让他看到她的苦，血丝却从她的嘴角滑下。

“小莫，快过来解开她的锁。”聂少商痛彻心扉，连忙转身叫唤。

“又是密码锁？把心借我看一下。”莫然对着羽衣双翅上的锁头皱眉，拉起躺在地上的人员，想把密码看出来以便开锁。

“小莫，不要解开链子！我管不了我的翅膀，你一解开，我随时都会飞回天堂。”羽衣仓卒地喊道，两手紧抱着聂少商。

“什么？！”正在动手解锁的莫然连忙停住，连在一旁帮忙的曼婷也不敢妄动。

“少商，把我的翅膀弄断，这样我就飞不走了。”她勇敢地抬起头，横了心对聂少商吩咐道。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聂少商执意又断然地拒绝。

“天堂不给我时间了，没有其它的办法了，求求你，我不要离开你。”羽衣泪眼婆娑地请求，这是她所能想到的最后一个方法，她不要做天使，自然也可以舍弃与肉身相连的羽翅，彻底斩断与天堂的联系。

“不！”他嘶声痛喊，不能再忍受她自残而造成的痛。

“曼婷，帮我……弄断它们。”羽衣求助地看向曲曼婷。

“我不能……我真的不能……”曲曼婷红了眼眶，受不住地靠在莫然的肩上哭泣。

被逼急的羽衣又朝莫然大喊：“小莫，你还犹豫什么？”“笨女人，你疯了？我才不干。”莫然蹙紧了眉头骂道，握着拳拥住曲曼婷。

“羽衣，你回去，回天堂去。”聂少商握着她的手说道，清楚地听见他的心碎裂的声音。

“不要，我走了就再也回不到你的身边，这样你也愿意吗？”羽衣甩开他的双手，捧着他的脸庞哀求。

“你走！”聂少商咬着牙狠心回答，紧闭着眼睛不让自己动容。

“少商，不要这样……”羽衣切切轻唤，盈满眼眶的泪化作一条河，缠绕在他和她的胸前，将他们分隔。

“在教堂那时，是我没有遵守诺言放开了你的手，我不知道不经意的松手就是永远的别离，这个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我必须承担。可是不要忘了，我会在人间等你，错过了今生，我们还有来世，我会一直等下去。”聂少商睁开了眼，仔细拭去她源源不绝的泪。他曾经让她从手中溜走，是他的疏忽使自己失去了他的天使，但他们之间还有誓言，对于他曾许下的盟约，他将永世固守。

“我不要你等，我要今生，我不走……”羽衣的泪水无法干涸，她拚着微弱的气力攀紧他的颈项。她不要等到来生，如果只能等待，那她今后无止境的寂寞又该怎么办？聂少商镇定地看向莫然，“小莫，解开她的链子。”“小莫，不要！”羽衣惶惧地大喊。但莫然别过头不看羽衣，动手解开了一边的锁。

“你答应过我的，把我忘了，回去吧。”聂少商在说这句话时，莫然又解开了另一边的锁，她被禁锢的双翅终于得到飞翔的自由。

“别让我成为你的记忆，我不回天堂，没有你我在天堂活不下去。”羽衣无法控制往上升腾的身子，她拉紧了他的手，泪水一颗颗地滴在他的脸上。

“你可以的，只要你经常低下头往人间看，你会看到我夜夜都在阳台上想着你，这样我们便不算分隔太远，放手吧。”感受到滴在脸颊上的热泪渐渐冷却，他将她含泪的脸庞深深记在心底，柔柔地对她诉说。

“你不懂，我回去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你真心爱我的话就把我留下来，不要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没有你的地方。”羽衣声泪俱下地喊。她耳边开始响起阵阵的风声，且愈来愈大，让她不敢回头看向极度吸引她的地方。

这时，天顶洒下璀璨的七彩亮光，穿过屋墙映照在羽衣身上，光芒的深处，有着更多的天使在等待着她。

“他们来接你了……我的天使，你该回家了。”聂少商努力不露情绪地劝道，拉下她给她最后一个吻，当他的唇离开她的唇后，缠握的大手不再握住

她的。“少商……别放开我。”无法抵抗身后吸力的羽衣凄楚地恳求。

“我爱你，今生来世我都等你，珍重。”聂少商凝望着她，字字有力地喊，眼睁睁地看她飞离，投向天边。

“不……”攀上云霄的羽衣只遗留下这句话。她的声音贯穿聂少商的耳膜，在他脑际回荡，久久不散。

璀璨的光华瞬间收回，室内不再明亮，就像不曾发生过任何事似的，这情景使得聂少商不支地跪倒在地。

“少商？”此时才赶来的魏北海挨到他的身边，却见垂首的他落下泪来，颗颗晶莹的泪濡湿了地板。

“羽衣，羽衣……”聂少商再也不能抑制体内深沉的哀恸与不舍，放声地痛哭。

他是多么的不甘与不舍，没能出口和没能给的爱还有那么多，如此短暂的相聚怎么能够道尽、给尽他的情？而他却连与上苍争夺拚搏的机会都没有，完全没有能力留守住此生唯一的爱恋，那名完全包容接纳他、以同样的心情爱着他的天使。

自此以后，还有谁能拥抱他的喜乐、抚平他的创伤？还有谁能与他一同在月下里着毯子面对池荷彻夜谈心、紧紧相依地细听檐瓦上的雨声？曾经生命因她而丰盛了，孤寂和冷清不再，爱情的花朵确实实实在他的身边盛开，芬芳了他生命里的每一个角落，使他的心灵富饶了。

而如今他却必须以拔骨去筋般的疼痛来强迫自己放开她，他于心何忍？又有谁来怜他？失去了他的天使，生命突然变得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第十章

冬夜又冷又静，北风飕飕，争先恐后地由窗棂的缝隙穿梭入内，戳破了一室的空虚。

又是年节时分，聂少商独坐在屋内，没有团聚的心情。

在聂怀楼家中吃过年夜饭后，婉拒了父亲和兄长的盛情挽留，他执意返回家中，一如往常地按时等待。

每当夜晚来临时，他总会点亮屋内所有的灯火，静静地坐在阳台的秋千上，朝夜空仰望。

其实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和冀望，只是等待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的方式。

洛贝塔研究所的秘闻在羽衣离开后立即被揭发，警方释放了囚禁于研究所内供作人体实验的许多男女，洛贝塔也遭判刑关于牢中，消息沸腾了许久。但经过时间的冲刷后，这个城市又沉静了下来，日子又变得跟以往一般平静，日升月落，很快地人们就会忘记曾有这件事的发生。

但仍有人无法忘怀，即使事情已经过了三年。

在聂少商最痛苦的时候，身边着急劝慰的人所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直到聂少庭一巴掌打醒他，并且告诉他：“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相爱的人不一定会相守，但至少他曾经爱过，在失去情人后，难

道他连家人和朋友也要失去？火辣辣的巴掌让他清醒，重新拾回日子，为所有关心他的人继续活着，并且遵守他对羽衣许下的盟约，长期等待。

他还记得那年中秋屋里屋外花朵狂放的景象，那甜美馥郁的香气依然留在他的心中。

羽衣离开后，所有的植物在一夕之间凋落枯萎，不留下任何她曾经来到过的痕迹。

魏北海曾想将他阳台上的花园重新整理打扫，但他不肯，固执地要保留枯败的小小林园，维持原样，因为他能拥有关于羽衣的记忆本就不多了，他不要这能让他缅怀的小小世界也消失在烟尘里。

魏北海说，他是一条干枯的河。

白天，他还是和往常一样地上班办公，夜里，往往深坐在三年前的往事里醒不过来。

他常在夜里梦见那名喜欢仰望天际寻家的天使，梦中的她倚着风、轻灵地坐在栏杆上，赤裸着雪白的双脚，唇边带着梦幻般醉人的笑意，亭亭地扬着双翅摆动裸足，让笑声随风传到他梦境的深处，与他的灵魂相遇。

只要她能经常入梦来，他便心满意足。

今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在屋外的秋千坐了一会儿后，他回到温暖的客厅长坐。他睡不着，大年夜的热闹气氛在震耳的鞭炮声下热烈地炒作着，少了一个人的床铺无法让他安然入睡，于是他守着灯光、守着一屋子的寂寞、守着回忆过年。

不知他阖着眼坐了多久，一种细微的声音突然传来，他竖耳细听，声音来自窗畔。

聂少商循着声源来到窗边，瞧见已经枯死三年的昙花正吐露新芽。他又想起这盆昙花凋谢时的姿态，是那么地壮烈、不留痕迹，它迎着羽衣而来，又送着羽衣而走，历经三年秋冬后再次萌芽，这又代表着什么？他不敢有奢望，但在供养过一株绝色的昙花后，他对此花仍存有深刻的依恋。他走至水槽边盛了杯水，缓缓为它浇灌着，让干裂的土壤吸饱水分，希望能再看见它一展娇容。

有了清水的滋润，绿芽在他不敢置信的眼瞳底下疾速地向上生长、壮大，片刻间竟长成了三年前未凋谢时的模样，并含着朵朵充实的花苞，准备绽放。

在聂少商还不能对此景有所反应时，阳台上突然传来了一阵巨响，眼前的花朵也在同时尽数盛开，羽翅状的洁白花瓣像极了天使的翅膀。

聂少商手中的水杯在震惊中脱落，应声碎了一地。他屏息地慢慢转过身，惊见屋内所有植物由枯萎中复苏，一切仿佛又回到三年前那场瑰丽的情境。

他不再迟疑，冲出屋外来到阳台上，原本躲在浓浓云雾里的明月此时也露了脸，照亮他如锦如织的花园，迎着风，他闻到阵阵花朵的馨香。

莲荷绽放的水池里，波动的流水声夹杂着一串清亮的抱怨声。

“又来了，着陆失败，我怎么老是和这个池子这么有缘？哪有掉这么准的？我这次又没有撞铁鸟。”羽衣甩去发上的水珠，边拎走身上的花朵，边抖着翅膀站起来，气馁地叹道。“羽……羽衣？”聂少商一骨碌地跳下水池，排开所有的荷莲，来到她面前，狂喜地握着她的肩。

“是我，你的羽衣。”羽衣柔柔地微笑，攀上他的颈，吻上她朝思暮想的双唇。

聂少商在她的柔情中苏醒重生，撼动地抚着她精致的容颜问：“真的是你？”“真的是我，少商，天气很冷，你一定要和我站在这池子里说话吗？我们先上去好不好？”她抖着翅膀笑看他。

聂少商拉着她上岸，牵紧了她的手回到屋内，以柔软的大浴巾包住她湿透的身体。

羽衣收好翅膀，让他擦拭她的发。

“你怎么会……不，我是说你怎么能……来？”他将她紧纳在怀里，纷杂扰攘的情绪让他定不下心来，深怕又是一场夜半的梦境。

“我想家、想你。”羽衣倚在他怀里喃喃道。

“你想家？那天堂呢？你的家在天上呀！”聂少商惴惴不安地说。她似乎把家的地址弄错了，她会不会是偷跑出来的？天堂的人是不是又会把她捉回去？“你在这里，所以我的家也在这里，不在天堂。”羽衣靠着他的胸膛，倾听他的心音，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她归属的温暖水泽。

“你又不小心掉下来了？有没有受伤？”聂少商担心地问，可是她把翅膀收回背里了，他查不出来。

“没受伤，只是降落时有点失败，不是掉下来，我的飞行技术进步了。”羽衣扁着嘴撒娇。真奇怪，为什么她两次都会掉在同一个地方？她在其它地方降落时都好好的啊。

“回去天堂之后你过得好吗？已经习惯了吗？”他亟欲知道她这三年来过得好不好，怕她跟在人间的他一样也受着煎熬。

羽衣皱着鼻尖，窝在他的怀里抱怨，“不好，不习惯，天堂一点也不好。”“天堂不好？为什么？”是天堂的人们苛待了她吗？还是她在那边受委屈了？“没有你的地方不是天堂，我说过的，你忘记了吗？”她以曾经说过的话语和相同的眼神提醒他，让他知道她始终不曾变过的心意。

聂少商的眼眸柔化了，“你特地回来看我？”“我是请假回家的。我的上司有批准喔，我要继续留在人间，暂时不回去了。”她快乐地宣布道，有了上司的准许，再也没有人能将她捉回去了。

“暂时？你还要走？”聂少商排不去心底会再失去她的恐惧，六神无主地拥着她，却又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将她留下。

“我会走，但不是现在，等到以后你要上天堂时我再和你一起回去。这次下凡后，我不会再让你推开我，我会把你捉得牢牢的，不让你再离开。”羽衣执起他微颤的双手，与他十指交握，眼睛底有着不容动摇的坚定。

“你能留下来了？天堂准许你这么做？”他的恐惧在她的注视下渐渐褪去，换上了三年以来从不敢想望的欣喜。

羽衣眨了眨眼，“我把心遗落在人间，怎能不回来？我在天堂整整哭了三年后，他们终于受不了我，于是又把我赶下凡间，好让他们耳根子清静。”她在哭过后才发现眼泪不仅适用于聂少商身上，也适用于天堂里的每个人。

“你流了不少泪吧？”聂少商疼惜地抚着她的眼睑，他用三年来等待，而她的三年却是在泪水中度过。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即使是流干了泪我也情愿。”羽衣不以为苦，她相信只要意志坚定，必能得偿所愿，只要能求回她的情爱，再多的泪水也值得。

“这一次我绝不放手，不会再让你流泪了。”他动容地圈住她。羽衣千辛万苦地为他带回爱，这次任谁也不能再将他们拆开。

“我所等待的就是你这句话。等待不幸福，太苦了，我要和你相守一辈

子，不管是在天堂或是人间，我只要有你。”羽衣靠在他肩头酸楚地说。

“我收回以前所有的蠢话。让你走是我今生最痛苦的决定，我不舍、不愿，却又无可奈何，没有你我就像没有灵魂的空壳，不能活却要活下去。失了心的等待太痛苦了，恨不得能先到来世去等你，让你重回我怀里。我一定要告诉你，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够、不会完，只有你才是我生命的起源，我不能没有你。”聂少商向她坦白，把当时来不及说的话真切地告诉她，响应她单纯且唯一的渴求，再不要与她分离。

“我懂，我明白你的心。”羽衣完全能体会失去对方的感受，没有了他，人生又有何趣味？她在离开他的那瞬间，就知道他是多大的勇气松开她的手，以及他的心又是何等的伤悲。

聂少商松开她，吻着她的唇，“岁月太匆促，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等待，我要好好爱你，好弥补这三年来的空缺。”羽衣指着心笑着摇头，“我的心没有空缺，我知道你不会变，会永远在这里等我，没有时间、地点限制的爱着我，你的爱都满满地装在我这里。”她心底所拥有的爱没有因为时间的改变而减少一分一毫。

“天堂开了增进你说话技巧的课程？还是小莫以前教的？”他的眉终于舒缓开来，欢喜地逗着她。

“是小莫刚才教的。在回来这里之前我先去拜访过小莫和曼婷，还有你的家人和朋友，告诉他们我回来了。”羽衣细说着她下凡来的第一件事，等大家都知道她归来的消息后，她才全心地来找他。

“除了小莫和曼婷外，其它人是否都被你降落的姿势吓到了？”她的那些同伴大概也跟他一样习以为常了，但是其它的人……北海和他大哥可能又要去收惊了。

羽衣不服，“我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没降落好。”地球上大概只有他家的地心引力特别强，专门用来吸天使。

“他们有没有对你说什么？”“每个人都很高兴我能回来，更为你感到兴奋，他们还问了许多关于天堂的问题，并且提出一项要求。”想起了众人的要求，她脸色变得有些为难。

“什么要求？”“他们都说想去天堂游览，参观参观。”羽衣求助地看着他。

“几个人这么说？”这要求倒很新奇，时候未到就想先上天堂看环境？“我算算，有你父亲、你哥哥、小莫、曼婷，还有那个魏北海，一共五个。”羽衣扳着指头数道。每个见到她的人都这么要求，天堂有什么好看的？她真搞不懂。

聂少商沉吟了一会儿才问：“你答应了吗？”“我还在考虑。”她不知道天堂有没有参观的禁令，但她知道天堂里的人绝不愿意她又回去骚扰他们的。

“羽衣，把我列为优先考虑的对象，他们想去可以，把那些人都排在我后面，叫他们排队上天堂。”聂少商咧开了大大的笑容告诉她。

“排队上天堂？可是我们还要很久才能去耶！”她刚刚才告诉他她要在这辈子结束时才回去天堂，那其它人岂不是要等很久吗？“我知道，所以我要他们——慢慢等。”聂少商就是想到了这一点才这么说的。所有人好不容易终于能团聚在一起了，想上天堂的话，也要在大家快乐地过完这一生再说。

(全书完)

